假面傳奇

閻小思 著

下冊

假面傳奇

聞小思著

下冊

楚留香新傳故事

假面傳奇 下冊

聞小思著

皇鼎文化出版社印行

□皇鼎：武俠系列

□□聞小思 著

□□假面傳奇

□□下冊

□□封面：

□□封面題字：楊家麟題

□興旺：分色製版

假面傳奇

朱哥、朱哥，加油！加油！

第一部武俠作品「神賭鄧小閒」——轟動——

第二部武俠作品「邪仙陸飄飄」——不敢看！

因爲拍了一部電影明星黃蘭自著「我的一生」，使第三部武俠作品「乖乖七小福」難產。

現在請愛護朱哥的讀者爲朱哥加油。

第三部武俠作品「乖乖七小福」——一級棒——

春節後出版！

十一

蘇州城內，來了兩位勁裝佩刀的漢子，正是金刀門的齊正和吉川英次郎，他們路過蘇州，當晚卽住進了「高陞客棧」。

奉天會並未對金刀門放鬆，自從齊正、吉川二人離開金陵，卽被奉天會的人盯下，盯梢的人是桐柏雙奇，本名劉太甲、劉太乙兄弟檔，亦隸屬青衫隊，他們二人分別是十八、十九號。

桐柏雙奇是自封的名號，他們長相猥瑣，倒頗相稱；幹過殺人擄掠的勾當，但武功平平。所謂醜人多作怪，佩刀倒很講究，所以很容易被認出，刀鞘漆得斑駁花綠，所以知道漆花刀鞘是桐柏雙奇的，江湖上頗不乏其人。

但是，吉川與齊正却不認識，一個是日本人，對中土江湖事務所知有限；另一個齊正，終年在金刀門習武，從未行走江湖，就算聽過某某人是如何個模樣，也無深刻印象。

桐柏雙奇也跟着他們住進了高陞客棧，吉川、齊正二人至始沒有警覺，他們還共同在一廳用飯。

南宮遠認得吉川、齊正，而且他也認出桐柏雙奇，他此刻已略作易容，戴瓦楞帽、蓄八字鬍，沒有人認得出，坐在鄰桌，默默進食。

雙奇的老大劉太甲道：「太乙，看來這兩個人，我們制不住，我留在此，你速去通知城隍廟的景新漢，再作定奪。」

劉太乙頷首道：「也好，合三人之力總是比較有把握。」

飯後劉太乙即先離席，南宮遠看在眼裡，只覺這雙奇必定是爲了寶刀而來。

吉川與齊正的客房恰與桐柏雙奇隔鄰，南宮遠則住進了對面的雅房，正好在監視眼界之內。

入寢時分，衆人各自回房。

兩間客房各自點燈，人影幢幢。

景新漢與劉太乙已經到了，景新漢外號混江龍，是奉天會蘇州城內的連絡人，也是隸屬青衫隊，編號廿二號，此人使刀，武功較桐柏雙奇高出甚多，而且詭計多端，神出鬼沒，蘇州的丐幫分舵至今還摸不透他的身份。

南宮遠在對面窗縫中，看到新來的景新漢，看他們鬼鬼祟祟，知道今晚必將有所行動，於是把直綴裝脫下，換上「義俠灰頭巾」的裝束，也把灰頭巾蒙上，斷水劍略作擦拭，也檢查一下取來的救命彈，不時往對面房注視着。

店小二端着茶水，給對面兩間客房一一奉過，到目前爲止，平靜如常。

南宮遠目不轉睛，只覺得對面兩間客房都出奇的靜。

店小二又來了，輕敲齊正的房門，却沒人應喏，店小二又回頭輕敲桐柏雙奇的房間，雙奇躡手躡脚的走出來，臉有笑容，好像某事已大功告成。

南宮遠看到這一幕，心頭震慄，不妙！這個店小二就是與劉太乙一起來的，是他所扮裝的。

他們的動作極快，準是用茶水把齊正、吉川迷倒了！就這麼簡單，最拙劣的江湖手法，茶水中下毒藥。

沒有經驗的齊正和東瀛來的吉川，竟雙雙着了道，這眞是令人扼腕！

南宮遠立刻持劍搶出室外，而景新漢和桐柏雙奇已進入客房內，取下望月寶刀，劉太甲陰笑道：「這兩人已昏迷不醒，乾脆一刀把他們送上天吧！」

景新漢道：「好！你們動手吧！想不到事情進行的這麼順利，咱們大功一件。」

桐柏雙奇的老二劉太乙抽出刀來，舉刀向天，他在想，自從出道以來，雖然殺過不少人，但還不曾試過權充劊子手的滋味，目下要殺二個昏迷不醒不會抵抗的人，此番可是生平第一遭。

作作勢，向天行個大禮，準備一刀砍下，兩顆人頭就會滾滾落地。

他咧着嘴嘿嘿奸笑，刀舉得高高的，還補了一句：「人生快事，就此一刀！」

就在昏迷者間不容髮，命在旦夕之間。嗤的一聲傳來，不是刀劈聲，是利劍從背後直穿前胸的聲音。

劉太乙扭着五官，一陣劇痛，觸目圓瞪，眼見自己的胸前穿過的劍尖，熱血激濺，恐怖情狀難以形容，長劍拔出，他人已經嚥不下一口氣，伊伊呀呀，立刻上西天去了。

灰頭巾就站在門邊，他的斷水劍滴着血，他使的「突擊一劍」恐怕是有史以來最有效的一次。

劉太乙倒地之際，劉太甲、景新漢悚然震驚。

劉太甲慄目道：「你……什麼人？」

灰頭巾冷笑道：「至公至正，正義之劍，統理天下不平之事，兼理奉天賊黨壽考，不求生義俠灰頭巾，卽區區在下！」

景新漢怒道：「義俠灰頭巾？你甚麼玩意？好大的口氣，竟敢跟我們奉天會作對？」

劉太甲道：「你殺太乙，我要你償命！」

說完，一刀砸上，盛怒之下，勇不可當。

灰頭巾略退，長劍一封，隨卽又一劍刺出，劉太甲竟不退反進，掛了彩還撲上，就像一頭野獸！

灰頭巾沒想到他會來這一招，只得再閃退一步，只這一步，景新漢已持寶刀溜出室外，他拔出寶刀，也上前向灰頭巾猛砍猛攻，這一輪攻勢，景新漢以爲能得心應手，因爲這是望月寶刀，對方的劍必定不敵折斷。

可惜寶刀早被吉川封上護刀，還是成了一把鈍刀！

景新漢心中驚疑不已，決定作退身之計，乃不管劉太甲的死活，身子立刻躍起，飛燕般掠上牆頭。

這時驀見有捕快趕來，劉太甲亦準備逃離現場。

灰頭巾想齊正和吉川有捕快照顧，追景新漢的寶刀要緊，也以輕功提縱身法，一連幾個急躍，緊追於景新漢之後。而劉太甲已跟着追。

如此，三人竟踏着月色，飛快的奔馳於蘇州街道上，頃刻間已跑了五六里路，已然到了

蘇州郊外。

景新漢輕功不弱，始終在前維持約二丈的距離，而桐柏雙奇老大武功雖平平，但過去在桐柏山常練脚勁，也跑的不慢。

景新漢沒命的跑，本來還會往後看看，再繼續跑下去，現在竟不理灰頭巾了，越跑越快，灰頭巾反而落後越遠，心中突生一念，何不利用救命彈？因此一伸手卽掏出，奮力向前一擲。

當頭的景新漢毫無所覺，他當然沒有想到，會中的救命彈會在敵人手中擲出，只聽轟隆一聲，景新漢哀號一聲，人跟着往前一飛，又衝又滾，再翻一轉，滿身血汚，嗚嗚嗯嗯之後，就不省人事了。

後面的劉太甲，忙來個緊急剎車，見大勢不對勁，灰頭巾怎麼會有救命彈？而且灰頭巾已取下景新漢手中的望月寶刀，看來混下去凶多吉少，君子報仇十年不晚，有空再報，先逃命要緊。

念轉慧生，一個大兜轉，趕忙循原路溜之大吉。

灰頭巾眼見劉太甲逃去的背影，心想：跟踪劉太甲，也許能找到賊黨巢穴，於是隱沒自己的身影，一路追踪下去。

劉太甲時而往後看，後面沒甚麼異狀，寬心下來，步伐也慢了，一路循鄉間小路走，竟來到海湧山下，這兒山勢雖然不是很險峻，但有樹叢密林，長草起伏，灰頭巾在後邊更不易被發現。

這裡是虎坵，是蘇州名勝所在，灰頭巾一路跟來，頻頻思忖，這條路並不難認，不錯，這就是海湧山的虎坵。劉太甲已來到一所莊院的大門前，只見他輕扣銅環，喊了幾句話，開門閃身而入。

灰頭巾打量這所莊院，極具氣派，這是什麼人的莊院？他猜不出，記住了莊院的形狀外觀，決心先回客棧，然後再決定怎麼做。

灰頭巾回到蘇州，已是二更天，脫下灰巾，又不聲不響的潛回客棧，穿上直綴裝，貼上八字鬍，裝成剛剛睡醒的樣子，回到現場審視，劉太乙的屍首已被捕快移走，却不見吉川和齊正二人，正覺奇怪，便問店小二。

店小二說道：「幸好有個灰頭巾義俠追出去了，結果就不得而知，這兩人被救醒後也追出去了，奇怪！到現在還沒回來？」

南宮遠回到房內，脫衣上床，他望月寶刀藏好，心中思忖着：明日再找機會把寶刀還給吉川。

此時的他，終於發現自己確實中了毒，因爲平時這種陣仗，不會像今晚這麼勞累，他蒙頭一睡，竟一覺到天明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已經是日上三竿了，店小二來叫門，送來盥洗用具。

南宮遠此時方告驚起，忙起身穿衣整治，沒想到已睡過頭了。

南宮遠笑問店小二道：「哇！好睡，昨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店小二笑道：「客官，你問我是最清楚了，昨夜裡，我一聽到哀叫聲就躲在廳門後，全部過程都清清楚楚。」

南宮遠道：「哦？你看到了什麼？」

「那個義俠灰頭巾，刺死了桐柏雙奇之一，然後又交戰了幾回，他一人獨鬥二人，很刺激，最後那二人殺不過，翻牆逃了，義俠灰頭巾緊跟着追下去，後來在路上發現一個受重傷的賊黨名叫景新漢，就這樣！」

南宮遠道：「蘇州竟出現了義俠灰頭巾，我怎麼不知道？」

店小二道：「哈！蘇州地傑人靈，出這種眞英雄，不足爲怪！」

「灰頭巾到底是誰？」

「爲善不欲人知，沒有人知道他是誰，這就是眞英雄，小的最佩服了！」

原本幹殺手的金狐，今日成了百姓心目中的義俠灰頭巾，南宮遠領悟到人之所以爲人，就是尋找發揮人性的光輝，仁義永遠活在廣大的小市民心中，這也是歷史推動的助力之一，也是安定社會的來源。

可惜，自己的壽命已不長，在有生之年，他要攫住生命的意義。

昨日，我爲錢殺人；今日，我爲仁義殺人，我要這樣過一生；雖然我這一生只剩下短短的幾天了。

店小二打斷了他的沉思，問道：「大爺，你在想什麼？」

南宮遠道：「哦！對了，那兩個被迷倒的，後來又如何？」

店小二道：「他們在三更天回來，懊惱不堪，說是寶刀被奪走；今早來了一位公子，他們三人一道走了。」

「公子？知不知道是誰？」

「他沒住宿，小的無從知道。」

「在下也要出去收租了，唉！這個租息眞難收……」

南宮遠穿直綴裝，戴瓦楞帽、蓄八字鬍，提着包袱，特地把刀劍裹在一起，看不出是武器，在蘇州城到處閒逛。

走到半里路，見一座樓台，蓋在水中間，隔着一道木板橋，南宮遠從橋上走過去，門口是一個麵店，十六個錢吃了一碗麵，肚子不飽，又走到附近一個茶室吃了一碗茶，買了兩個錢「處片」嚼嚼，倒覺得有些滋味。

此時，驀見三人從橋上走過，他霍然注視，是楚留香，另二人正是齊正和吉川。他們怎麼在這兒？

南宮遠上回扮金狐，遇到楚留香，打了一架，他還拉着小和尚跑，因而溜脫，這回見面不知從何說起，於是打算不想見他，低頭嚼嚼處片、喝幾口茶。

楚留香等三人匆匆而過！

南宮遠思忖：楚留香來蘇州絕不尋常，一定發現了賊踪，他決定暗中跟在後頭，探個究竟。

這條路一直往郊區走，南宮遠總覺得有點熟悉，不錯，他來過，這是往海湧山虎坵的路，而楚留香等一行，要去的正是那所莊院。

這座莊院正是名聞遐邇的擁翠山莊，一代名劍李觀漁在此發迹，也在此成名，山莊旁有試劍池，池畔有石，名曰試劍石。

試劍石鄰近是陸羽茶亭，這裡是當年李觀漁與三十一位江湖劍客品茗論劍之所在，李觀漁以一口古魚腸劍，九九八十一手凌風劍法，令三十一位劍客心悅誠服，推選爲天下第一劍客。

李觀漁過世之後，其子李玉涵繼承擁翠山莊，李玉涵劍術不精，一代名劍竟無得意門生，親子亦不足以薪傳其學，擁翠山莊是在沒落中。

南宮遠並不知道這就是擁翠山莊，他只知道這必定是奉天會的巢穴，否則劉太甲不會遁入莊內。

而楚留香來此完全是爲了劍池銹劍之事，專程拜訪李玉涵；齊正、吉川失去寶刀，焦灼無計，楚留香去那裡，他們也只有跟到那裡。

楚留香的心境，百般複雜，兩年前的殺氣，難道重新復燃？那縷六角亭帥一帆烹茗的孤煙，難道又嫋娜飛出？

此刻莊院前的六角亭，沒錯，正有一人烹茗，但此人和藹誠悃，並無一絲殺氣。歷史是不會重演的，楚留香喃喃地說。

這人驀見楚留香等人來到，拱手道：「在下山莊管事，姓沈，敢問諸位爺們，因甚閒暇

駕臨敝莊？」

楚留香施禮道：「原來是沈管事，在下楚留香，專程拜望李少莊主。」

沈管事略驚道：「啊！原來是楚香帥，久仰大名，小的渴慕已久，這就給您帶路，三位請！」

一行人見這管事謙恭有禮，陰霾之氣，一掃而空。

沈管事有規則地敲着莊院大門，大門打開，大家魚貫進入。

擁翠山莊聳立於山坳中，進去之後，便見一個寬大的院落，遍地花叢，小橋流水，令人心曠神怡。

來到大廳敍坐奉茶，只見大廳書畫滿室，地板台基乃按八卦方位舖設而成，廳中擺設、古董玩器各件，俱屬雅人觀賞之物，廳堂中掛有李觀漁畫像一幅，桌上拱着一把古魚腸劍，正是李觀漁生前使用的佩劍。

此時，由內走出三人，居中一位風采照人，神氣內斂，穿直綴緞裝，年約四十許，跟隨的兩人，一個身軀高大，虎背熊腰；另一個表情冷板，身軀較矮，面如灰炭，有點不相稱。居中的那位拱手笑道：「香帥大駕光臨，有失遠迎。在下李載，忝爲山莊總管。」

楚留香敍禮道：「原來是李總管，在下一行，敬造貴莊，不勝叨擾之至。」

李載笑道：「香帥乃名傾四海之大俠，有幸駕臨本莊，直感榮幸之至，何遑叨擾之有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不知道少莊主可好？」

李載道：「不瞞香帥，少莊主近日因受風寒，身體微感不適，請稍待片刻，即出廳相見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更取擾多矣！」

李載眼光轉向齊正和吉川道：「不知香帥這兩位貴友是何方高人？恕在下眼拙，沒曾識得。」

楚留香忙介紹道：「這位是金刀門的齊護衞，這位是吉川英次郎，乃東瀛人士，今日專程隨在下拜謁貴莊。」

李載道：「久仰！久仰！」

說罷，他起身辭出。

楚留香等三人乃在座上品茗。

李載與隨行匆匆入內，整個大廳只剩下楚留香他們三人，寂靜異常。

楚留香靜坐廳中，暗暗忖道：擁翠山莊不似有任何異狀，難道是我料錯了？問題是銹劍

之事，又如何解釋？他低頭看着地板的八卦方位，覺得這種佈置，好像與兩年前大不相同，正在起疑。

突然「咔喳」聲響，整個大廳竟被鐵柵卡住，楚留香起身要想脫困已然不及，三人一時成了籠中之鳥。

三人大驚，怔立當場。

幾聲奸笑，從室外傳來。

李載、李玉涵、沈管事等人，隨即走到柵旁。

李載笑道：「楚留香，想不到你也會有今天，這兒是你們的葬身之所，哈哈哈！」

楚留香定下心來，道：「李玉涵，你已加入了奉天會？」

李玉涵靜默一旁，表情呆滯，未回答他的話。

李載陰笑道：「你不用問他，這兒由我作主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你究竟是誰？甚麼意思？」

李載道：「我就是李塊，奉天會虎賁堂堂主。你現在知道已經太遲了！」

楚留香驚道：「虎賁堂？李塊？原來你就是天地一沙鷗李塊？眞沒想到擁翠山莊竟成了奉天會的虎賁堂。」

李塊道：「不錯！楚留香，你能破了龍驤堂，要破虎賁堂可就比登天還難！現在知道了吧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破不破是另外的問題，至少在下還能找到這兒來。」

李塊道：「哼！你憑着兩把銹劍找來這兒，也無濟於事，你已成了刀俎上的肉！」

沈管事道：「我還以爲楚留香如何精明過人，不過爾爾。哈哈！」

李塊道：「江湖上浪得虛名之輩，比比皆是，楚留香就是其中一個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既然被你們困住，你們何不報出大名？讓在下見識見識！」

李塊道：「好，爽快！爽快！就讓你們熟識熟識吧！這位沈管事就是外號『幻手』的沈千頃，那位高頭大馬的是大力鎚駱孟雄，還有一位是奪魂鈸梁雙伍，後面一位是桐柏雙奇老大劉太甲以及言家拳的高手言不從。怎樣，見識過了吧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嗯！都是一些罪大惡極的逃犯，那，你們有什麼打算？」

李塊道：「打算？要處治你，方法很多，不必急在一時，就算我們不動手，餓也可以把你們活活餓死！」

鐵柵粗如手腕，立樁如山，齊正和吉川二人合力想掙開，却連搖都搖不動。

李塊陰笑道：「何必白費力氣呢？這鐵柵是精鋼打造的。」

齊正怒斥道：「潑賊，有種就放我們出來，公平一決生死！」

沈千頃道：「你不值得我們一決生死！」

李塊向旁邊的暗門一拍，隨即嗤嗤幾聲，幾把飛刀從牆頭打出，透過鐵柵，三人急忙躲閃，有驚無險。

李塊嘿嘿陰笑道：「這是遊戲！籠中之鳥總是需要運動運動的，才能鍛練出强健的體魄！哈哈……」

奉天會衆人，除了李玉涵外，都在大笑不已。

楚留香無可奈何，看着他們笑，他在想，這地板的八卦方位是甚麼意思？與鐵柵有無關聯？

楚留香笑笑道：「你們不敢離開這間大廳對不對？因爲這鐵柵的機關也可以從內部打開，對不對？」

李塊等人聞之一怔，他忙正色道：「楚留香，你別再痴心妄想了，內部怎麼會有機關呢！」

楚留香不理睬他，踏在八卦方位上游走。

奉天會衆人，皆緘默不語，也不知是否被說中了？

楚留香游走了一陣，鐵柵完好如初。他突然拿起桌上那把魚腸劍，東撫西看的沉吟起來。

李塊不知何故，突然斥道：「你想拿那把魚腸劍砍鐵柵？放下，你何不愛護中國國粹，那是古董哩！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愛護國粹？中華文物面對你們，只怕是一場文化大革命！」

楚留香眼看着他那付猴急狀，腦中靈光一個，又淺淺的笑道：「原來機關秘密就在這劍上，哈……」

他手持魚腸劍，往八卦方位觸點，一來一回，鐵柵還是紋風不動。

李塊笑道：「楚留香，不必賣弄聰明了，那是沒用的。」

楚留香怔住了，看來這回眞是技窮了，難道楚留香一世英名，今日就毀在這些奉天會賊人手中？

楚留香一再地把玩那把魚腸劍，却始終未發現任何可疑之點，包括劍上有否八卦方位的註記等等，眞是令人一籌莫展，即使一個人臨危不亂，但始終無計可施，也會令人焦灼，楚留香心頭不禁一沉。

他隨手把魚腸劍置於地板八卦方位上，鐵柵竟突然一震，楚留香眼明心細，用脚把劍挪

移，又隱約地感到鐵柵輕微一震，他立刻定下心來，原來劍首是關鍵，他豁然想到，劍首必有磁性。

他拿劍擱在柵上已經察覺，這些動作他使的並不明顯，故奉天會諸人只以爲他把玩古董，並不明機關的底蘊。

這把魚腸劍確實可以開啟內部機關，不過必須用劍首，劍首有磁性，用這磁性去觸動八卦方位的機關，鐵柵便能軋然而開。

這點被楚留香摸索出來，問題是要觸動那些八卦方位，則需要有時間去嘗試，現在對方人衆齊立於旁，不允許他去嘗試，否則被發覺，對方恐怕會立下殺着！按理說，楚留香應能逃生才對，只是時間上遲早而已。

吉川心想：假如望月寶刀還在，那該多好，有了它，這種鐵柵又能奈我何？不禁喟然長嘆。

李塊見他嘆息，越見得意，奸笑道：「閣下據說來自東瀛，蘇州風光好，別的地方不去觀光，偏偏來送死，那你就去陰曹地府觀光旅遊吧！」

雙方在僵持中。

沈千頃道：「堂主，何不活活將他們燒死？」

李塊忙道：「不行，這兒不能放火！」

這時庭院却突然傳來幾聲慘呼，夾雜着殺伐聲。

奉天會衆人一驚，紛紛躍出廳外。

到底甚麼人闖了進來？

李塊等人放眼一看，一個灰頭巾正傲然屹立庭院中，手持長劍，劍滴着血，背上另佩一長布包，正是另一把劍。

李塊怒目喝道：「你！什麼人？竟敢到本堂撒野！」

灰頭巾冷然答道：「至公至正，正義之劍，統理天下不平之事，兼理奉天賊黨壽考，不求生義俠灰頭巾是也！」

劉太甲搶出道：「沒錯，他就是義俠灰頭巾！」

李塊向劉太甲斥道：「混帳東西，你也跟着叫義俠？」

劉太甲烏龜滿面，囁嚅道：「是……屬下說溜了嘴。」

李塊冷冷道：「喂！你號稱灰頭巾，一再跟本會作對，不怕死無葬身之地？」

灰頭巾傲然道：「死何足懼也，不求生者不知死爲何物！」

沈千頃怒道：「既然閣下想找死，我『幻手』就不客氣收你的屍了！」

說罷，赤手空拳，以千變萬化的動作，迎面攻向灰頭巾。

他這一路拳法，講究縱躍起伏，盤、拗、挑、打，全是進手招數，而且變招快速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灰頭巾見這人一言不合，來勢洶洶，像似睥睨一切，乃動了肝火，長劍急揮，狠狠地往幻手的手肘削去。

幻手成名不易，對於刀劍的防備，已歷經無數對手，當然沒有這麼容易被削中，他反而能還腿急攻，灰頭巾倒踉蹌退了一步。

幻手沈千頃見他踉蹌退後，以爲他不過爾爾，乃順勢再欺近，拳腿交加，灰頭巾的劍猛然一收，又再退後一步。

沈千頃更加小覷於他，這種一路退下來的功夫，還能理天下不平之事？掌理奉天會的壽考？大是不信。

突然一陣慘叫，慘的不是灰頭巾，是沈千頃，又是突擊一劍，灰頭巾收手便是要使出突擊一劍，再加上他這一劍揉合天外飛虹的招式，就像沒有墊脚的動作，一飛卽起，一劍直刺，沈千頃的腹部當場被刺穿。

長劍一拉一抽，把一支斷水長劍染滿了鮮血，沈千頃在地上連爬帶滾，汚腥滿地，看得人心驚肉跳，不多時成了被收屍的人。

灰頭巾還是屹立當場，淡淡道：「你們可以收他的屍了。」

李塊火眼金睛，憤怒萬分，想不到沈千頃一出手就喪命劍下，此人殺戮之狠，眞是罕見已極。

沈千頃是敗在輕敵，墜入術中而不自知，於是示意幾個部下，全力進擊，準備圍攻，務必將灰頭巾格殺。

於是大力鎚駱孟雄手持雙鎚，奪魂鈸梁雙伍手持雙鈸，劉太甲手持長刀，言不從單手隻拳，四人合攻灰頭巾。

灰頭巾冷冷道：「怎麼？一齊上，想群毆？」

大力鎚哼了一聲，雙鎚如挾山超海，猛襲而到，灰頭巾心中一凜，這種外門兵器，絕不能硬挫，一個急躍，全力攻向劉太甲。

劉太甲刀封不及，腕上又掛了彩，不禁暴怒，竟不顧一切攻上，灰頭巾急揮長劍又向言不從刺到。

言不從急閃，拳腿雖然虎虎生風，但見灰頭巾的劍鋒太過凌厲，出手若遲滯，只怕被削中，沒有把握只有閃開，這並不意味他功夫不行，而是情況特殊。

「小心！辰州言家殭屍拳有毒！」

這是楚留香的聲音，他在柵內觀戰，不由叫道。

李塊怒目回視道：「你這籠中鳥，快要死了，還鬼叫什麼？」

灰頭巾原本看不起言不從，這回可更小心了，那言不從的拳脚不似沈千頃，來來往往只有十來招，或伸拳直擊，或鈎腿反踢，或沉肘擒拿或劈掌夾腿，他所恃的便是有毒的殭屍拳，若被擊中，很難醫治。

但灰頭巾身勢劍鋒都快速絕倫，聲東擊西，左閃右避，至今毫髮無損。

最顧忌的是大力鎚，鎚未到，呼聲已到，這種外門重兵器，却由於幾個隊友在場，未免左支右絀，不好大力施展。

同樣地奪魂鉞梁雙伍，他的雙鉞在鬥場上空盤繞飛旋，恰似巨大飛鷹，只怕逢人便噬，閃閃金光，嗡嗡聲鳴，時而上下飄飛，時而左右旋轉，不得不控制得宜，否則就會傷及同伴。

就像打混戰一般，奉天會的人無法全力施展，而灰頭巾却左飛右竄，利劍凌厲如飛虹頃刻即至，幾乎令人難以消受，但由於對方人多，救駕及時，灰頭巾不得不隨時封抵，所以也很難傷及對方。

灰頭巾思忖，這樣耗下去，恐怕大爲不利，一人體力難抵四人，何況又曾中毒，吃虧就在眼前。

他霍然轉身，微一挫腰，人已凌空而起，脚落大廳石階上，距李塊不遠，李塊驚心之餘以爲是偷襲，立時轉身閃避。

灰頭巾趁機伸手一掏，救命彈擲出，立時滿場煙霧大作，衆人喧嘩一陣，人人心驚自危，各自躲避，無人敢狠勁出手。

不一會，風吹霧散，場地上奉天會諸人眼睛一亮，那個灰頭巾居然銷聲匿跡，李塊下令「搜」。

楚留香還在柵內，看來八卦方位並未解開，否則怎麼還像牢裡的囚犯？手攀着鐵柵，一付無助的樣子。

但他却還會笑，說道：「不必搜了，他走啦！」

李塊怒道：「搜他不着，就拿你的命抵！」

楚留香驚道：「怎麼可以這樣！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殺人也要有點理性！」

李塊冷笑道：「理性？是道理的理還是禮節的理？清明時節我會派人到你的墳上去掛紙祭拜，我想這該很有禮了吧？」

大力鎚等人又回到李塊身邊，果然都稟報未見灰頭巾的行踪。

李塊氣道：「可惡！此人究竟是誰？怎麼會有救命彈？」

劉太甲道：「會不會是中原一點紅？」

李塊道：「聽說一點紅也來蘇州……」

楚留香笑笑道：「他不是一點紅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一點紅是獨臂人，你們怎麼連這個基本常識都沒有？」

李塊等人聞之一怔，這話沒錯，一點紅是獨臂，而梁上元是使刀，想不起蘇州還有那一號人物。

李塊恨恨的向楚留香喝道：「閉上你的烏嘴！不管是一點紅還是灰頭巾，我們都不會放過！」

大力鎚黯然道：「想不到沈千頃陣亡了，眞可惜！」

梁雙伍道：「能抓到楚留香，稍作犧牲也是值得的。」

大力鎚道：「依在下看，我們還是趕快把楚留香殺了，以絕後患。」

李塊頷首道：「這三個一死，江湖將大爲轟動，屆時本堂主之威名，必將如日中天，哈哈……」

李玉涵一直默立一旁，始終沒有發言，他看到楚留香身處險境，却不知作何感想？

楚留香兩度來擁翠山莊，兩次都有生命之危，這眞是莫名其妙之事，這回遇險，難道又爲了索取楚留香的人頭，以交換某某人的性命？楚留香看到他，欲問又不知要問什麼，但直覺李玉涵是受人利用的工具。

楚留香在柵中道：「在下反正難以飛出牢籠，是否可以問幾個問題？」

李塊道：「好吧！你問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奉天會究竟是何種組織？首腦爲何人？你們組織的目的何在？」

李塊陰笑道：「這些個問題，原本是不便作答的，但姑念你準備受死，就把我所知道的說一說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在下洗耳恭聽！」

李塊道：「奉天會有五個堂，即龍驤、虎賁、白鳳、豹韜、鷹揚五堂。龍驤、白鳳、豹韜都在金陵，虎賁在蘇州，鷹揚在寧波。各堂有堂主，另有青衫隊五十人，各有編號，你們已見過不少。

這裡的大力鎚、奪魂鈸、劉太甲、言不從以及負傷休養的南山虎等人，都是青衫隊的隊

員。

奉天會的首領是聖君，他是天下第一人，但我未曾看過他的眞面目。奉天會準備先統一武林，再打倒明室，開創千古未有之新局面。」

楚留香驚道：「原來是幹這種大逆不道的勾當，你們處心積慮只怕會落空！」

李塊哼道：「有武力就不會落空！我們有足夠的軍火刀箭，可以養足十萬兵馬，有兵馬就能奪取天下！所以一定成功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李玉涵在貴會中有何地位？他是自願還是被逼的？」

李塊道：「不妨告訴你，是被逼的，見你來，我怕他誤事，已被我點上穴道，所以啞然不能言語，他的老母已被本會送走，他若不聽令，本會即殺他老母。」

說畢，順手一拍李玉涵，李玉涵身軀一震，啞穴頓解，他臉上顯得憔悴而急躁不安，竟汗如雨下。

他說話了：「香帥！對不起，不是在下要害你，是他們——」

楚留香淡淡道：「在下已經明白，李兄不必多言。」

李玉涵急道：「還有，那把魚腸劍，它可以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又被李塊點上啞穴。

李塊向屬下道：「帶少莊主回房去。」

李玉涵旋即被人帶走了。

李塊對楚留香道：「楚留香，你誤找誤闖，找到我虎賁堂來，也許完全是巧合，不幸的是，也爲你自己挖了墳墓！」

楚留香嘆道：「唉！人生至此，天道寧論，行事得乎正道而死，又何憾焉！」

李塊得意道：「你認命就好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看來堂主對奉天會所知亦有限，令人遺憾！」

李塊陰笑道：「你錯了，該知道的必須知道，不必知道的就不要去知道，這就是我們的生存之道。而你呢？該去的不去，不該來的却闖進來，這是你的歹命之路！生死都有路，只是門徑不同而已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不！你才錯了，該去的我必定會去，不該來的，我也會闖，這未必是歹命之路，有時相反的往往是一條活路。」

楚留香一抬手，吉川英次郎竟持一把薄薄的刀，猛力砍向鐵柵，鐵柵頓時斷成了數截，他左砍右砍，隨即整個鐵籠竟拆斷成一堆鐵條，或長或短散置一地，這把刀正是望月寶刀，怎會在他手裡呢？

李塊觸目心驚，嘶聲道：「你？你們……你們怎麼會有這把寶刀？」

奉天會一行，人人驚慄後退，嚇得張口結舌，直退到庭院中。

楚留香等人走出柵籠，步下大廳階石，他還搖着扇子，淺淺地笑道：「是義俠灰頭巾交給我們的。」

李塊驚道：「甚麼……時候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就在救命彈擲出之後。」

李塊直冒冷汗顫聲道：「你早就可以出籠，爲何不出來？」

楚留香笑笑道：「爲了從你身上探知消息，結果却令我大失所望，堂主所知實在不多。不是嗎？」

李塊氣道：「你好奸詐！楚留香果然不同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那裡！那裡！只不過處變不驚，莊敬自强如此而已。至於說奸詐嘛！作壞事是奸詐，作好事是機智，懂嗎？」

李塊隨身抽出黑鞭，這是他的武器，哼道：「要不是那個灰頭巾，你根本就是階下囚！得意什麼？」

楚留香傲然笑道：「要不是奉天會，你們根本就是眞正的階下囚，怎麼可能活到今天呢？」

李塊急向後道：「你們退到我後面來！」

奉天會的人依言退到李塊的後面去，無人敢造次。

李塊揚鞭一擊，揮出一大圈鞭影，他的軟鞭乃鋼絲纏就，在太陽照射之下，銀光閃爍，而且有疾刺，若順勢去抓，定然受傷。

楚留香扇子一盪，鞭頭彎轉，逕自擊向他背心上的「大椎穴」。扇子再反揮，軟鞭又盪了開去，這個李塊武功自是不弱，能以軟鞭梢打穴，已是武學難得的功夫，何況還能中途變招。

吉川搶上前來，一刀削去，並未削到，軟鞭忽然一沉，倏地轉向，吉川差點吃了他一鞭，他驀地撲下，寶刀舉空一架，長鞭甩過，但被寶刀削去一層皮，有鐵有絲有疾刺，構造相當複雜。

李塊驀然一驚，這把寶刀何等鋒利，再戰下去必然落敗，不敢戀戰，心念一轉，隨手一掏，竟擲出兩顆救命彈。

只聽轟然一聲，隨即撤退，救命彈有殺傷力，楚留香等人也忙躲閃。

一時煙霧瀰漫，這兩顆救命彈好像是特大號，十丈之地籠罩得如墜五里霧中，伸手不見

五指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煙消霧散，整座庭院只剩下楚留香、齊正、吉川三人，奉天會的人已退得一個也不剩。從剛才陣式形勢判斷，奉天會的人是往廳後遁走的，楚留香等人便繞到廳後查看，大廳後方，眼界一開，座落着十幾間廂房，園林樓閣別有天地，整個山莊竟靜悄悄的，只聞風吹落葉的聲音。

這時一間廂房後面傳來微弱的呼喚。

「楚香帥……楚香帥……」

楚留香聞聲，急忙順着來聲趕去。

只見有個血人，躺在地上蠕動，低低的呼叫。

楚留香陡然一驚，是李玉涵，他趕忙上前扶起，急道：「李兄！李兄，你怎麼了？」

李玉涵渾身是血，總計七八處傷口，他情急道：「快！快！抬我出去，快……大家快出去……」

楚留香扶起他，與齊正二人抬着他走，李玉涵氣息微弱地喃喃道：「快！快……退到莊外……劍池外……這兒要爆炸了……」

楚留香一聽，知道非同小可，三人步伐加快，俄頃間已退出莊外，而且再繼續退，退到劍池外的石嵌下。

楚留香急忙給李玉涵按摩，敷藥，看來傷勢嚴重，恐怕難以回天。

突然間，一聲巨響，轟隆之聲連作，雖晴空霹靂不能喻其威，雖久鬱悶雷亦不能比其響。

連聲爆響，久久不歇，直同火山爆發，又似世界末日，眞是天崩地陷。

整個擁翠山莊炸得連地翻起，熊熊烈焰照紅了半邊天，飛焰騰空尤爲嚇人；三人臥在石嵌下，猶感受其威煞之恐怖。

待爆聲停息，楚留香抬眼望去，山莊已炸得面目全非，像人類浩刼後的悽涼景狀，此刻灰塵滾滾，瀰目難睜。

李玉涵眼中有淚，面上有含淚的微笑，他哀竭地道：「香帥……這次我做對了，我作對了，他們都炸死了，哈……」

楚留香輕聲問道：「李兄，山莊內藏有大量的火藥不成？」

李玉涵道：「不錯，虎賁堂是奉天會的軍火庫，幾乎所有私運的火器，刀劍都藏在這裡

，還有……那個神銃車也在內……

我見他們進入密室，鬆懈下來，偷偷地溜出，我與追殺的人搏鬥而受了傷，然後點燃廂房的火藥，就在……第四間……」

頓了一下，他又道：「那一間炸開的話，其他的都會炸，我……做到了，我終於做到了……香帥，謝謝你，你能來山莊，我盼望好久……」

楚留香眞情激盪，緊握着他的手淒然道：「李兄，是我該謝謝你，你能犧牲小我完成大我，我不及你……」

李玉涵含淚道：「自從無眉那件事以後，我心中極爲愧疚，非常對不起你，有生之年，我要做件轟轟烈烈的事……」

楚留香道：「李兄，你做到了！」

李玉涵笑道：「對！這次我總算把奉天會的堂口消滅了……還有……我娘，我不知被擄在何處，請香帥……救我娘……」

楚留香痛苦地搖着他道：「李兄……李兄……」

李玉涵終於閉上了眼睛，他死也瞑目了，在他死之前做了一件連楚留香都做不到的事，那就是炸了奉天會的虎賁堂。

是的！這件事是名符其實的「轟轟烈烈」，這一炸把奉天會的軍火炸去十之七八，奉天會要想再得到這麼大批軍火，那是幾乎不可能的事。

楚留香撫屍落淚，齊正、吉川亦無不哀痛神傷。

看那頹牆碎瓦，看那硝煙沉屍，名重一時的擁翠山莊，它的幾番舊事，從此成了江湖人品茗閒談的話題，而且是傷感的話題。

這一炸，也震驚了蘇州城，捕頭李麟、丐幫幫主梁上元，聞聲快馬加鞭趕到現場，見滿目瘡痍，慘不忍睹的景像，人人驚慄；當然也遇到楚留香等人，一一敘過，對李玉涵的犧牲皆表崇敬與哀悼之意。

奉天會的虎賁堂就這樣很意外的被消滅了！

從堂主李塊以下，又死了沈千頃、大力鎖、奪魂鈸、桐柏雙奇、言不從、南山虎、混江龍等幹部，以及其他山莊武士，到目前爲止青衫隊已陣亡了廿八人，這一役着實又給奉天會一記極其沉痛的打擊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南宮遠此刻正在蘇州一間茶社品茗。

只見他口裡還是嚼着「處片」，神情若有所思，時而皺皺眉頭，時而發出會心的微笑，這就是生命的意義。

端起茶杯，輕輕喝了口茶，他喃喃的說：是的，我要這樣過一生，雖然生命只剩下十天半個月甚麼的……

十二

楚留香回到金陵金刀李家，帶回虎賁堂煙硝滅盡的訊息。對李玉涵的犧牲，義俠灰頭巾的出現，武林正義人士直有浩然正義長存，行道不孤之感懷。

這天。

忽聞慧果大師有事求見楚留香，帶來一封少林方丈大師的信函，請楚留香到嵩山少林寺一敍，方丈有急事相商。

信函中未說明是何急事，但字裡行間頗見蹙意，只怕別有隱情或某些顧忌之事，有意託付外人，而楚留香是方丈心目中的最佳人選。

楚留香星夜話別柳如是，立時啟程溯江而上。

預定經由湖廣轉入南陽盆地，經武漢、襄陽、老河口、南陽直走東北線，再經許昌、開封，到嵩山少林寺。

兩天後來到九江府。

九江是江西唯一商埠，帆檣林立，市況鼎盛；楚留香上了碼頭，進了「久昌客棧」略事

休息。

這晚，在「久昌客棧」竟聞簫音，悠揚的簫音，劃破天空，楚留香不由凝神細聽；驀然，屋頂颼颼數聲，是夜行人經過，此刻簫聲也停了，楚留香走出室外，身子立刻躍起，掠上屋宇，驀見前方正有兩條人影，疾撲而去，其中一個正是黑簫公子。

這是不尋常之事，慕容隨雲竟出現在九江，難怪這幾天在金陵未聞他的動靜。當下楚留香施展輕功，跟踪上去。

那兩條人影，正是慕容隨雲和紅巾蒙面人，後者不知是誰？二人輕功俱屬上乘，一路下來，已飛馳七八里路。

九江郊外，有一間嶽帝廟，廟前正有三個戴范陽斗笠的人和一個勁裝佩兩把劍的漢子在說話。

其中一個斗笠人着八卦道袍，餘皆武士勁裝。

其中一個斗笠人道：「有人來了，你先持劍到草寮去！」

持兩把劍的恭聲道：「遵命！」

俄頃間，慕容與紅巾蒙面人縱落當場。

三個斗笠人，斗笠戴的很低，看不出神色，但靜肅的氣氛，無形中散發出戾殺之氣，三人佇立如山，似乎有恃無恐。

慕容隨雲與蒙面人見對方架勢，一時之間也怔在當地。

慕容道：「看三位的裝束，想必是武當派的，不知三位貴姓尊號？」

八卦袍斗笠人沉聲道：「不錯，貧道玉塵，另兩位是武當二徒金約農和鄭肖思。」

紅巾人道：「武當派與我紅花教向來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們何故殺我三十名弟子？」

八卦袍斗笠人道：「紅花教作惡多端，陰植勢力，我等乃替天行道。」

紅巾人怒道：「替天行道？貴派的叛徒郭駿，被視爲惡魔巨邪！人人喊打，怎麼？你們自家的醜事，怕外揚不成？不去金陵追緝，跑來江西撒野，豈不被天下人取笑！」

八卦袍斗笠人怒道：「我等正是要去金陵，但在路上不妨作作善事，消滅你們這些邪教人物！」

紅巾人冷笑道：「閣下說話的語氣倒很狂，却不知本事如何？本少教主可要討教討教了！」

八卦袍斗笠人道：「你就是少教主賈無名？這位可就是黑簫慕容公子？」

紅巾人道：「倒還有點見識，慕容公子正是本教的副教主！」

另一個斗笠人突沉聲道：「少教主！凌煙閣模式是行不通的！要染指江南武林，就算有

了凌煙閣也找不到人上樓，只怕你們上了樓，反被人炸死！」

這話把少教主和慕容隨雲驚得不可名狀，因爲在莫愁湖畔密談的紅巾人和青巾人正是他們兩個，他們說的凌煙閣計劃竟被偷聽去了，想必正是那個輕功去勢奇絕的黑影，當時還懷疑是楚留香呢！想不到竟是武當派的人。

不過，這件事似乎又呈矛盾現象，難道這武當玉塵和雙英，當時他們是在金陵？怎麼可能呢？

楚留香隱在暗處，亦深覺不可思議，這三位武當派對紅花教的野心竟瞭然於胸，這些還是他第一次聽說哩！

紅巾人（少教主）哼道：「閣下可就是那山神廟上的黑影？你知道的越多，活命的機會就越小。」

斗笠人邁前一步道：「不錯，本座偶然聽到的，不過活命機會小的反而是你少教主，紅花、武當今勢同水火，今番不巧遇上，勢必要讓你們紅花教嚐嚐苦頭。」

少教主拔出長劍，嗆然一聲，劍作龍吟，儼然是名家架式。慕容隨雲也順手抄出腰中的黑簫，如大敵當前，嚴陣以待。

斗笠人也抽出長劍，模樣兒一派輕鬆。

少教主撫長劍，一揚眉，豪氣風發，他這手名家劍法已許久不曾施展了，心想：苦練多年不爲人知，亦復何益？

於是也凜聲道：「奉勸閣下用兵刃吧！否則本爺這把劍可不是好玩的！」

斗笠人陰笑道：「在下不必用劍，就赤手空拳陪你玩玩。」

少教主怒道：「不用劍？武當派的人不用劍？那你就準備作劍下亡魂了。」

少教主說畢，舉劍搶攻，劍如流星穿梭，嗤嗤兩劍，立時攻到。

斗笠人但見劍星光芒激越，劍鋒來勢極爲神妙，而且凌厲已極！他飛快晃動身子，掌勢擊出，直似浪翻波湧，幾縷指風，頻頻應手而出。

少教主見這人指風如割，來勢特別强勁，一欺近身，直感拂人腕脈，也覺得激盪莫名，內腑只覺一陣血氣翻騰，對方武功之高，端的驚人！

武功派竟有這等高手？

少教主再發劍招，一招一式皆豐神脫俗，劍招斗變，威力無窮。

斗笠人暗暗心驚，飄身游走八卦，掌指翻飛，驀然五指一扣，意想扣住少教主的腕脈，少教主揮劍問路，直戳而出，猶似脫困而出，總算護住了全身大穴，但已冷汗直流，驚險至

極。

斗笠人陰笑道：「華山派的劍法？清風十三式？原來是你！」

少教主心頭一驚，脫口問道：「你……你說什麼？」

斗笠人道：「曾樂亭！金陵的木材商人，專做西木生意，也開武館，金老太太的六女婿，眞名是賈無名，早年在華山派學藝，是紅花教賈覇的獨子。」

少教主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，更不能讓你活命！」

嘶聲中，舉劍怒攻，此刻是揮大劍，斬戳兼施。

斗笠人這番話，令在場的人無不怔住，想不到曾樂亭竟是紅花教的少教主，而慕容隨雲也一直蒙在鼓裡，他接受副教主的職位，却不知誰是少教主。

慕容隨雲手拈黑簫，又變成長槍，挺進攻向八卦袍斗笠人。

這八卦袍斗笠人，抖抖長劍，使出的正是中規中矩的兩儀劍法，待對方長槍搠到，他出劍封劍配合得恰到好處。

曾樂亭使出的清風十三式，綿密的劍鋒閃閃生輝，森森的劍氣，破風呼嘯，但是用盡了所學，未能刺傷對方，心頭大感駭異。

斗笠人驀然掌翻指扣，曾樂亭持長劍的手腕已被扣住，痛澈心扉分神之際，突見眼前一花，手中的劍竟被奪走，後續接着是一記如吼聲的掌風，驚悚之中强自貼地閃開，然而肩頭還是被掌風掃過，曾樂亭的身子狠狠地撞跌於地，幾乎拆散了骨頭！曾樂亭摔倒在地爬不起來了。

慕容見曾樂亭受創倒地，心中大驚，原本一槍在手，攻守俱佳，逼得八卦斗笠人險象環生，但是那個斗笠人却突然翻身，冷不防攻向慕容，慕容面對兩個人的攻勢，大感威脅，乃挺槍平擧對準斗笠人。

出槍雖快，但對方掌勢更快，平擧的槍竟被對方手掌拍擊，慕容原意是要射飛刀，但槍頭一偏，飛刀射向高空，槍雖未被奪，人身幾乎把持不住，而八卦袍斗笠人的劍並未放鬆，嗤的一聲，慕容左臂已掛了彩。

楚留香乍驚之餘，發覺這不是武當派！立刻搶身而出，拔空飄落當場。

緊急的戰況，頓時停止。

楚留香一躍入，斗笠人兀自紋風不動，凝神一會，方沉聲道：「楚留香，你甚麼時候來的？」

楚留香淡淡道：「順便路過，不勝取擾之至。想不到閣下一眼就認識我。」

斗笠人道：「不錯，我認識你！」

慕容一見是楚留香，不知是敵是友？也怔在當場。

楚留香搖着扇子道：「你們冒充武當派，不知是何居心？」

斗笠人陰惻惻的道：「你看出來了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閣下武功高不可測，武當派恐怕還沒有這等身手。」

斗笠人冷笑道：「你想知道我是誰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在下正想試試，準備揭開你的面目。」

斗笠人笑道：「哈哈哈！楚留香，人說閣下輕功第一，本座不否認，如果要拿什麼飄香掌、扇子功之類的伎倆和我交手，恐怕會出醜！」

楚留香扇子颼的一聲，一摺一放，迅速絕倫。

「楚某正想用扇子試試！」

斗笠人舉指邀明月，左手畫圓，楚留香驀見對方這一起手式，極似傳說中的少林菩薩劍法，難道？此時已不容他有思考的餘地。

楚留香騰身而起，扇子隨之砸到，斗笠人右手屈指一伸，指劍劃出，還中途變招，楚留香霍地閃身，在高空拔起，點出幾記扇子。

但底下的斗笠人，指劍凌厲如割，扇子的前緣竟被削破，扇子幾乎把持不住，但就這翻躍之間，楚留香的左手，靈快絕倫，伸手一扯，斗笠人因斗笠戴得太低，眼界有了限制，竟未防着楚留香這隻左手，但斗笠人的指劍劃得又快又利，只聽得嘶的一聲，傳來衣衫劃破的響聲。

是楚留香腰下的長衫被劃破一截，待楚留香躍入地面，手上却拿着斗笠。

這一來一往，不知是誰輸誰贏？

楚留香掠空取斗笠，而衣衫却被割破，而且堪堪避過，若避不過，只怕立刻重傷！若以殺着來說，楚留香的扇子絕沒有斗笠人的手指凌厲，但出手之神妙快捷，楚留香仍稍居上風。

斗笠下的人究竟是誰？

是那一張臉呢？

霍然竟是那張令人恐怖的臉！

是假面人，斗笠下竟還戴着一付假面具。

楚留香驚道：「原來是你？」

假面人陰笑道：「不錯，本座就是奉天會的首領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你們假扮武當道士，那位穿八卦袍使兩儀劍法的可是郭駿？」

假面人笑道：「不錯，他是郭駿，另外一位是戳情劍宋子雲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你們故意假扮武當道士，是要嫁禍武當？」

假面人得意地道：「不錯，是移仇嫁禍，又是借刀殺人，又是漁翁得利，正所謂一石三鳥之計！」

慕容在旁怒道：「原來是你們在嫁禍，好卑鄙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慕容公子，此刻你們已受傷，不宜再逗留，這兒由我來對付。」

慕容動容道：「多謝香帥盛情，在下有僭，就此別過。」

慕容扶起曾樂亭，急速離開，郭駿有意追殺，但被假面人攔住，也許認爲郭駿不是慕容的對手。

楚留香道：「武當的玉塵和雙英，難道已被你們殺害？」

假面人陰笑道：「本會不必動手，武當和紅花教也許正在南昌火拚之中，楚留香，如果你想化解這場誤會，恐怕已來不及了。」

楚留香聞之，不禁心頭一沉，武當玉塵和雙英久負清譽，今無緣無故犧牲，未免太寃枉了！

而江西是紅花教的主要盤據地，教主賈覇武功極高，徒孫又衆，火拚起來，武當派恐怕會遭到毒手，他不由心驚肉跳，大感不安。

定定心，當下他作了決定，必須即刻趕去南昌，化解這場危機，也不再管奉天會在九江還想搞甚麼名堂。

楚留香突又問道：「閣下剛剛施展的可是少林菩提劍法？」

假面人道：「不錯。楚留香，你毀了龍驤、虎賁兩堂，這番遇上，我要你付出代價來！」

楚留香沒待他把話說完，立即搶攻，又是一記快速絕倫的扇子，鳳凰三點頭，假面人頗覺意外，只好隨手一擋，但這一擋也是虎虎生風，不比流俗，不過，却來不及換招還攻罷了。

楚留香這一記扇子功其實是虛招，他扇子點出去，人也凌空斜掠，再伸臂一抖，一連數個急躍，眨眼間已失去踪影。

假面人怔在當場道：「楚留香的輕功果然天下無雙，本座亦甚佩服！」

郭駿道：「稟聖君，楚留香可能想到南昌府去解圍。」

假面人笑道：「本座就是要他去！」

郭駿道：「聖君之意，是說這也是一計？」

假面人道：「不錯，這是調虎離山之計，免得妨碍我們去煙霞嶺取寶。」

郭駿喜道：「對對對！目下本會以取寶爲重，楚留香萬萬沒想到，我們到江西來，主要目的是靖南王寶藏！」

假面人道：「不錯，這寶藏對奉天會非常重要，如今龍驤、虎賁兩堂已毀，這回就是要靠這批寶藏來新購軍火，重整旗鼓，一切都需要錢，找錢是目下最緊急的任務。」

郭駿道：「屬下省得，能闢財源，才能擴展人力物力。」

宋子雲恭謹道：「聖君武功天下無雙，屬下眞大開眼界，楚留香的衣衫被劃破了一道口，還是他輸面居多。」

假面人道：「本座剛剛戴着斗笠，上方的眼界被限制，否則出手也許可以拿捏得較準！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楚留香第二天清晨到了南昌府，打聽有否江湖械鬥之事，出乎意料之外，南昌府非常平靜，一切如常。

他來到紅花教總壇，才知道這場火拚並沒有煽起，假面人低估了武當的玉塵，玉塵是仙風道骨之人，也是敦厚長者，並不輕易無端與人火拚，多年來少有殺戾之氣。

另外，假面人也低估了賈覇，賈覇身爲教主，豈是泛泛之輩？原本就懷疑有人嫁禍，所以派少教主、副教主到九江查訪，而他們受傷的消息也早就以飛鴿傳回南昌府，已經知道嫁禍者是奉天會。

紅花教不但未對玉塵不利，反而禮爲上賓。

由於曾樂亭重傷，紅花教經過此次挫折，教主乃打消染指金陵的計劃，所謂凌煙閣計劃乃告胎死腹中。

楚留香在紅花教總壇見到了玉塵和武當雙英，彼此說了仰慕的話，楚留香還把金陵發生的諸事述說一遍。

而慕容隨雲對楚留香幾無敵意，也許是楚留香的江西之行最意外的收獲。而武當派對楚留香排難解紛的義風，尤爲崇敬不已。

楚留香繼續快馬快舟上路，少林寺之約，又多耽擱一天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這天清晨，離九江約三十里的群山之間，正有四個斗笠人蜿蜒攀登，山並不高，但一路

却森林密佈。

走了半天，森林盡處，一條大河，隔岸卽見煙霞嶺，假面人見無船隻可渡，忙叫左右幾人旋卽砍伐竹林，編成筏子，一起渡河過來。

煙霞嶺亦不甚高，但中有兩峯形狀極似相揖對立，「煙霞相揖爲界」，大概是指雙峯下的地勢而言。

假面人與郭駿等人，遍尋不着寶藏所在，假面人把仕女圖的題詩再吟哦一番：「煙霞相揖爲界，長虹貫日爲開。有緣紅塵淘金時，莫忘山上脫俗人。」

山上脫俗人？究爲何意？

四人打定主意，找個樵夫問問。

山間佳木葱籠，豐草綠蔭，有水灣處必有人居，四人踏着拂草落徑，果在東方水涯處，看見一間草寮籬舍，簡設園垣，大致可觀。

四人逕自叩訪草寮，籬牆外，有個老漢緩步行來，驚問道：「四位大爺，不知何事前來舍下？」

斗笠下的假面人道：「老先生尊姓？」

老漢道：「敝姓谷，山谷的谷。」

假面人道：「是谷山抑是谷峯？」

老漢驚道：「這……老拙是谷峯，不知尊駕何方朋友？何以識得老夫之姓名？」

假面人笑道：「在下四人乃靖南王的戰友，王爺舊屬託付我等上山取出寶藏，老先生信抑是不信。」

谷峯道：「有證物作憑證就相信。」

假面人拿出長虹刀，又拿出那一幅畫，還有靖南王的令牌。

谷峯動容道：「不錯，這些都是王爺的遺物。」

假面人道：「山上脫俗人，峯卽山也，脫俗者，俗字去人爲谷，聞老先生報姓，在下卽省得，您就是我們要找的人。」

谷峯嘆道：「不錯，老拙在此苦守寶藏已有十年矣！今見諸爺駕臨，直感涕泣交零，唉！王爺已故世，這批寶藏也該出世了！」

假面人道：「我等因時間急促，敢請谷老給我們帶路如何？」

谷峯道：「各位大爺請隨老拙來！」

他們一行來到煙霞嶺相揖之處，約二里地的崖邊，谷峯闢草蹊徑，找到一處平整的崖壁下，谷峯略作清除雜物，赫然見到一處紅土，再略作挖掘，竟出現如日形的鐵板，鐵板已塵

封生銹，日形之中有穿孔。

谷峯道：「這就是『長虹貫日爲開』，將長虹刀插入，卽可開啟寶藏之門。」

假面人依言將刀直插入底，頓時傳來隆隆不絕之聲，塵土塌落，石壁居中竟有石門，石門自動開啟。

石洞內，漆黑一團，他們找來幾支火把，石室頓時明亮如晝。只見一箱箱的寶物，都一一上了鎖，總計有百箱之多。

假面人呵呵笑道：「靖南王寶藏，統統歸我們所有，眞是天外橫財。」

谷峯聞言一怔，頗覺不對勁，但他苦守寶藏十年，遵守王命，取寶只認物證不認人，默然不便探問。

郭駿道：「這些寶物不知是金銀還是珠寶？竟有百箱之多。」

假面人笑道：「先打開一箱看看，不就知道了？」

宋子雲、呂斯科依令劈開一只寶箱的鐵鎖，寶箱應手而開。

很意外的竟是一箱書法帖子，是王羲之、謝安等人的書法眞蹟，又有一隻王羲之的古硯名爲「紫金石硯」，也有徽之、王洵的墨蹟，另有宋代幾個大儒的墨寶。

假面人凝視一番，微怒道：「怎麼都是書帖的玩意？快開其他寶箱看看！」

三人「砰砰砰」開啟了大半天，所有的寶箱都打開了，居然沒有一箱是金銀珠寶，統統都是字畫、古董、筆硯、書帖，還有經書、史書、秦碑、漢瓦、金石、銅鼓……等等，集古之類的收藏。

假面人傻眼了，他情急道：「他媽的，這是什麼寶藏？」

谷峯道：「這也是寶藏啊！藝術的珍藏是無價之寶，而且價值絕不比珠寶低呀！」

假面人憤怒之下，一把抓住谷峯的胸襟，斥道：「說！是不是你把金銀珠寶全都私藏了？」

谷峯驚慄哀道：「大爺饒命！老拙也是第一次看到這寶物，那些鐵鎖早已塵封生銹，根本就沒人開過，大爺，老拙說的都是實話……」

假面人揚手一甩，谷峯跌撞出去，摔倒在地，哀痛不已。

假面人嘆道：「可悲！可悲！想不到這靖南王有集古癖，這種玩物喪志的角色，難怪不成氣候！本座早該想到這一點，他在南昌作亂，籌儲兵餉，極費苦心，怎麼會有金銀珠寶留下！」

這些古董可以變賣，但緩不濟急，而且數量太大，恐怕驚動官府，橫啟疑竇，而且這些字畫都有靖南王的印鑑或題款，恐怕很難公然變賣。

奉天會怎麼也沒想到會遭到如此大的難題，可堪的是錢途無亮，欲闢財源，看來要另覓他途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數日後。

楚留香已到了河南嵩山少室峯下。

少室峯高岑突兀於諸山之間，蒼峻挺拔，山道蜿蜒而下，是一列長達八里的石級。楚留香拾級而上，只見對面山上幾道瀑布如銀帶奔瀉而下。輾轉居高臨下，近望秋山明淨如粧，遠視群山陰陽分曉，煙嵐隨風而遊，舒卷無痕而有變滅吞吐之勢。

楚留香行路至此，山形雲勢，陡感壯人心志。悠悠鐘聲隨風飄來，又令人一洗塵俗之氣。

順着山道，轉過一彎，遙見黃牆碧瓦，偌大的一座寺院，正是名聞遐邇的少林寺。

少林寺武學的精奧，數百年來一直領袖武林。這回楚留香心情峯廻九轉，百般異樣複雜，慧因方丈大師之約，究爲何事？

少林寺的五絕藝業如此驚人，何以會流落金陵？無不令人疑思滿腹。這番雖不是闖少林，但直覺上有如入龍潭虎穴，似乎有人虎視耽耽，在專候他來。

行了一陣，楚留香已來到大雄寶殿，沒人上來詢問，反見遊客衆多，香火鼎盛。

楚留香找到知客僧，乃煩請傳報，以見方丈大師。

知客僧怔道：「原來是楚香帥，貧僧即刻傳報羅漢堂，再請呈方丈師尊。此刻請香帥到知客房奉茶。請！」

不久，羅漢堂首座師尊慧性禪師出廳迎見。慧性也是慧字輩高僧，面容清癯，眼神精湛，身披紅衣袈裟，合掌爲禮道：「原來是楚香帥駕臨本寺，老衲慧性，有失遠迎，還請恕罪！」

楚留香敍禮道：「不敢！不敢！楚某何足道哉！驚動少林高僧相迎，這如何敢當！」

慧性大師道：「香帥不必拘禮，請香帥隨老衲到方丈師兄處吧！」

兩人來到殿後，再折轉一重院落，只見一處雅房，花木扶疏，門楣上寫着「靜心房」，慧性叩門而入。

房中滿壁都是書，居中擺着一張書桌，椅上坐着一位年邁慈眉善目的老僧，滿臉紅光，神采奕奕，寶相莊嚴，正是少林寺方丈慧因大師。

楚留香揖手道：「江湖末學後進楚留香，參見方丈大師。」

慧因大師起身笑道：「香帥免禮，請坐！」

慧性告出，慧因交待他，任何人不得接近這間「靜心房」。

慧因道：「久聞香帥仁義俠名，老衲極爲欽羨！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晚輩徒擁薄技虛名，大師見笑了！」

慧因正色道：「老衲深知，香帥依約而來，必然群疑滿腹。」

「晚輩確有所疑。」

「老衲有同感。」

「首先是少林五絕傳承問題。」

「嗯！還有呢？」

「金陵的那個假面人，究竟與少林寺有何關係，這是在下始終無法捉摸的。」

「假面人作惡的問題，老衲已有所聞，他應該不是少林寺僧侶，至於五絕，目下少林寺習五絕者，有慧果習百步神拳、慧海習大力金剛掌、慧證習般若掌、慧性習菩提劍法、慧觀習渡航指。

寺中再無他人傳習五絕，這五人中除了慧果在金陵外，其他都在寺中，最近假面人施展少林五絕殘害武林，這些人都未離開寺門一步，此點無庸置疑。所以少林寺不會有假面人，但有奸細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少林寺果然有奸細，楚某早已料到。」

「不錯，有奸細，此人跟假面人有密切關係。」

「不知大師是否曾懷疑某人？」

慧因嘆道：「如今請香帥前來，是有原因的……」

楚留香靜靜的聽慧因大師述說。

慧因接道：「修習五絕，是修習『少林五絕譜』，這本秘笈在十餘年前，曾經將其中的卷次抄成五份，即每絕一份，分給慧字輩的弟子，每人各修一種，這是他們修習少林五絕的由來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五絕各有一僧專攻，必然能成就驚人的藝業，少林武學確實不同凡響。」

慧因笑道：「許多人以爲少林寺方丈必定武功最高，受到武林倚重。香帥試想，老衲的武功如何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大師英華內蘊，大成若虛，寬博有容，親近各大善知識，學究天人，乃知爲一代飽學之高僧，楚某在大師之前言武，頗感羞愧。」

慧因拂髯笑道：「香帥慧眼眞是出類拔萃，老衲確實不懂武功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佛門廣大，武功乃駢枝而已。」

慧因道：「老衲不懂武功，却身爲少林方丈，恐怕是聳人聽聞之事，老衲被推舉爲方丈，是因爲學術成就，而非武功造詣。

香帥請看這間禪堂，四壁都是書，都是老衲的拙作，老衲一生講經多處，其中尤以京師天龍寺，洛陽白馬寺爲法緣最盛，得未曾有，老衲數度閉關，是研讀藏經，不是習武，立誓昭告吾佛，發誓著作，兢兢業業，莫敢自遑。」

楚留香恭色道：「晚輩能親聆一代飽學高僧之教誨，眞是榮幸之至。」

慧因道：「少林寺不是開武館，從老衲開始，欲闢爲佛門道場，所以不設武禁，任何人皆可自由上山頂佛，香帥駕臨本寺，應該有所感受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沒錯，少林寺不設門禁，直感大法開通，視衆生如一。有道是：慈悲路，一條直路；方便門，兩面齊開。貴寺着實令人嚮慕欽敬。」

慧因道：「香帥褒獎多矣。還是回頭來說五絕吧！這五絕只分給慧字輩高僧傳習，何以外人也能習五絕，問題就出在問題本身，有人盜走秘笈，然後偷自修習。假面人的五絕功夫，就是從此而來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少林寺既然秘笈被盜，何以江湖未聞此事。難道是貴寺隱瞞了眞相？」

慧因道：「本寺無意隱瞞眞相，因爲秘笈被盜是研判出來的，且下秘笈並未遺失，尚存在藏經閣中。」

楚留香不解道：「大師的意思是說秘笈被人偷走，修習完畢，然後又偷偷送回？」

慧因頷首道：「不錯，正是如此，但少了秘笈篋子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這件盜笈的案情，不知大師是如何研判出來的？」

慧因道：「老衲及全寺上下皆不知秘笈何時被盜出，亦不知何時被送回，研判的根據是秘笈上竟有蠅細的註脚文字。

老衲確信在分發五絕卷次之前，秘笈上絕無任何字跡，想不到這本秘笈現在出現了詳細解說的眉批文字，這人筆勢龍飛鳳舞，挺拔有勁，極富才氣，儼如丹青名手，慧字輩無人是這種筆跡。

老衲猜想，他們所以會把秘笈送回來，是惟恐事態擴大，若少林寺全數出動追緝，將是轟動武林一件大事，偷習者爲免橫生枝節，乃瞞天過海，暗地將原笈送回，以爲本寺當不致追究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秘笈被盜年月日既然不詳，但發覺時是在何時？」

慧因道：「兩年前的中秋，發覺之後，又聽說江南有郭駿事件，武當叛徒郭駿被圍困時

，曾被人救走，那個救人的神秘人物有一身好武功，出手威煞極重，老衲當時就懷疑是五絕功夫。

所以，便命慧果赴金陵主持法華寺，命慧觀雲遊四方查探，但一無所獲，慧觀去年年底回寺，却出了問題。」

「出了什麼問題？」

「慧觀雲遊回寺，當天便發現他的書櫃上有秘笈篋子，正是少林五絕的書篋，成了他盜笈的證據，老衲在衆目睽睽之下，只得把慧觀拘押囚禁，目下他正被關在洗心石室之中面閉。」

「依此觀之，大師認爲慧觀大師是被人嫁禍？」

「不錯，他是寃枉的，因爲在他未出寺前，經常與老衲長夜細談經義，他的書房，老衲最熟悉，他的手稿筆記散置書房書架上，老衲經常出入他的書房找資料，也曾打開他的書櫃多次，過去絕無篋子存放。

即使在前一天，老衲還去過他的書房，偏偏他一回來，就發現了篋子，分明是臨時有人嫁禍於他，使他百口莫辯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盜秘笈與偷習五絕的是兩個人，而偷秘笈的想必是貴寺中人了？」

「老衲確是這麼想。」

「以嫁禍事件來看，這奸細應還在寺中，既然慧觀大師是寃枉的，而慧果大師又在金陵，那麼其他慧字輩高僧就有嫌疑了。」

「不錯，只有慧字輩的幾個有嫌疑，因爲藏經閣中的秘笈室也只有慧字輩的人方能出入。但老衲始終看不出什麼人有嫌疑。」

「慧字輩中，慧觀、慧果可以排除，餘下的慧海、慧性、慧證三位大師，各有崇職專長，俱有嫌疑，要找出奸細，可就不容易。」

慧因道：「目下少林寺有關奸細之事，老衲幾無人可以商議，深覺此事唯一可信賴的只有香帥了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貴寺的奸細必須引出，否則他將是少林的心腹大患。」

慧因頷首道：「香帥所言甚是，老衲有一引誘之計，想借重香帥，而且也唯有香帥是最適當人選。」

「不知大師有何妙計？」

「目下，老衲想只有『少林五絕』有關的事務，才能引出奸細。老衲想借你一本書，以借書爲名，捉奸爲實。」

「這……不知是甚麼書？」

「是一本叫『少林五絕相尅論證』的書，這本書是分析五絕相尅的原理，它夾雜在佛藏中，老衲無意中發現，特將其抄錄成書。

不過，這本書對香帥恐無多大受用，但對修習過五絕的人，頗具啟發性。慧字輩僧侶皆不知有此書。如果奸細探悉五絕相尅的書，想必會出面搶奪，尤其借給楚香帥，更是鄭重其事。」

「這是一個好辦法。」

慧因突然放低聲音道：「這本書實際上是談醫理，五絕殺傷原理，剖析入微。但不明底蘊的人，看到這書名，必吸引他的注意，進而覬覦之的。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慧因從書櫃中，拿出這本「少林五絕相尅論證」，交給楚留香。

楚留香依言接過，却發現該蝴蝶頁中又夾着一本小册子，册子上貼着小箋一紙，寫著幾行字——

「請香帥心靜氣閒讀下去，本書名曰菩提心影錄，老衲有意相贈。此乃本寺第廿七代高僧菩提上人之札記。書中第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等卷，乃論析少林五絕防衛之術及相尅之道，是眞正的少林五絕相尅論證。此書論證，嶄然自見，發前人之所未發，非一世之書也。

本書亦爲老衲於佛藏中覓得，無人知曉。香帥讀之必受益無窮。而且菩提上人指出彈指神功是百步神拳、大力金剛掌、般若掌之尅星，其中原委，吾非習武之人，未能探竟。

此說香帥宜深人研究，參訂其得失，神會其況味，想必有大受用，嘉惠武林。謹述於此。不盡。

慧因識。」

楚留香收起了這本書，心中大致瞭然。

慧因約他上少林寺來，除了奸細之事外，主要的目的是要贈送這本「菩提心影錄」，要他研讀，對付假面人，爲蒼生除害。

而且，楚留香是最適當的人選，因爲菩提上人在書中談到「彈指神功」，它竟是五絕中三絕的尅星。

面對這位一生孜孜不倦，潛心著述，窮研佛經的少林老方丈，看他那付殷切期許的慈容，使楚留香激動不已。

慧因大師在感覺沒有人能相信的時刻，他只有相信楚留香這個「外人」了，把一切都寄託在這外人身上。

他也想起了李蓮峯，中毒的時候，也只有相信他，「我只有相信你！」是楚留香來金陵後再度聽到的話，都是諄諄長者說出，語重心長，思之梗塞。

十三

楚留香在達摩院見到了其他慧字輩的高僧。

慧海大師——藏經閣主持。方面大耳，濃眉環目，氣度威武。修大力金剛掌。

慧性大師——羅漢堂主持。剛上山時見過。修菩提劍法。

慧證大師——達摩院主持。方額隆準，神光湛湛。修般若掌。

另外幾個元字輩的弟子也在場。

慧因大師說明楚留香來意，是本寺有「少林五絕相尅論證」一書，擬予借閱數月，閱畢歸還，具結畫押立據乙紙，諸弟子旁證，以示鄭重其事。

楚留香也到洗心石室會見慧觀，問他一個問題，何以少林五絕能集結在一人身上，不是說每絕要修習十年方能有成？問題何在？

此事慧觀竟無法作答，也被這問題難住。

到目前為止，楚留香原以為到了少林寺，了解少林五絕的傳承，對追查假面人必能尋獲重大的線索，但不料假面人却是盜取秘笈自習，與師承毫無關聯，追查下來，才發覺比想像

中還棘手。

少林寺的奸細又是誰？

他會出現嗎？

他又如何下手奪書呢？

楚留香是最有名的俠盜，想從他身上拿走東西，豈不比登天還難？

楚留香借了書，決定在少林寺住宿一宵，與僧侶們共進齋食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入夜時分，楚留香被安排住進了客廂，點上一盞油燈，他準備把「少林五絕相尅論證」略作瀏覽。

少林寺的夜晚，山風習習，四野沉沉，中天一輪明月相照，是的，不久就要過中秋了，每個中秋，都有一些美好的記憶。今年……他想着柳如倩……

楚留香沉思片刻，然後把衣袋中的香瓶倒出些許，洒洒床枕，這是他多年來的習慣，只要他歇宿之處，即有鬱金香氣飄傳，所謂處處留香。

在油燈下，他展開「少林五絕相尅論證」，從首頁看起，果然這本書，開宗明義即言五絕傷害的問題，嚴格地說此書應歸諸醫書類。不過，楚留香也開了眼界，至少他明瞭被五絕所傷，還有醫治的希望。

楚留香耳聰目明，此刻萬籟俱寂之際，突傳來悉悉嗦嗦之聲，他起身檢視，這聲音來自屋內，而是在床上，他翻開棉被，悚然一驚，棉被下竟有一條青竹蛇，細如筆桿，不停的蠕動。

楚留香看着這條青竹蛇，隨即以紙扇撥出，置於窗口，紙扇一拍一彈，毒蛇被打了七寸，彈出窗外，室內未留下任何痕跡。青竹絲極毒，被咬上一口，準會喪命。奸細竟以毒蛇行兇，眞是始料未及。

楚留香暗暗思忖：「這是先遣部隊，看來今晚這個奸細按捺不住了，這反而是好現象。」

事實也是如此，少林五絕相尅是何等吸引人，而且還是石破天驚的訊息，因爲五絕齊集一身的聖君，這回有了門道可以尅制，奸細是奉天會的人，怎麼不渴求得到？

不久，有人敲門，是知客僧元淨，睡前奉茶，一壺上好的熱茶。楚留香問元淨這裡是否常有毒蛇出沒？

元淨答道：「敝寺有尤加草粉，屋外，毒蛇當不致侵襲，也許香帥處處留香，方招來毒

蛇的侵擾，小僧就去拿草粉來。」

元淨的回答很合情理，出家人以慈悲爲懷，竟未想到是否有人想加害楚留香，他拿了草粉，在屋外洒了一陣。

燈下，他再度翻閱五絕相尅論證，細細揣摩，書中闡述的高深醫理，以圖佐證，尤具臨床價值。

突然，傳來一陣交相喧嘩的聲音，楚留香在疑惑間凝神細聽，少林寺某處失火了！

不錯，廂房外脚步聲雜亂，有人匆匆奔走，且聽到和尚敲鑼吶喊：「藏經閣失火了！藏經閣失火了……」

一時之間，寺內秩序大亂，衆僧皆往藏經閣方向湧去，有提桶的、有擔水的；藏經閣距客廂甚遠，客廂這邊除了守夜和尚外，都走得精光，統統趕去救火了。

楚留香走出室外，佇足一看，東方角落果然焰火照紅一片，火勢不甚大，但很緊急。何來這麼一把無名火？

他本想趕到火場去，不好，他的肚子突然嘰哩咕嚕起來，他拉緊褲子，趕快要找個毛坑，是瀉肚子。

這毛坑就在廂房的末端，上毛坑而施展輕功，可眞是生平第一遭，這成何體統？可眞令人啼笑皆非。

楚留香輕功天下第一，上毛坑之快也是天下第一！

「砰砰砰」傳來毛坑門開啟聲，拉下褲子，拉了一陣，噓！舒服多了……

這時，一個黑衣蒙面人竟站立在毛廁門前，手持明晃晃的戒刀，冷冷地道：「閣下不怕毒蛇，也不怕毒藥，更不怕迷藥，但是却分辯不出瀉藥，這是命中註定，你要死在毛坑上！成了光屁股的英雄！」

楚留香想必蹲在毛坑上，屁股未擦，褲子未穿，如何抗敵？這場面非同小可，也許是他有生以來最危險的時刻，不是嗎？」

黑衣人嘿然一聲，舉起戒刀，比比準度，就要迎面劈來，好似要把整座毛坑劈成兩半，人在其中，如何能躲？

驀然，一聲冷笑道：「閣下終於露面了，楚某敬候多時！」

楚留香搖着扇子，却從毛廁對面廂房後洒然而出。

黑衣人驚道：「你……你沒喝下那杯茶……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很遺憾，有些時候，我是滴水不沾的。」

突然「噹」一聲，另一把戒刀猛襲黑衣人，黑衣人冷不防一個轉身，兩刀互架，一拆一

封，站貼得緊湊，可見對方的刀法與黑衣蒙面人在伯仲之間。黑衣人乍驚之餘，注視對方，身軀一震，脫口道：「你！你怎麼會在這兒？」

對方身穿紅色袈裟，形容肅穆，竟是慧觀大師，那個被關在洗心石室中的慧字輩高僧慧觀。

慧觀大師沉聲道：「方丈師兄命貧僧出石室暗中盯緊楚施主，貧僧領諭即如影隨形跟着，果然引出奸細，尊駕先燒藏經閣以聲東擊西之計，又配合以毒蛇、茶中瀉藥三管齊下，想殺人，又想奪書，總算沒讓你得逞。」

黑衣蒙面人怒道：「好個楚留香！好個慧因禿驢，我低估了你們！」

慧觀凜然道：「尊駕絕不是元淨，因爲元淨沒有這等身手。你究竟是誰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他應該是慧證大師。」

黑衣蒙面人身軀一震道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因爲該來的都來了，不該缺席的却缺席了！」

果然，其他的和尚已湧上來了，火也熄滅了。

這裡面包括慧因、慧海、慧性，何以獨缺慧證？這種場面能惡意缺席嗎？堂堂的達摩院首座師尊怎麼不見人影？

場中，慧觀、慧證兩名高手，已經互拆了數招。

慧因大師揚聲道：「慧觀住手！老衲要問他幾句話。」

慧觀依言閃退一邊。

蒙面人也不再攻，他似乎知道原形已經畢露，竟把蒙巾取下，果然就是慧證，少林寺的奸細竟是達摩院的首座師尊？

而慧證也似乎豁出去了，不閃不避，像是勇敢面對現實的模樣，收刀面對少林寺一干僧衆。

殺人不成，奪書不成，究竟作何打算？

慧因問道：「慧證，你竟是奸細！這是爲什麼？難道你也是奉天會的人？」

慧證冷然道：「不錯，我是奉天會的總護法。」

「你潛伏少林寺那麼多年，就是爲了盜取秘笈？五絕譜是你盜的？你何苦爲別人作嫁呢？」

「不錯，我潛伏少林二十年，原想控制少林，但事與願違。秘笈是我盜的，隔時已久，恐怕有七八年了，也是我送回去的，秘笈並未遺失。書篋也是我放的。我不是爲人作嫁，是圖謀共同的利益。」

慧因怒聲道：「控制少林你絕對辦不到，因爲慧字輩個個傑出，說到武功嘛！未必最高，說到學問嘛更就不必說了。老衲也知道秘笈尚在。還有，你絕不會透露那個假面人是誰吧！」

「不錯，他是誰，天底下只有我一個人知道。」

楚留香一旁道：「今夜你自信能離開少林寺？」

慧證冷笑道：「我自信有能力，而且我本來就計劃要在今夜離開少林寺，因爲奉天會需要我去幫忙！」

慧海怒道：「你太狂妄了，暫不必提香帥，我、慧性、慧觀三個人就不會放過你，難道你無視我三人之存在？」

慧證冷笑道：「坦白說，你們三人武功不錯，但見識太孤陋，要阻我下山恐怕還辦不到！至於楚留香嘛！倒眞會裝，你們看着，他馬上要瀉肚子了，要追我恐怕力不從心吧！嘿嘿嘿……」

這話是不錯的，因爲楚留香的鼻子不通，他要辨識藥味，必須用舌頭，一沾到就會瀉，這是最强的瀉藥！他必須辨識過後，才知道是甚麼藥，不然他怎麼會往毛厠跑呢？而且，如果他不往毛厠跑，就引不出奸細了。

果然，楚留香突然覺得肚子嘰哩咕嚕，忙的排開人衆，往毛厠跑，說眞的，自顧肚子都不暇，如何去追人？

衆僧無不驚訝，香帥這回可吃足苦頭了。

慧海脾氣較爲暴躁，手持方便鏟，竟逕自想要捉拿人，慧證看在眼裡冷笑一聲。

慧證待他上前來，還不理不睬，在間隔約二丈距離，才突然發難，不是用刀，他竟施放暗器，這暗器從未見識過，方便鏟擊出一擋，轟然一聲，竟把慧海震飛起來，一個特大號的救命彈，剎時滿場煙霧大作。

緊接着，又來一個，又轟然一聲大響，慘呼四起，不知是誰遭殃了？

煙霧之濃密，簡直伸手不見五指，少林衆僧嘩然作鳥獸散，猶如大禍臨頭，頓時滿場亂成一片。

楚留香待出毛厠，見了這付景象，眼巴巴地看着滿場僧侶亂竄，現場隨即被濃煙給吞沒了。

隔時甚久，方煙消霧散，現場遺留兩具屍體，另兩個重傷者哀聲嘶叫，其中慧海也受重傷，昏迷不省人事。

去如黃鶴的慧證，果然驗證了他的豪語，溜脫了。

慧性、慧觀追尋不着，都各自返寺，顯得垂頭喪氣。

楚留香尷尬地道：「他這帖瀉藥太强勁了，我實在忍不住，我負方丈大師之付託。」

慧因笑道：「瀉藥原本不是毒藥，對火氣大而便秘的人，恐怕還是良藥呢！這回香帥引出奸細，老衲感激還來不及哩！」

慧因大師決定派慧觀到金陵去協助武林人士抗敵，寺中料理幾日，即定行止。

少林寺的奸細並不只慧證一人而已，元淨也是，慧性在他的禪房中搜出一把「不歸劍」，證實他就是荆默人，杭州府的逃犯，他已自承隸屬奉天會青衫隊卅八號，令人遺憾的是他竟不知慧證的身份，更遑論聖君了。

楚留香上少林寺，畢竟立了一功，把潛伏多年的慧證引出，雖然未能一舉擒獲，但少林寺的隱憂終告解除。

而楚留香自己自獲贈「菩提心影錄」，恐怕是此行最大的收獲。

第二天清晨，楚留香作別少林寺，回金陵去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蘇州府走平江水道，即經過嘉興府，平江即俗稱的江南運河，長江太湖息息相通，湖漲入江，江漲入湖，號稱平江，即便宣洩，又利航行，故嘉興府等地也是水道縱橫，魚米絲棉，無不豐饒。

吉川英次郎和齊正正欲往寧波，從蘇州府以下循經嘉興府、杭州府水路再走官道才到寧波。

兩人坐船包了一個頭艙，這日已到了嘉興府。

天色已曉，只得到飯館歇宿。

店名「隆興」，走進店內，見裡面點着燈，先有一個客人坐在桌前，面前擺了一把金刀，在那裡靜靜的喝酒。

齊正看到桌上的金刀，不勝駭然，是金刀門的金刀，如何會在他桌上？

齊正看那人時，黃瘦面皮，稀稀的幾根鬍子，約莫四十歲光景，齊正走到那人跟前，拱了拱手。

那人立起身來回禮，青絹衣衫，瓦楞帽子，像個生意人模樣。

兩人敍禮坐下。

那人道：「不知先生有何見教？」

齊正道：「請問尊姓大名？」

那人道：「在下姓海名愼卿，杭城人氏，如今返寒舍，因無便船，便想在此住一夜再說。」

因見齊正和吉川兩位武士勁裝，大有來歷，乃問道：「兩位先生貴處那裡？尊姓台甫？」

齊正道：「小弟齊正，倣友吉川，來自金陵，往寧波去。」

海愼卿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明日我們一同上船，萍水相逢，何不一同小飲三杯？」

齊正道：「甚好。在下另想請教……」

「請說！」

「先生這把金刀從何處來的？」

「是買的，花了卅兩銀子，就在本地茅家巷口岫齊古董店。」

「此刀能否借在下看看？」

「不妨，請。」

齊正接過金刀，審視一番，與吉川相覷，不禁愕然。

這把金刀刀首有「燈」字，竟是林燈的金刀。林燈的金刀何以會流落到嘉興府？他喃喃道：「正是林燈的金刀，何以會在那家古董店出售？」

吉川不解道：「那家店難道與奉天會有關？」

海愼卿道：「兩位似乎知道這把刀的來歷？」

齊正嘆了口氣道：「是的，這把刀是在下金刀門師兄生前的佩刀，眞沒想到會流落到古董店。」

海愼卿驚道：「原來齊兄是金刀門的人，這金刀門可大大有名，恕小弟有眼不識泰山，失敬失敬！」

齊正忙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」

海愼卿道：「如果齊兄有意收回金刀，小弟也不便相强。」

齊正笑道：「不，不，海兄是買主，本門無權收回。」

吉川問道：「海兄可是武林中人？」

海愼卿道：「在下早年曾習過劍，年過四十汲汲爲生意奔波，久已疏習，唯寒舍亦好收藏一些古董、銅劍之類。」

他又問吉川道：「吉川兄爲何帶兩把刀？也有收藏刀劍之嗜好？」

「不，在下一把是隨身携帶的武士刀，另一把則非私人之物。」

「據聞東瀛寶刀造藝精美，有削金截玉之能，可惜在下眼界不開，無福親澤！」

「這……有些寶刀未必鋒利，在下這把亦如此。」

吉川不便把望月寶刀的秘密說出，畢竟海愼卿乃萍水相逢的新朋友。

海愼卿道：「在下寒舍有一把劍，名曰『龍淵劍』，據說乃上古神器，但怪的是該劍並不鋒利，但却引得武林人士之覬覦，至今深鎖於寒舍石室之中，在下正想請教寶劍的用法，是否有何特殊用法？」

吉川聞之一怔，心想這把龍淵劍也許和望月寶刀一樣，有某種特殊的玄關，把眞正的鋒刃隱藏住了。

於是，情不自禁道：「有些寶刀確實暗藏玄機，在下這把寶刀確實如此。玄關卽在刀首，不過，恕在下不便奉告。」

海愼卿喜道：「在下終於見到能鑒賞寶劍的名家，吉川先生可否屈駕寒舍指引龍淵劍的玄機？」

吉川沉吟半晌道：「這……好吧！反正咱們同路，到杭城必前往拜望。」

海愼卿欣然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來，且酌三杯，權當接風！」

三人陶然引杯，酒酣耳熱，吃了個半醉。

雖然吃了個半醉，齊正還記掛着那家古董店，非查詢不可。

他們兩人踏着月色來到茅家巷口，岫齋的招牌已在眼前，門面相當寬濶，內中擺着許多古董什物，有京師來的字畫書籍、古刀古器、蘇杭的絲緞、廣東的木器、銅錫器玩，更有外洋來的新鮮玩意，應有盡有。

掌櫃的約四十開外，頭戴高帽，身穿寶藍緞直綴，脚下粉底皂鞋。

齊正上前敍禮道：「掌櫃的，可有些古刀古劍的古董？」

掌櫃迎來道：「有的，兩位老客請來這邊的櫃子挑選如何？」

來到這邊櫃台，裡面確實擺了不少刀、劍、茅、箭之類，許多是出土古物，兩人裝作看完了，瞎讚一回。

齊正問道：「聽說貴寶號賣出一把金刀？」

「是的，已被杭城來的海先生買走了。」

「請問脫售金刀的主人是誰？」

「請問客官，何以問及貨主？」

「在下乃金刀門下，想打聽本門一位失散的故友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這位貨主就是杭州伍相國廟的執事崔先生，他亦是江湖朋友，也許客官可向他打聽。」

齊正動容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感謝掌櫃指點。」

齊正也買了一把七首，隨即辭出，回到客棧。

兩人商議行止，到了杭州必定要訪查伍相國廟，也許是奉天會的賊巢也說不定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一夜無事。

第二天，吉川英次郎、齊正、海愼卿三個人包了杭州船南下，過錢塘到杭州，已是日夕時分了。

杭州乃人間天堂，西湖乃眞正的山水境界，處處是金粉樓台，處處是桑麻遍野，酒旗市招，茶社燈樓，眞不數三十六家花酒店，七十二管絃樓。湖光山色，靈隱的幽深，天竺的清雅，漁歌唱晚，醉人是夢。

海愼卿寓處在花港，臨別依依，特諄咐齊正、吉川明日到海家作客。

齊正、吉川住進了杭城的客棧，晚上再到伍相國廟查訪。

吳相國伍公之廟位在杭州城隍山，城隍山就是吳山，就在城中。

在月色中，背着北風而行，走不多遠，已到了山脚下，望着幾十層階級，走了上去，橫過來又是幾十層階級，再往上走，看見一個大廟，便是伍相國廟。

二人走進去，左邊一個門，門上釘着一個匾，匾上「片石居」三個字，裡面窗櫺關着，有燈火但無人影。

正想找人問問，在門外向裡張望了一下。

右邊一個門，突然有人閃身出來，一個大團白臉，兩個大高顴骨，身穿繭袖衣裳的漢子，右手持着黑杖，此人沉聲道：「兩位何故來此？」

齊正拱手道：「斗膽請教，此處是否有位崔執事？」

持杖人道：「不錯，但刻下不在，已回金陵去了。」

齊正問道：「崔先生是金陵人氏？不知是金陵何地？」

持杖人道：「在下不大清楚，他是新來的。」

齊正道：「先生手持黑杖，看來大有來歷，不知貴姓尊號？」

黑杖道：「敝姓王，名誠。」

此時突然傳來嘿嘿冷笑聲，接着發話道：「他姓王，但不誠實，事實上他叫做王全……」

持黑杖的身軀猛然一震，驚聲道：「誰？誰敢來此撒野？」

右邊廂房之後，臉蒙灰巾的人，肩挺斷水劍，凜然而立，正是義俠灰頭巾。

齊正和吉川眼睛一亮，忍不住叫道：「是義俠灰頭巾，怎麼也來這兒？」

灰頭巾笑道：「閣下難道不是黑杖王全。」

王全抖動黑杖，忿忿地道：「不錯，在下正是黑杖王全，閣下倒有點見識！」

灰頭巾道：「王全，王全，這名字取得好……」

王全傲笑道：「那裡，那裡，祖上有德，先父善取名字而已。」

灰頭巾道：「王字加一入字，像人字，但不成人字，同時又因王八不是人，所以閣下應該叫做不成人的王八！嗯！取得好，取得好！」

王全暴怒道：「他媽的，你敢污辱我，讓你嚐嚐我黑杖的滋味！」

說罷，就舉杖欲攻，但突又被一聲喝住。

「黑杖，退下！」

「是，堂主。」

不知何時，大門中已進來三個人，其中一個神情悠雅，腰佩長刀，風采特異，一雙眼睛炯炯有光，令人不敢逼視。

另外一個黑臉皮，目露兇光，面目猙獰，短眉塌額，望之絕非善類，再一個紫棠色面皮，身高膀寬，一臉精悍之色，身上佩着長劍。

灰頭巾正色道：「尊駕可就是奉天會的鷹揚堂堂主？」

堂主道：「不錯，我就是堂主常向東。」

齊正、吉川已走到灰頭巾身旁。

灰頭巾道：「另外兩位是何方高人？一併請教！」

常向東笑道：「也罷！佩劍的是勾漏一星崔東崖，徒手的是黑面蒼猿向鼎！」

灰頭巾道：「那邊屋頂上的呢？」

常向東道：「閣下的眼力不錯，她是黑妞。」

黑妞正是與白蝴蝶同時受訓的查沐蘭，她躍下來，輕功進益不少，但白蝴蝶並未同時出現。

灰頭巾道：「你們故意以古董店誘齊正他們來此，事實上是想做什麼？」

常向東奸笑道：「事實上是要格殺梁上元！姓梁的，你出來吧！」

灰頭巾、齊正、吉川三人不禁一驚，想不到梁幫主居然也在此，而且看來他一直跟着齊正南下，二人竟渾然不覺。

而且灰頭巾可能也是如此，齊正不覺愧然，自己名爲護刀，其實眞正護刀的是灰頭巾和

梁幫主。

梁上元也從屋宇如飛躍下，揖手在場中道：「在下正是梁上元，常堂主之眼力令人佩服！」

常向東哼道：「閣下一路南下，專與本會作對，今日狹路相逢，我倒要秤秤你的斤兩！」

梁上元道：「尊駕以一柄魔刀縱橫天下，然多行不義，總有一日，必自食惡果，倣幫願傾全力與你們這些魔道周旋，正義在我方，勝利亦必在我方。」

常向東冷笑道：「你分明是活得不耐煩，今天你們已經是甕中之鼈，還談甚麼勝利？」

梁上元驚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常向東向上空揮揮手，突見屋宇上又出現一人，手持黑漆漆筒狀的東西，不知是什麼玩意？梁上元、灰頭巾等人無不驚駭。

常向東陰笑道：「你們一個也別想溜脫，他是楚檜，手中拿的是關家堡的小機銃，它的威力不在暗器之王『奪命梨花針』之下，你們不妨試試！」

梁上元等人無不震驚，想不到今日一干正義之士竟墜入甕中，成了賊人捉鼈的對象，看來今晚凶多吉少，如何開出一條血路，可眞令人傷神。

吉川有望月寶刀，也許可以對付魔刀，但是小機銃却防不勝防，只怕會立刻遭到毒手，該如何是好？

梁上元、灰頭巾等人心中無不疑懼，難道今晚大家命喪於此不成？

常向東傲聲道：「梁上元、灰頭巾！來來來，你們兩個一起上吧，讓你們嚐嚐這把魔刀的滋味！」

面對着險惡的局勢只有拚了，灰頭巾抽出斷水劍，梁上元抽出長刀，準備對付魔刀，而吉川也把望月寶刀取出，齊正也拔出金刀在旁侍候。

魔刀昔日縱橫天下，看那黑漆漆的刀鋒，令人不寒而慄，今日衆人親眼見到，其威煞果然懾人！

梁上元、灰頭巾見狀無不戒愼嚴防，到底要如何對付這把魔刀？

南宮遠最喜歡搞他的「突擊一劍」，現在扮成義俠灰頭巾了，還改不了這付德性，不說一句話，嗤嗤幾劍，就一股腦兒刺出。

常向東嘿然一聲，橫刀一擋，幾個劍路竟全然被封死，噹噹幾響，灰頭巾居然進不了還退幾步。

這魔刀着實厲害，輕描淡寫卽把極凌厲的劍鋒阻住。

梁上元見狀，毫不客氣使出他的八卦刀法，虎虎作響，金鐵交鳴，魔刀居然還屹立原地，寸步不離。

梁上元再提刀砍削下三路，常向東要不是見到灰頭巾上頭刺來一劍，可能仍舊屹立原地，輕易地可以架住。

常向東躍起，舉刀向天，如大鷹揚翅，其架勢足以使人喪膽，灰頭巾、梁上元二人全力抵擋，個個踉蹌後退，無不氣喘噓噓，兩人合攻魔刀，居然還落了下風，這常向東奈何如此厲害？

常向東再度攻上，一片耀眼刀光，眼看迎頭急劈而到，吉川忙掄起寶刀，揮刀擋架，而這魔刀竟中途收刀，這份功力絕非一般刀客做得到，中途可以隨時收刀變招，衆人無不驚嘆魔刀的這付身手，眞是生平所僅見。他竟然收刀避開望月寶刀的刀鋒，魔刀完好如初，絲毫未損。

常向東嘿嘿怪笑道：「你以爲有了寶刀，就有恃無恐，你儘管攻來吧！」

吉川怒道：「好大的口氣，寶刀正是降魔用的，你等着瞧！」

說罷，望月寶刀一輪攻上，常向東左閃右避，魔刀未曾受創，反而頻頻飛脚向吉川手腕踢去，其中還踢中了幾回。

吉川的手腕隱隱發痛，心有餘悸，攻勢受阻停滯，結果開了門戶，而魔刀刀勢奇快，眼看吉川有可能棄刀落敗。

梁上元急忙揮刀削去，魔刀相碰，火光爆出，吉川總算有驚無險，而梁上元長臂急伸，拿刀的手竟被震得酸麻疼痛，幾乎把持不住。

這一交手，證明魔刀所言不虛，單打獨鬥未必怕對方有什麼寶刀，因爲能中途收刀變招，也就有能力奪人之刀。

這點灰頭巾南宮遠心裡有數，上回莫愁湖畔的假面人亦復如此，他以大拍手奪刀，至今想起不覺直透冷汗。

而這魔刀武功不遜於假面人，至少在刀法上是如此。

黑杖王全、黑面蒼猿向鼎、黑妞查沐蘭、勾漏一星崔東崖都在魔刀背後觀戰，一時難以插手。

黑杖道：「稟堂主，讓屬下盡一份心力，將他們做了！」

魔刀却沒有叫他們出手的意思，却揮手向屋宇上的京師小霸王楚檜暗示，要他伺機扣銃襲擊。

但楚檜原本站着的，現在居然坐着，像是睡着了，常向東大怒，喝道：「楚檜，你幹什

麼吃的，你死人不成？」

驀然，楚檜背後傳來譏諷的語調：「不錯，他死了！」

楚檜旋即翻仆，而且還圓滾滾地從屋宇上滾成一團，直墜地面。楚檜身後立起一個黑衣獨臂人，月色中看來蒼白冷峻，像個幽靈。

衆人又是一驚。

尤其常向東等人，更驚怒得無以復加，毛髮皆豎，想不到安置好的捉鼈陷阱，就如此無聲無息地被做掉，楚檜竟死得沒有一絲聲息，而且還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喪命的！這人劍術可不簡單。

常向東吼道：「你……你是什麼人？」

梁上元代答道：「他就是中原一點紅。」

常向東怒道：「原來還有援兵在後，這倒低估了你們！」

中原一點紅冷笑道：「低估不低估都一樣，在下行動並未與梁幫主配合，完全是爲了索取楚檜人頭而來。」

梁上元笑道：「自宋朝以來，很少人取名爲檜的，你們偏偏找個名叫檜的，怎麼會不完蛋呢？何況這裡是杭州，岳王廟的神明會保佑我們！」

常向東注視着楚檜的屍身，冷哼道：「看來今晚便宜了你們，有朝一日，再向你們索討這筆血債！」

說完，手中揚出物件，曳空生嘯，轟隆一聲，緊接着煙霧大作，梁上元等人急急閃退，他們都領教過救命彈的威力，魔刀等人隨之消失在月色中。

窮寇莫追，無人不知。

其實爲了閃避火彈，要追也未必追上，衆人驚魂甫定，煙消霧散，檢視現場，已見一個窟窿，這救命彈也算大號的。

梁上元揖手向中原一點紅道：「這回又承紅大俠相助，大恩不感言謝！」

中原一點紅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在下並未盡甚麼力，這回能取得楚檜人頭，京師方面總算可以交差了！」

吉川驚道：「咦！那位灰頭巾走了……」

大家忙回過頭來觀看，不由面面相覷，灰頭巾的離開應該是剛剛煙霧發作之際，但小機銃也不見了，會是他拿走的嗎？抑是被魔刀拿走的？但以前者較可能，否則賊人有了小機銃，還會匆匆退走嗎？

衆人一陣疑惑蕩漾。

齊正道：「眞想不到義俠灰頭巾也來到杭州。」

梁上元道：「在下一路跟踪你們，果然在杭州就出事了，奇怪的是，鷹揚堂應在寧波，這魔刀居然在杭州出現！」

吉川道：「也許他們已停止走私活動，行動已改變方針。」

一點紅道：「看來這個魔刀武功高不可測，若單打獨鬥，我方恐怕不是他的對手，他剛剛突然退走，頗令人費解。」

齊正道：「不知是什麼原因？」

梁上元道：「依在下判斷，我方距小機銃較近，他怕失手，造成重大傷亡，故急急退走。在下相信，小機銃是灰頭巾拿走的。」

一頓，梁上元又道：「紅兄已取得楚檜人頭，是否即刻北上？能否在杭州逗留幾日？魔刀之事極難纏，能得紅兄之相助，我等猶如平添虎翼，實力陡增許多。」

中原一點紅沉吟道：「這……也罷，在下也看不慣他們作奸作惡，就多停留幾日好了。」

他們一行下了城隍山，一同住進了客棧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次日清晨。

齊正和吉川並未忘記海愼卿的邀約，準備連袂拜訪花港的海家。梁上元諄咐道：「早去早回，免得我們懸念！」

齊正感謝他的盛情，他們都想，由於大白天花港一帶非常熱鬧，想必不會有事，兩人乃作別離去。

花港在西湖邊，此處湖亭書樓處處，最高尚人家的群樓處。

海家就在花港御書樓旁，是一幢極寬大的宅院，有松竹環繞，巍然美觀。他們尋到地頭，敲了門，有個門房出來迎客。

齊正和吉川到了海家方想到，海愼卿必是有來頭的人物，看他寓所的氣派，這間花廳的擺設，富麗堂皇，的確不同凡俗。

其實海愼卿早年有「杭城一劍」的美譽，只因他息隱江湖多年，故江湖事跡罕聞。

甚麼樣的人，住什麼樣的窩；什麼樣的人，玩什麼樣的鳥，齊正畢竟是看得出來的。

海愼卿出來見客，揖手陪笑道：「兩位大駕光臨，在下有失遠迎，尙祈恕罪。」

齊正笑道：「海兄不必客氣，咱們一見如故，此刻又得相聚，實乃一大樂事，叨擾！叨擾！」

吉川道：「海兄在江湖上定是大有來頭的人，能否見告？」

海愼卿道：「不瞞兩位，十年前在下有個外號『杭城一劍』，但今日成了最庸俗的生意人了！」

齊正道：「想必海兄劍術高絕，可想而知。」

海愼卿道：「在下久已不習劍術，江湖事務亦頗生疏，像齊兄出自名門，在下都不知道，慚愧！慚愧！」

三人敍坐喝茶，相談甚歡。

十四

海愼卿引領着齊正和吉川來到後花園，有一間樓，門上釘着一個匾，匾上「抱甕齋」三個字。

這齋名自有其寄意，恐是誌記癖好而取，心之所注，往往成癖，搜羅廣博，則一往情深，乃成了收藏大家，看來這海愼卿集古之富，有齋爲名，頗足矜誇。

進了「抱甕齋」，果然四壁都是書畫，中間置一長櫃，櫃中擺着三件長物，一爲周赤兄篤、一爲唐曲江碑、一爲宋雙硯，二人趨近一視，此眞寶物也，這些寶物都有詳細記載其歷史原委，二人低頭細讀文字，總算增廣一番見識。

二張木椅非常沉重堅實，海愼卿請他們坐下，欲取出龍淵劍讓他們鑒賞，兩人依言在椅上坐下。

二人這一坐，突聞咔喳一聲，椅上竟暗藏機關，身軀、雙手、雙腿皆被鐵條箍住，齊正、吉川兩人同時大驚，想不到椅子竟釘牢在地板上，拔動不起，而海愼卿則早已不知溜到那兒去了。

齊正急怒道：「海愼卿，你幹什麼？」

「哈……」奸笑聲如宏鐘傳來。

門口出現了好幾個人，竟是黑杖王全、勾漏一星崔東崖、黑面蒼猿向鼎，還有那個海愼卿。

海愼卿冷笑道：「我不是海愼卿，我叫雲中君，人稱四明劍客，奉天會青衫隊員，也是杭州分哨的主持人，眞的海愼卿早就魂歸西天了！」

吉川坐在椅上怒道：「原來是奉天會賊黨，你們是鳩佔鵲巢？」

雲中君笑道：「可以這麼說，跟蘇州的擁翠山莊大致相同。不過，你們的命運與蘇州大不相同。」

齊正怒道：「想不到閣下裝的如此面善，這詭計是從嘉興開始的？」

雲中君嘿嘿笑道：「不錯，甕中捉鼈，伍相國廟捉不成，這兒就能手到擒來了，嘿嘿嘿……」

黑杖也道：「你們這兩隻鼈，竟連『抱甕齋』三個字都不認識，哈……」

齊正哼道：「下三爛的東西，你這不成人的王八，得意個什麼勁？」

王全怒道：「你還敢耍嘴皮子罵人，我要叫你不得好死！」

吉川揚聲道：「你們這些見不得人的東西，有種就跟我公平決鬥！」

雲中君陰笑道：「決鬥？這年頭可不流行了，你們好好歇息吧！等堂主回來再決定如何發落。」

說罷，雙手一拍，齊正和吉川兩人的坐椅竟急遽往下沉，原來這地板下有密室，兩人如坐升降梯，到了地底下的密室停住。

齊正口不擇言罵道：「王八羔子，奉天賊子，卑鄙下流的東西！」

密室是石室，上面的地板微露一絲角光，像小天窗一樣，雲中君傳話下來道：「這石室非常牢固，連聲音都傳不上來，何必徒費口舌呢？省省力氣吧！哈……」

說完關上，頓時黑暗了許多。

齊正怒目往上盯着，氣得不住叫罵。

這石室有盞油燈，霉味却甚重，二人眞沒想到會墜入敵人術中，成了被捉的鼈！啊！抱甕齋？賊人抱甕我作鼈，又急又恨！想掙脫椅上的鐵條，却無濟於事。

吉川道：「眞的海愼卿可能已遭毒手了，唉！眞想不到！」

此時角落暗處，却傳來嗦嗦蠕動的聲音，竟發現有個人被上了手銬脚鐐，拖着鐵鍊，往這邊挪動。

齊正、吉川兩人一驚，駭然道：「閣下何人？爲何被囚禁於此？」

只見此人一頭蓬散頭髮，滿臉汚穢，衣衫不整，他顫聲說道：「在下就是海愼卿。」

齊正驚道：「什麼？你就是海愼卿？」

海愼卿有氣無力答道：「是的，在下三個月前中了奉天會暗算，被囚禁於此，敝寓也被鳩佔，落得如此下場，此刻想不到遇見你們，也不知二位是何方人氏？」

齊正道：「在下是金陵金刀門的齊正，他是吉川，東瀛人氏。」

海愼卿道：「原來都是江湖英雄，久仰！」

吉川道：「那……自稱雲中君的，竟冒閣下的名字，哄騙我們。」

海愼卿道：「雲中君是我妹婿，作惡多端，疑我妹子不貞，殺了我妹子，甚至自己的兒女也殺害，是邵興府追緝的要犯，我找他算帳，不想今日却反受制於他。」

齊正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閣下是否有把龍淵劍？」

海愼卿道：「有的，這把古劍就在藏書樓中懸掛。」

齊正嘆道：「看來閣下是海愼卿了，此刻這石室如同密閉，堅壁難摧，咱們如何能逃出去？該如何是好？」

海愼卿道：「這間石室另有機關，就在那盞燈的上頭，鐵板上有記號，可惜我們都受制，無法躍上壁間開啟。」

吉川一聽喜道：「有辦法，我這把望月寶刀幸而未被賊人拿去，這寶刀可以砍斷我們身上的鐵條銬鐐。」

海愼卿道：「兩位雙手都被箍制，如何操刀，在下可以試試看。」

吉川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不過這寶刀另有玄機，在下必須教你口訣。」

海愼卿道：「這，眞想不到，吉川先生要說寶刀口訣，豈不洩漏了寶刀秘密？在下頗感爲難。」

齊正嘆道：「如今咱們若不設法逃出去，擁有寶刀又有何用？我看不必拘泥了！」

海愼卿雙手雙脚雖被銬住，還會拿刀，而吉川齊正兩人雙手却被椅上的鐵條箍住，無法操刀，勢必要由海愼卿動手。

吉川道：「海先生尚能操刀，就勞動先生了，這寶刀的刀首有八卦方位字樣，你要記住口訣，一乾二震三坎四離，各在其字位上點數，一乾卽在乾位上點一下，二震卽在震位上點二下，依此類推，寶刀就能跳出鋒面。」

海愼卿謹愼依言的拔出刀來，按口訣點了下去，果然望月寶刀脫去一層刀鋒，成了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劍。

海愼卿細心地砍斷吉川、齊正身上的鐵條；吉川又把海愼卿的銬鐐截斷，三個人都自由了。

海愼卿奮力一躍，抓住燈盞，打開鐵板，用力一撥，石室竟自動開了一扇門，只見石級歷歷在目。

吉川欣喜道：「這回就要看這些賊人如何擋我刀鋒！」

三人沿石級而上，推開一扇木門，外頭一片陽光，已經走出「抱甕齋」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但是他們走出抱甕齋的這扇門，就安全了嗎？

難道奉天會黨羽如此疏忽？

魔刀非等閒之輩，行事亦計謀百端，甕中捉鼈是一計，更想不到的是，放鼈也是其中一計。

抱甕齋外正有一群人靜靜的屹立着，面對着齊正等三人，似乎專候多時。他們正是魔刀常向東、黑杖、黑面蒼猿、勾漏一星、雲中君、黑妞，還有二人窮凶惡極，手拿着銀鈎，正是太行雙鈎——仇氏兄弟。

魔刀常向東揚聲道：「白蝴蝶，事情辦妥了？」

這一叫，海愼卿突然躍離齊正和吉川，攏向魔刀一旁。石室中的白蝴蝶，居然是海愼卿扮的。

他向魔刀揖手道：「屬下幸不辱使命，已經探出寶刀的密碼。」

常向東笑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委屈你了！」

齊正、吉川二人身軀不由一震，想不到石室中的海愼卿竟也是賊黨，是苦肉計，爲了探知望月寶刀的密碼，扮成被囚禁的海愼卿，還假裝互相援救，以取得信任。這回吉川才眞正覺得上當。

二人一時怔住，心頭七上八下。

又見常向東，又見那把魔刀！這回却不見灰頭巾、一點紅、梁上元等人，看來欲脫身已無希望。

常向東奸笑道：「要從你們二人身上探知寶刀的密碼可眞不容易，現在既然已經偵知，那本座就毫無顧忌地要搶奪寶刀了。哈……」

齊正怒道：「你們連施詭計，目的就是望月寶刀。」

常向東道：「不錯，有了寶刀，可以取代我的魔刀，以我的武功加上望月寶刀，天底下

誰能抵擋我？哈……」

吉川哼道：「成敗尚在未知之數，你能輕易奪刀嗎？別痴心妄想了！」

常向東道：「昨晚本座原本就可以奪你之刀，今天只有你們二人，更不用說了，我所以要留你們到今天，就是爲了探知寶刀的密碼，否則我早就不客氣了。」

一頓，常向東又道：「假如我是白蝴蝶，你們根本就不可能活命，他知道寶刀密碼後，就應該將你們殺死的，可惜他沒做到。」

白蝴蝶赧然道：「屬下自承武功不濟，身上又上了銬鐐，只怕露出行藏，反而誤事。」

齊正怒道：「哼！就算只有我們兩人，我們也要殺開一條血路，不要想得太美。」

白蝴蝶哼道：「在我們堂主之前，那還有你們囂張的份，死到臨頭還不自知。」

常向東抽刀緩步上前，傲然道：「你們兩人一齊上吧！本座陪你們玩玩！」

齊正立刻拔出金刀，吉川也早已抽出望月寶刀，大敵當前，嚴陣蓄勢以待。

就在雙方攻勢發動之際，魔刀身後突傳來一陣慘叫，竟是仇氏兄弟中的老二仇行儀，站在最外圍，被一支利劍劍鋒開了膛，是偷襲。

持劍者好快的身法，殺了人還飛燕般的掠過，迅雷不及掩耳，疾勁的身影已飛上屋宇，衆人方看清楚，竟又是義俠灰頭巾！

就這麼一轉眼，仇行儀就報廢了！

雙鈎老大仇行健暴目圓睜，眼看老弟就被這麼一劍開了膛，咬牙切齒，憤怒已極，身子立即躍起，手持銀鈎，奮力一抖，身子憑空拔上屋宇，迎頭就要擊殺灰頭巾，灰頭巾躬身正待迎擊，然而「嗤」的一聲如電掣傳到。

仇行健方上屋宇立定身子，迎面就吃上一劍，這一劍不是灰頭巾的，因爲他躬着身子尚未還擊。

而這一劍，冷然不防，劍勢奇絕，竟刺進了喉結，沁紅一點，仇行健啊聲剛發出，人即翻仆，滾了幾下，墜落地面。

屋宇上另出現了黑衣獨臂人影，劍上一點紅，正是中原一點紅。想不到在這生死關頭，他也出現了。

兩人雙雙躍下地面，齊正、吉川多了三個夥伴，實力大增。

常向東血脈賁張，暴目怒視，厲聲道：「今天若不殺了你們，我這把刀就枉稱魔刀了！」

於是乎奉天會全面出擊，灰頭巾與吉川對付魔刀與白蝴蝶；中原一點紅對上雲中君、崔東崖和黑妞三人；齊正對上黑杖與黑面蒼猿，大致上是二比一，如果仇氏兄弟不死，賊勢更

爲洶湧。

魔刀刀光乍現，虎然作勢已撲向灰頭巾，這一刀如排山倒海使出，灰頭巾見狀大驚，斷水劍一封一退，幾乎栽倒。

而吉川雙手擧刀就要揮進，一道青光激射而出，魔刀竟未被砍中，反而御力之後，常向東一脚踹出，勁風颯然，吉川左臂猛然被踹中，踉蹌後退，咬牙撐住。一時之間，白蝴蝶反而擠身於後，無所事事。

看來吉川有寶刀在手，加上灰頭巾快如閃電的劍，魔刀頗有顧忌，一時未能討到任何便宜。

這邊的中原一點紅，面對雲中君的青雲劍，崔東崖的七星劍，兩人劍術頗有根基，雙方你來我往，劍影飛舞，攻勢凌厲，打得極爲凶險。

黑妞持劍只能輕描淡寫，時而偷襲，一點紅好像不把她放在眼裡，偶爾長劍盪起，黑妞只得順勢躲閃。

齊正最爲吃力，因爲黑杖乃黑鐵打造，杖影縱橫，揮洒開來，比刀長兩倍以上，抵擋了黑杖，緊接着黑面蒼猿的狼牙棒又搗出，兩面都是重兵器，幾聲噹噹作響，齊正的手指被震得紅痛。

突然，齊正暴喝一聲，身子凌空拔起，使出了金刀最後一式「雷動天下」，一刀劈下，狂勢如千刀萬剮，只聞一聲慘號，有人血濺當場，正是那個持狼牙棒的黑面蒼猿，這一刀把他當面劈成兩半，慘不忍睹。

齊正使出「雷動天下」之後，眞氣會短暫的渙散，黑杖趁此機會，將齊正七平八穩的掃個結實，人竟橫飛起來，哀叫一聲，連翻幾個跟斗，當場重傷不省人事。正邪雙方，各一死一傷。

齊正的叫聲，使吉川聞之毛骨悚然，寶刀忙不迭往黑杖急劈，黑杖隨手一擋，因爲望月寶刀來勢既利且快，王全不僅黑杖折斷，前胸也被劃了一道血口，鮮血淋淋，頓時也重傷倒地。

魔刀再度發威揮出的刀影，挾着大股勁風，灰頭巾一劍在手雖然使劍凌厲，但他不曾見識過如此雄渾有力的刀勢，方寸稍亂，劍雖拿穩，但未能一貫用勁，劍被魔刀斬斷，七尺長劍，約剩五尺七，急急閃開，幸未受傷。

吉川因爲救援齊正，寶刀往左面斜劈，傷了黑杖，但右面門戶大開，魔刀乃乘勢攻到，黑壓壓的刀影砍將過來，吉川用力一封，斷了！魔刀該斷了！不錯是斷了，不過魔刀並未斷，而是魔刀的刀鞘斷了。

常向東竟左手持刀鞘攻擊，右手魔刀還虎虎生風，吉川見狀，觸目心驚，正待發動第二波攻勢，寶刀刀背被對方一拍，竟把持不住。

而魔刀手中的斷鞘却早已擲往灰頭巾，灰頭巾晃動物件破空飛來，忙着去擋，這一剎那寶刀就到了常向東手中。

常向東仰天傲笑，右手魔刀，左手望月寶刀，其猙獰得意狀猶如鬼魅現身，現場之人無不駭然。

尤其灰頭巾閃開一段距離，眼看救駕不及，惶急之狀難以形容。

而吉川在失刀之際，也被魔刀踹了一脚，還跪在地上痛苦地站不起來，情況即將陷入淒風苦雨的局面。

常向東有十足的把握，斬絕這些人，他嘿嘿狂笑，一步步地趨前，正想迅速地砍死灰頭巾。

灰頭巾持五尺七的斷劍，一步一步驚駭地後退，眞夠銷魂奪魄，勝負已判，高下已分，沒有人是魔刀的對手。

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，常向東突然哀叫一聲，面部表情扭曲，一把快如閃電的劍，竟直穿其腹部，是從後面偷襲穿過，熱血迸出，常向東驚怒痛苦之下偏過頭來一看，偷襲他的竟是白蝴蝶？

常向東的魔刀驀地往後猛力一送，白蝴蝶被魔刀刷個正着，也是腹部，白蝴蝶慘叫一聲，魔刀一送一抽，力道之猛，竟帶得白蝴蝶順勢衝出，連滾帶爬，跌個像血球似的。

灰頭巾見常向東受了重傷，天外飛虹一劍立即擊到，常向東的左手望月寶刀已架住一半，但斷水劍還是劃過胸部，常向東又多開了一道血口。

常向東不僅封架而已，右手的魔刀也已劈出，灰頭巾在這等距離之下，閃避不及，他左手竟整隻齊腕而斷，一聲痛澈心肺的慘吼，也是鮮血滿地。

常向東被長劍穿插腹部，劍尚未取出，手中還揮舞雙刀，狀極恐怖嚇人，他獰猙地吼道：「白蝴蝶，你敢背叛本座！」話剛說完，即嚥不下氣，噗通倒下，嘴唇還喃喃罵着，不知說些什麼。

化名白蝴蝶的黃剛，潛入奉天會後，他最大的貢獻，就是在緊要關頭，發揮最大的破壞作用，魔刀之喪生，他居功厥偉，不是他的壯烈犧牲，在場正義人士，恐怕在魔刀之下無人能倖存。

這邊的中原一點紅、雲中君、崔東崖、黑妞還在纏鬥，剛才那一幕，立時影響了戰局，黑妞驚急地哭泣着跑向白蝴蝶。

黑妞哭着搖撼着白蝴蝶的身體道：「黃郎！黃郎！你醒醒啊！」

白蝴蝶脈息微弱地說：「沐蘭，一點紅已收到我的帖子，他知道我的一切，我事實上名叫黃剛，是京師大內的侍衞，是潛伏在奉天會的死間，今天總算盡了點力；沐蘭，要報父仇可託二點紅或楚留香，我……不行了……妳要好好保重……離開奉天會……」

說完最後一句話，白蝴蝶已魂歸西天了。

查沐蘭伏於屍旁，又是一陣痛哭。

中原一點紅看在眼裡，感到慘惻不安，因爲在前晚白蝴蝶以「甲寅代號」名義與他碰過面，遞給他一封長函，請他交給鐵九如和楚留香。函中都細述奉天會的走私秘密和重生谷的地理位置等。

另外，函中也提到查沐蘭，他們是情侶，查沐蘭是因爲報父仇才加入奉天會，不同於一般青衫隊員。所以一點紅在纏鬥時並未出手向查沐蘭進攻，另外一點紅來海家，也是白蝴蝶暗示的。

雲中君、崔東崖見魔刀已死，心中惶恐不安，二人劍勢頓時遲滯許多，其中尤以雲中君最爲狡猾，邊戰邊退，竟想拔脚開溜。

一點紅剛剛是怕傷到黑妞查沐蘭，故出手有所保留，此刻他的劍越演越快，雲中君無心戀戰，一股煙溜出大門，僅餘崔東崖在抵抗，中原一點紅嗤嗤快劍，崔東崖如何是對手，不一會，喉結上即沁紅一點，應聲而倒。

雲中君步出大門外，一點紅憤怒已極，運起輕功直追，眼見雲中君即將溜脫，突然前面一隊人馬擁來，正是梁上元帶着弟子們和捕快。

雲中君幾乎魂飛魄散，驚慌之餘，前後爲數人夾攻，梁上元及蘇州捕頭史念祖刀法皆不弱，雲中君終於棄械投降。

灰頭巾還躺在地上，左臂已斷，血流不止，捕快們進來忙扶住止血敷藥。一點紅也走近齊正、吉川身旁審視，齊正最爲嚴重，至今尚昏迷狀態。繼而又走向查沐蘭，她還撫屍哭的死去活來。

一點紅黯然道：「查姑娘，黃大人壯烈成仁，妳要節哀！」

查沐蘭抬起淚眼道：「我們已是夫妻，他……他就這樣去了……」

一點紅難過的道：「查姑娘，至於要報父仇之事，在下願與楚留香傾全力幫助妳！」

□□ □□ □□

梁上元、史念祖走進海家大院，只見場內倒的倒，死的死，傷的傷，淒慘一片，雙方皆

損失慘重。

奉天會方面，鷹揚堂的精英已損失殆盡，等於又廢了一個堂口，其中盛名赫赫的魔刀常向東之死，最具傳奇性，是死在朝廷間諜白蝴蝶手中。

梁上元向中原一點紅揖手道：「紅兄趕來殺敵，何以未能通知在下，在下好生歉疚，竟未能助一臂之力。」

一點紅苦笑道：「在下也沒料到事情會發展到這步田地，還以爲這兒是奉天會小小的分哨站。」

史念祖道：「要不是梁幫主來通知杭州捕衙，還不知道這兒有奉天會賊人，在下眞有虧職守，汗顏之至！」

梁上元又向灰頭巾致意。衆人視他爲義俠，他自己不取下頭巾，沒有人敢相强，以爲他有什麼隱衷。小機銃正是灰頭巾取走的，他竟忘了利用，否則剛剛那一戰，局勢可能會改觀。

吉川眼見齊正昏迷不省人事，灰頭巾斷臂痛苦不堪，心中不由悽惻，深覺歉意深深，爲了護刀竟重傷若此。

吉川心想，賊人處心積慮奪取寶刀，何不借給武林正義人士使用？它威力無窮，要除奸就需要它。

於是，吉川決定暫時不回寧波去，他要折返金陵，向假面人報殺兄之仇，只有望月寶刀才能對付得了假面人。

中原一點紅見梁上元是難得的俠義中人，到處風塵奔波，無時無刻不爲武林安危着想，心中感佩莫名。

也想到昨天若把白蝴蝶的信函示知，他今天必定會趕到，也許我方不至於傷到如此慘重，當下汗顏不已，便把白蝴蝶的信函拿出來，請梁上元過目，也讓在場諸人看，衆人看了無不感動。

黃大人犧牲了性命，在最後關頭發揮了殲敵的作用。

至於重生谷，離杭州不遠，就在天目山中，梁上元決心直搗黃龍，一舉將它摧毀。

重生谷是個空城，原本是訓練青衫隊的基地，也囚禁人質，留守該谷的青衫隊員，只有塞外一孤煙胡淳風而已，實力不足觀。

如今已知地理位置，想必不難攻破；另外重生谷的人質，包括李玉涵的老母等，是梁上元拯救的目標。

進攻重生谷的，有梁上元、史念祖、黑妞、鄭繼儒（丐幫杭州分舵舵主）等人。

在杭州武林正義人士除去魔刀之際，金陵也發生一件大事，就是四君子事件。

自從蘭君子死了以後，梅君子、菊君子、竹君子等兄弟，乃請了陰陽先生尋了一塊地安葬，也立了墓碑。

蘭君子竟有兩塊墓碑，一塊是銘旌陳公世儀，另一塊墓碑却是程公行易，尤其後面才是眞正的墓碑，而陳世儀反而是假墳墓，這爲什麼？

因爲程行易才是蘭君子的眞實姓名，這也唯有梅、菊君子知道，竹君子也被他們瞞在鼓裡。

人死了要入土爲安，總不能帶着假名假姓登西天極樂世界吧！

立兩塊墓碑是梅、菊兩君子暗中進行的，兩墓碑相距約廿丈遠，兩君子這種用心，却反而驗證了他們的眞實身份，誰會對他們的眞實身份有興趣呢？竟然是奉天會的假面人——聖君。

廿年前，梅君子李確的眞名是呂慕實，蘭君子陳世儀的眞名是程行易，菊君子章懷雲的眞名是張雲樵，這三人對假面人來說，似乎是很熟悉的名字，每念及這三個名字，他卽憤怒悲淒，甚至潸潸淚下。

這是爲什麼呢？當然必是有一段悲慘的回憶！

假面人究竟是誰？梅菊兩君子也許在猜想是那個什麼「四師弟」，但不能確定，也不知道四師弟究竟在那裡，而聖君能確定梅菊君子卽是呂慕實、張雲樵的話，那麼這兩人必身臨險境，這是局勢發展下來的現況。

已是月上時分，這片亂葬崗，陰風徐徐，宿鳥不飛，四野闃無人聲，假面人提着燈籠，尋尋覓覓，那座墓碑究竟立在何處？

山野寂寂，冷月冥冥，使人微感新涼。果然兩塊墓碑都被他找到，尤其那塊「程公行易」之墓。

假面人喃喃自語道：「果然就是他們三人。呂慕實、張雲樵，我要你們不得好死！」

假面人憤怒之餘，舉手一拍，新碑立斷兩截，雖然是隨手拍擊，也隱含大力金剛掌之威力。

「程公」兩字的斷碑已摔落墳前，成了「行易之墓」的殘碑，另外那塊「陳公世儀」之墓碑，也被他一脚踢得拔根起來。

在這沉沉月色中，一身黑衣的假面人，不知情者見到，恐怕會以爲是幽靈。燈籠一甩，

人已凌空而起，去勢如電，眨眼間不知所終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每年中秋前夕，必挑一個良辰吉日，四君子除了竹君子之外，其餘三位必在清涼山上的攬月亭一敍，備有酒菜點心。

三位君子平日也常見面，但這天即使俗務再多，也必定前來。

三君子會面，並不帶眷，三人小聚，其實是研討武功，他們不忘師門所遺的一本武功秘笈名曰「天鈎秘笈」，三人輪流保管，互相參究。

今年是菊君子保管，但今年雖死了蘭君子，聚會仍照常舉行，尤其菊君子更覺事態嚴重，更有必要與李確好好商議。

攬月亭在清涼山頂，非常偏僻，在夜晚罕有人跡。

菊君子章懷雲帶着天鈎秘笈早已來到攬月亭端坐，不久，山下「一醉居」的店小二抬上食盒，是章懷雲訂的酒菜，也在亭子中擺開來，還掛了一角明燈，店小二收了錢便逕自下山去。

章懷雲在等待梅君子李確，但候時甚久，未見李確到來。頓使他疑惑叢生，究爲何事躭擱？

就在這時，一個疾勁的人影，撲上山來，好快的身法。

章懷雲抬目看去，來人竟戴着面具，一襲黑衣，寬大的紅色斗篷，正停步在亭外的草地上。

接着假面人嘿嘿發笑。

章懷雲驚詫莫名，來人不是奉天會的聖君嗎？

章懷雲走出亭來，沉聲道：「尊駕究竟是什麼人？來此何事？」

假面人冷冷道：「你不知道我是誰，我却知道你是誰。」

「你知道我是誰，其實我也知道你是誰。」

「你知道我是誰？如何知道的？」

「你就是四師弟，你就是岳霖，因爲你會天外神爪。」

「張雲樵，你儘管去猜吧！反正你的死期到了！」

「你既然知道我的名字，你果然就是四師弟！不管你承不承認，我且問你，你爲什麼要殺同門師兄？」

「因爲你們三人多活了二十年，你們不該偷生二十年！」

「這……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你心裡有數，到閻王殿去質問吧！」

「你……你以爲師父之死，是我們三人害的？我們不是臨陣逃亡，而是我們沒有機會去救師父！」

「沒有機會？不戰而退，不是偷生是什麼？」

「當時面對的官船成了十比一的情勢，難道其他弟子的生命也不顧麼？另外，我們認爲師父有能力突圍，沒想到被朝廷大軍攻擊……」

「哼！你們居然還有偷生的理由，怎麼還能留你們在世上？可惱！可惱！」

不由分說，假面人卽發動攻勢，他徒手攻來，連環擊出，着着逼近，伸指如利刺，就往心脈戳來，狠毒火辣，正是菩提劍指！

章懷雲廻身一避，手掌突然一翻，右掌反抓假面人肩後大穴，掌風揚起，抓向假面人肘間大穴，非但變招奇怪，而且一出手就捏抓對方關節要穴，五指彎曲如鈎，力透指尖，如鐵剪似的。

這一出手，假面人眼睛不由一亮，展顏道：「好個天外神鈎！」

章懷雲露出了絕技，豪興忽發，天外神鈎果然非比尋常，假面人挨了幾招，便皺了眉，知道並非好相與。

假面人的天外神爪與對方的天外神鈎似乎是同脈同門的武技，但今天他的神爪並未使出來。

這兩種武技，其實都有裝備，神鈎是一柄四尺長的鈎狀物；神爪是一付特製的黑皮手套，但章懷雲也未使用裝備，只是招式而已。

假面人改以拳勢擊出，裂碑碎石的拳風，正是百步神拳，直似浪翻波湧，章懷雲驀見一陣拳風衝激，只覺內腑一陣血氣翻騰，連忙側身避過，可見章懷雲並非不堪少林五絕一擊的人，他武功機智俱屬上乘，應變能力在一般江湖高手之上。

突然，章懷雲壓低身子，手一動一抽，從腰中取出一柄薄薄的緜刀，嗦嗦作響，去勢奇絕，而且走勢彎彎曲曲，如蛇行龍舞，這種緜刀既鋒利又輕靈，徒手對付，頗有顧忌，無取勝把握。

假面人見對方劍鋒來勢神妙無方，一個兜轉，隨手卸下斗篷，接着舞出半天篷影，南海斗篷在他手中竟成了武器，斗篷舞出奇幻百端，章懷雲使出的凌厲刀法，竟爲其一一拆解，最後竟被裹住。

假面人雙手拍緊，緜刀竟抽不出來，緊接着右掌一翻，章懷雲前胸被擊個正着，這一記

是般若掌。

只見章懷雲身子猛然飛出，連翻帶滾，把亭子撞得屋塌柱倒，磚落瓦滾，重創之深，由此可見。

他口流鮮血，內傷極重，趴在地上，奄奄一息道：「你……你難道不是……四師弟……」

假面人凝視着他，冷冷地道：「沒有人知道我是誰，即使面對死人也不透露！」

章懷雲眼睛瞳孔發直，似乎極想知道他是誰，知道與不知道這是多餘的事，他頭一偏，便不再動了。

假面人趨近章懷雲屍旁，搜出一本「天鈎秘笈」來。

他得意地道：「這本秘笈，曾是我夢寐以求的東西，但現在看來並不怎麼樣，不過它確是指劍的尅星。」

「解決了兩個，還有一個，哼！呂慕實，你的死期不遠矣！」

殺了人，頗感興奮，於是乎，仰首一聲傲嘯，疾逾飛鳥，閃掠而去，一點黑影，投入新月沉沉的夜空。

從大中橋到清涼山，一條街有七八里路，上了清涼山，房舍就少了。很不幸的，在清涼山半坳間，假面人又殺了一個人。

李確的獨子李濤，不知何故匆匆上清涼山，却遇見了假面人，他若不質問假面人，也許可以逃過一刼。因爲假面人不認識他，但他看見假面人下山之際，即怒目直指，拔刀相向，因而不幸喪生。

假面人殺了人，揮揮衣袖，正要離去，突又有人斥喝道：「大膽暴徒，站住！」

正有人自山下飄掠而來，手持竹柄長劍，是竹君子申汝耕。

假面人冷不防被喝住，身子一震，看出來人身手輕功俱屬上乘，又看他那支竹柄長劍，知道是四君子之一的竹君子。

竹君子本非他格殺的對象，但他殺人正應合那句「逆我者亡」的話，碍事者一併處死！立時蓄勢待發，準備一舉得手。

竹君子飄掠上來，劍已揮出，向假面人頭頂掃來。

這一劍勢，夾着勁風，劍光耀眼，極盡凌厲之能事，假面人一閃一縮，突然快打快踢，拳勁如山，掌風如幕，腿勁與雷霆萬鈞。幾乎又臨竹君子近身，少林五絕是以近身相搏爲主，只怕一近身就糟。

竹君子劍下造詣不凡，却懂得貼地滾開，還揮劍刺往下三路，使得假面人一時之間無法

得手。

就在這勝負倏關之際，一聲「阿彌陀佛」傳來，巾袍飛揚聲中，一條疾勁人影撲向打鬥現場。

來人拳風極重，如怒濤洶湧，一到現場便攻向假面人，原本略逞險狀的竹君子總算喘了口大氣。

假面人掠身略一閃退，看清來人，怒道：「好個禿驢！」

來人正是慧果大師，他的百步神拳，極具威勢，而且專攻一技，實力雄渾，使假面人深知厲害，不得不格外當心。

慧果大師停住攻勢，正色道：「施主好重的戾氣，竟連施殺着！」

假面人眼見又一群和尚持戒刀、火把蜂湧而至，心想再打下去，只怕會驚動山下的人，屆時惹上不少麻煩。

於是，他哼道：「禿驢和尚！今天本座暫時放你一馬，改日再討教！」

說罷，身子矯捷竄高，如驚鴻一現，往左邊山坳掠去，一群和尚見賊人溜脫，也跟着追出，慧果立時喝阻。

竹君子滿身熱汗，揖手道：「大師相助之恩，在下申汝耕謹申致謝忱，來日必當圖報。」

慧果道：「申施主不必客氣，老衲救援來遲，尤感歉疚！」

竹君子慘然道：「唉！李賢侄不幸喪生，令人悲痛萬分，在下趕來時已太晚了！」

慧果道：「不知事情是怎麼發生的？」

竹君子道：「在下於街道上遇見李賢侄，見其急急上清涼山，故尾隨而至，據聞今晚梅、菊二兄，在山上攬月亭會面，因此在下也想前來看看。結果半途陡聞厮殺聲，到時即見假面人殺了李賢侄正欲離去。」

慧果略驚道：「有這事？那梅菊君子二位難道還在山上？這假面人是從山上下來的，這……我們快去看看！」

他們一行十數人都心急如焚，乃放脚趕路，不久便見到攬月亭。

該亭已傾倒破碎，但一盞燈籠還擱在地上，一燈殘照，未見人影，陡覺一股不祥的陰影襲來。

衆人來到亭前，驀見菊君子的屍身正橫躺於地，申汝耕觸目大驚，抖着身子趨前道：「是章三哥！是誰殺害章三哥？」

章懷雲早已魂歸西天，衆人心中又是一沉，想不到四君子又死了一個。

申汝耕淚眼迷糊道：「這假面人究竟是誰？爲什麼要殺章三哥？」

慧果在旁黯然道：「四君子與世無爭，何故遭此殺刼？想必有緣故，目下梅君子尚未見到，我們分頭找找看！」

隨行的和尚在附近找遍了，都未發現梅君子。

竹君子不解道：「難道李大哥並未上山來，看這酒菜尚未動過，頗令人奇怪！」

慧果道：「有此可能，申施主不如先處理善後，再作打算。」

申汝耕點點頭，和尚們幫忙把兩具屍體抬下山。

十五

梅君子李確，何以未到清涼山赴約？

原來他也是遇上了麻煩！

在他要到清涼山之前，在金陵街上採購了一些應時水果，另外沽了一壺好酒，正高興的要上清涼山去。

但不巧的是，他遇上了丐幫長老「萬里獨行」戴獨行，戴獨行昨夜在墳地旁的土地廟睡覺，今早起來，走過墓地，發覺陳世儀的墓碑被連根拔起，於是他把所見所聞全告訴了梅君子李確。

梅君子一聽，大驚失色，想不到二師弟屍骨未寒，竟有人搗毀墓碑，是誰幹下這種人神共憤的事？當下他毫不猶豫的回家，要兒子李濤上山會知菊君子，約會延時，稍晚他才上清涼山。

梅君子李確到了墳場，來到「陳公世儀」的墓前，果見墓旁橫躺着墓碑，令他驚怒不已。

繼而走到「程公行易」的墓前去看，頓時他目眦欲裂，這塊墓碑竟被摧毀成半截，「程公」那半截散落墳前，還成了碎石碎塊，字跡已不可辨認。他雙目圓睜，久轉不下，是誰？是誰幹的？他怎麼知道程行易就是陳世儀？

立這塊碑的時候，梅菊二君子故意不在場，想必無人知道，這一毀，證明這人知曉陳世儀就是程行易，會是四師弟岳霖嗎？他爲什麼要這麼做？李確蹲在墓前陷於悠悠長思痛苦之中。

突然傳來一陣宏長的奸笑，墳場中眞有鬼魂不成？

梅君子立定身子，凝注發聲的方向，陡見三個漢子現身飄掠而來。

三人縱躍當場，個個身佩長劍，一襲青衣，殺氣瀰漫。

梅君子李確見狀，不敢怠慢，調勻眞氣，以待敵勢，並沉聲問道：「三位是何方高人？有何見教？」

領頭的正是郭駿，另外兩人是戳情劍宋子雲和恨天客呂斯科。

郭駿道：「閣下就是梅君子李確？」

「不錯，在下正是李確。」

「那我們找對人了，我們奉聖君之命要你的項上人頭。」

「聖君？奉天會的？」

「不錯，我總巡檢郭駿是也！」

「郭駿？武當叛徒？哼！貴會一再殘害武林同道，究竟是何居心？這塊墓碑也是你們搗毀的？」

「墓碑不是我們搗毀的，我剛剛說過，我們只是奉命前來格殺你，你就納命來吧！」

郭駿說幹就幹，唰的一響，拔劍出鞘，虎吼聲中，劍如閃電，連攻三招，梅君子身游八卦，人走四方，掌指翻飛，每個劍鋒都幾乎擦指而過，但李確力透指尖，又是使出天鈞神技來。

面對出神入化的兩儀劍法，居然還能反攻，指尖如利剪，還能分光掠影，郭駿的長劍竟屢刺不中。

郭駿再度搶攻，揮劍如虹，嗤嗤幾劍，豐神脫俗，劍招愈見凌厲。李確一直以肉指應敵，幾乎已臨挨打的局面。李確步步閃躲，郭駿則行雲流水，順招變勢，輕鬆自然，但劍鋒仍然凌厲絕倫。

李確一個大轉身，脫離劍鋒，郭駿還以爲他不支想開溜，但李確此時已順手往腰中一抽，抽出一支約四尺長的鈎形兵刃，銀光閃閃，令郭駿分神不少，正待疑惑這是甚麼玩意？

李確開始恃鈎搶攻，這支銀鈎正是天外神鈎，構造奇形怪狀，但似乎既堅實又機伶，如靈蛇似的往對方擊到。

郭駿忙舞出森森劍氣，不僅抵擋，也連攻三招。

鈎劍交合，郭駿的長劍竟被銀鈎咬住，儘管用盡了力，長劍還是抽不出，郭駿怔住，驚駭莫名，想不到這銀鈎如此邪門。

他再力透手腕，還是抽拔不出，冷汗直透後背，兩人身形起落，兵刃仍然咬住不放，絲毫鬆不開。

郭駿此時方覺大勢不妙，驀然眼前一花，竟是李確揚起的腿影，郭駿手肘已被踹中，一個翻身，棄了劍，滾落一旁，雖無重創，但已驚魂失措，像隻待宰的羊！李確左手抄劍在手，右手持銀鈎，豪笑道：「哼！鬼蜮伎倆，何足言武！」

宋子雲、呂斯科見郭駿長劍已失，知情況急轉直下，立即持劍相助，聯袂攻來，呂斯科外號恨天客，一出手即狠下殺着，揮大劍橫劈而至，這種架式反而是致命傷，因爲動作太大反而招式廻收不易。

眨眼間，銀鈎又咬住了他的長劍，這回一咬住，李確所奪的劍迅速一送，呂斯科躲閃不及，迎面當胸刺個正着，哀號聲中，立刻仆倒不起。

宋子雲見狀，心驚膽怯，長劍一劃，即有意躍開，全無鬥志。

郭駿突然喝住他，閃到旁邊，郭駿揚起一物件，迎面破空飛向李確，李確以爲是暗器，左手劍一擋，轟然巨響，如久鬱悶雷，威力奇大，竟把他當場震飛起來，一聲慘號，李確翻滾急衝而去，血流滿面，倒地不起。

這是救命彈，是炸彈，沒有起煙霧。

郭駿面目猙獰，陰森森冷笑道：「閣下的武功可眞不弱，我且補你一脚，好讓你上西天去！」

他緩步走過來，却突聞稀哩嘩啦的聲音破空傳來，這是奪命鍊子刀，但距離太遠，郭駿尚有躲閃的餘地，隨之倒翻一個跟斗，陡見來人即將撲到，正是鐵九如，不！後面還有一大群人。

郭駿又再度擲出火彈，直的救命彈，頃刻間煙霧大作。郭駿、宋子雲趁機逃走，消失無踪。

來人正是鐵九如、胡鐵花、戴獨行、歐陽鴻訓以及丐幫弟子多人。

衆人急急救治李確，幸好未及喪命，便匆匆抬往金陵名醫劉大夫處診治，因爲傷勢實在不輕。

申汝耕到了李確和章懷雲兩家報喪，兩家上下皆號淘痛哭不已，一片淒風苦雨，令人不忍卒睹。

尤其李家，死了獨子，又聞李確重傷，李夫人當場昏厥過去。

申汝耕趕到劉大夫處，李確還昏迷不醒。鐵九如、胡鐵花、戴獨行、歐陽鴻訓皆隨侍在側。

竹君子把清涼山上之事述說一遍。

胡鐵花沉吟道：「奇怪，假面人爲何把四君子視爲眼中釘？」

鐵九如道：「申老弟，你有沒有發現什麼？」

申汝耕道：「這一連串的殺戮，在下亦直感墜入五里霧中，不知所以然。」

鐵九如道：「殺人必有理由，也許你們早年跟某人有過節，或者你們擁有某種武功秘笈，老夫覺得四君子武功皆極高強，着實大有來歷。」

他拿起銀鈎問竹君子，竟說不曾見過。這就奇了。

胡鐵花道：「申兄同爲四君子之一，怎麼不知長兄使用何種兵器？」

申汝耕苦笑道：「不瞞諸位，四君子的組成是在五年前，至於在五年前三位兄長的事，在下完全不知，在下亦覺得三位兄長過去關係匪淺。也許等李大哥醒來，就可以知悉一切詳情。」

鐵九如道：「嗯！也只有如此了。」

戴獨行道：「老朽以爲，李確的安全務必全力維護，也許在追緝假面人方面會有重大線索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我看不如移駕金刀李家，那裡人多，戒備森嚴，賊人難越雷池一步。」

鐵九如道：「不錯，李盟主那裡，有清風道長、常護法、嚴護衞、還有胡兄等人，是群英集會之所，而申老弟也可隨侍在側。」

衆人就此議定，以金刀李家作爲李確養傷之所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假面人到底是誰？楚留香江西之行，已證實不是慕容隨雲，只是胡鐵花等人尚不知情而已。

天外神爪是戴手套，不是斷指，四君子事件中已可窺知端倪，李確若醒來，即可揭開所謂「八指爪」之謎。

「四師弟岳霖」究竟是什麼人呢？李確似乎也可以解答這個問題，總之，梅君子李確是

個重要人物，幸虧他未遇害。

奉天會鷹揚堂被消滅的消息，已經傳到金陵。

正邪雙方，一則額手稱慶，喜出望外；一則震驚莫名，愁上加愁。魔鬼雙刀被鏟除，奉天會遭受空前之損失。

江南英雄事跡又多添幾筆，白蝴蝶、義俠灰頭巾、中原一點紅、梁上元等人皆立下汗馬功勞。

只有楚留香才能打擊魔鬼嗎？

不是的，歷史舞台中還有許許多多的英雄，有些還是無名英雄，他們都默默地把歷史再推前一步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七月廿九是地藏勝會。

自此日以後，金陵城中婦女都將往各處寺廟上香。

今日在玄武湖畔，鷄籠山下的同泰寺，柳如是和兩個婢女春桃、香梅坐轎陪行，正燒完香，啟轎回菱音小榭。

回到莫愁湖畔，春桃驀見小榭紅牆一角，冒出煙火，而且還竄出紅光飛焰，大驚失色，忙叫道：「小姐……小姐……」

柳如是在轎裡道：「怎麼啦？」

香桃急道：「不好了……菱音小榭失火了！」

「啊！快！快回去。」柳如是道。

兩個轎伕快步急奔，兩婢女急急奔跑。

到了菱音小榭，只見火起賜琴樓，熊熊烈火，已照紅了半邊天，想要搶救已然不及。只見柳十三帶着三四個人，竄出竄進，正忙的不可開交。

柳如是下了轎，一看賜琴樓幾乎付之一炬，樓上樓下都燒得畢畢剝剝作響，所有的傢俱物件想搬動已不可能了。

這把無名火究竟從何而來？

到底是誰縱火的？

柳如是一時悲急交迸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柳長福呢？她找到柴房，竟發現柳長福直挺挺的躺在地上，竟是被人殺害的！屍體上有一支珠花毒針，滿臉呈紫青色。

這又是什麼人幹的？

火漸漸控制住了，賜琴樓是主臥室，已面目全非，其他的書房、柴房、客廳等都未被波及。

大閨女的房間被這麼一燒，似乎難再棲宿下去。柳如是含着眼淚，焦灼無計。

柳上堤與胡鐵花雙雙趕到，觸目驚心之餘，除了安慰柳如是之外，忙問柳十三火是怎麼起的？柳十三亦是剛回來，什麼都不知道。

柳上堤沉吟道：「奇怪？舍妹的閣樓已遭兩次火災，到底縱火者居心何在？爲什麼要燒她的臥房呢？」

胡鐵花道：「幸好柳姑娘沒事。」

柳如是道：「大哥，長福的屍體在柴房裡，身上有毒針。」

柳上堤一驚道：「哦！我們去看看！」

他們到了柴房，檢視那支毒針，針頭有珠花。柳上堤和胡鐵花都看不出是什麼人使用的暗器。

胡鐵花道：「珠花針？在下好像聽說過……」

柳上堤目不轉睛的注視着這根毒針，淡淡道：「淬了劇毒，不是唐門的暗器。也許鐵捕頭知道這珠花針的來歷。」

柳上堤問柳如是道：「是妹，賜琴樓中沒有珍貴物件吧？」

柳如是道：「除了那張琴之外，就是一些書畫寵物之類，是紀念性的東西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有誰會跟柳姑娘作對？難道又是老臭虫惹的禍？」

柳如是驚道：「誰？誰是老臭虫？」

柳上堤笑道：「胡兄與楚香帥是總角之交，老臭虫是他諧稱楚香帥。」

柳如是笑道：「原來是指香帥，怎麼說他惹的禍呢？」

胡鐵花嘆道：「他到處留情，到處有情敵，幾乎每個情敵都想要他的老命，這老毛病已患了好幾年了。」

這話可把柳如是說得既羞赧又尷尬，頓時雙頰紅暈如霞，結結巴巴的怔住，一時無言以對。

柳上堤忙道：「我想珠花的主人，就該是縱火者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不錯，也許該請鐵捕頭來一下。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柳家在下浮橋還有閒置的河房，柳上提乃雇工搬運，安頓柳如是的新居。

同時，鐵九如也來到菱音小榭，看到了珠花針，他猛然想起，珠花針的珠字與蛛字同音，這正是白蜘蛛的獨門暗器。

白蜘蛛不曾在江南犯案，所以鐵九如的捕衙並沒有白蜘蛛的存檔資料，憑記憶所及，他憶起開封府總捕頭冷牧，曾爲了追緝白蜘蛛與他有過書信往返，難道這白蜘蛛已眞的來到金陵？

鐵九如沉吟半晌，思索了一會，道：「聽說珠花針是白蜘蛛的獨門暗器，非常歹毒霸道。」

柳上提道：「鐵頭兒可知這白蜘蛛究竟是什麼來路？」

鐵九如道：「據說是個獨行盜，在開封府做了一票極大的案子，殺害歸員外一家，刼走巨大的財寶，至今猶是懸案，但沒人看過他的眞面目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他爲何要燒燬柳姑娘的賜琴樓呢？」

柳上提道：「舍妹的臥室，不可能有什麼貴重的金銀珠寶。而且若要刼財，又何必燒房子？」

鐵九如苦着臉道：「老夫亦覺此事大有蹊蹺，白蜘蛛這麼做的用意是什麼？」

胡鐵花喃喃地道：「我看，必定跟老臭虫有關。」

鐵九如略驚道：「胡大俠是說楚香帥？這怎麼說呢？」

胡鐵花道：「八成是老臭虫樹立了情敵，有人不喜歡他接近柳姑娘，所以縱火警告，縱火者又不願傷害柳姑娘，所以等她們去燒香時才放火的。」

鐵九如道：「誰是他的情敵呢？老夫對感情之事一竅不通。」

柳上提悶着頭道：「香帥如果說有情敵，那慕容公子也算得上是一個，不過，他最近有點知難而退的感覺，他也來過菱音小榭，舍妹當時也以禮數相待……」

胡鐵花道：「我看這慕容公子怪里怪氣的，很可疑，說不定是他嫁禍白蜘蛛，搞個珠花針來故弄玄虛。」

鐵九如苦笑道：「胡大俠此話亦純屬猜測，試問，他爲什麼一定要使用珠花針來殺人呢？」

柳上提道：「目前我們對白蜘蛛的模樣、裝束，甚至是老是少，是男是女，皆一無所知，可眞令人心焦！」

這時菱音小榭的大門邊，驀然見到一個年輕公子靜靜屹立着。三人無不一怔，他竟然是慕容隨雲。

「白蜘蛛是個女的。」慕容隨雲驟然開口。

柳上堤拱拱手道：「不知公子如何知道白蜘蛛是女的？」

慕容隨雲淡淡道：「因爲火起時，我曾看到她，而且還追踪她。」

鐵九如驚喜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公子見過白蜘蛛的眞面目了？」

慕容隨雲道：「沒有，她蒙着臉，我一路追到金陵街上，她突然失去踪影，但後來在天香樓附近又發現，結果她遁入天香樓中，在下進了天香樓，那裡有上百個姑娘，一時之間，無從找起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公子是否懷疑過那個人？」

慕容道：「沒有，對白蜘蛛的身形，無法確實指證。」

鐵九如道：「公子何以來菱音小榭？」

慕容道：「我沒事常來莫愁湖畔，看到火起，當然想一探究竟。」

柳上堤揖手致意道：「感謝公子盛情關懷，在下就此謝過。」

慕容道：「些許小事，不足掛齒。」

慕容辭出，一閃卽沒。

三個人又沉默半晌，個個心中疑惑不解。

胡鐵花道：「難道他這麼好心，幫我們追緝賊踪？」

柳上堤道：「看他不假辭色，說話懇切，在下也弄不懂。」

鐵九如道：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天香樓着實有可疑之處。」

這時門外一陣脂粉幽香飄來，驀然見三個女子到來，正是天香樓中的杜秋娘和兩個侍女。

柳如是因曾操琴賣藝，也認識杜秋娘，而柳上堤曾對杜秋娘有愛意，所以他們還算熟識的朋友。

柳上堤等三人面面相覷，無不愕然。

杜秋娘出語脆如銀鈴，嬌聲道：「原來三位在此，柳姑娘無恙否？」

柳上堤揖手笑道：「多承關愛，舍妹沒事，不知杜姑娘因甚事來此？」

杜秋娘道：「小女子也去同泰寺燒香，路上聽說菱音小榭失火，所以就趕過來了。令妹呢？」

柳上堤道：「舍妹剛剛去了下浮橋。那裡尚有一處柳家河房可作安頓之計。」

杜秋娘道：「如此就好，你們找到什麼線索無？」

柳上堤道：「兇手不僅縱火，也殺害管家柳長福，是用暗器，一枚珠花毒針。」

杜秋娘一聽珠花毒針，秀顏陡變，竟有一股料峭之煞氣，但隨之消失。

她丁香微露，淡淡說道：「有否發現珠花賊人行踪？」

柳上堤道：「沒有，不過，慕容公子曾發現有個蒙面人在這裡出現，他一路追到天香樓便失去踪影。」

杜秋娘驚道：「天香樓？慕容公子？難道白蜘蛛眞的在天香樓內？」

鐵九如突然發問道：「不知杜姑娘何以知道白蜘蛛這個盜賊的名字？」

杜秋娘閃爍笑道：「小女子是聽人家說過，但已記不清是什麼時候了。」

杜秋娘亦作別回天香樓。

柳上堤等三人再度陷入沉思中。

胡鐵花先開口道：「如果慕容公子的話無誤，則這位杜秋娘反而嫌疑最重。如果否定慕容的說辭，則這兩個人都有嫌疑。」

鐵九如道：「老夫直覺認爲，還是以杜秋娘嫌疑較重。」

柳上堤道：「願聞鐵頭兒高見。」

鐵九如道：「以人性犯罪的觀點來說，一個兇嫌作了案，或縱了火，他必然想回頭到現場看個究竟，所以慕容與杜秋娘都有嫌疑。另外，杜秋娘一到這裡來就忙着問線索，這是心虛之故。

而且，她脫口便說出『白蜘蛛』三個字，這三個字若不是老夫想起有這案子，胡兄與柳公子也懵然不知所指。

再另外一點，這位杜姑娘的右手甚爲粗糙，據老夫判斷是一隻練劍的手，她身懷武功，柳公子曾說她佯裝不會武功，可見她有意隱瞞，居心叵測。」

柳上堤頷首道：「難道她就是白蜘蛛？問題是她這麼做的動機是什麼？」

胡鐵花亦不解道：「也許……也許她是妒忌柳姑娘，女人是善妒的，尤其是美麗的女人！」

三人說了半天，還是群疑滿腹，委決不下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白蜘蛛確實隱遁在金陵城中，而且她還是白鳳堂堂主，職位不低。

在奉天會總壇，假面人「聖君」和一干黨羽正聚會商議，白蜘蛛也在場，另外總護法慧證和總巡檢郭駿亦在場。

奉天會再度折損大批青衫隊員，幹部幾乎爲之一空，可謂元氣大傷。

目下在總壇的有：卅六、卅七號天地雙煞沐忍、沐耐兄弟，剛到的卅九號風捲雲葉楚狂以及戳情劍宋子雲和丁氏兄弟丁奉丁贊。

奉天會只剩下白鳳堂和豹韜堂。白鳳堂人手不多，豹韜堂略具實力，但特殊原因，一直按兵不動。

假面人在座中嘆道：「魔刀之死，令本座最爲痛惜！」

總護法慧證道：「想不到白蝴蝶竟是奸細，爲何一直未能發覺？」

假面人道：「本座曾經說過，與楚留香交錯有關的人事、物等都必須提防有詐，結果總巡檢却未能察覺！」

郭駿赧言道：「是，屬下無能，但屬下也曾到重生谷調查，皆未發現有任何異狀，而白蝴蝶到了鷹揚堂亦始終未有動靜，甚至魔刀也被瞞過。」

假面人道：「想不到此人在最後關頭，予本會以最大的破壞！殷鑑不遠，來者可追，以後吸收新人，務必特別小心！」

郭駿謹言道：「是屬下知罪！」

假面人又道：「白堂主，此次燒燬賜琴樓，做得很好，但妳留下珠花針是一大錯誤！」

白蜘蛛把留下珠花針的原因作一報告。

他們又談到武當派，可能已來到金陵，假面人要郭駿等人查問武當派落脚處。

郭駿又道：「啟稟聖君，據本會弟子傳報，吉川、齊正、中原一點紅正搭船返回金陵途中，望月寶刀還在他們手中。」

假面人道：「你們想辦法奪回寶刀，不必本座多費計議，即刻行動。」

他們依令退下，只留聖君和慧證兩人。

慧證放低聲音道：「目下最緊急的莫過於楚留香身上的那本『少林五絕相尅論證』，務必奪到手，否則形勢最爲不利！」

聖君道：「不錯，這件事我已想出了一計……」

慧證喜道：「哦？太好了……」

當下兩人密商了一陣，不知又將使何種詭計？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金刀李家。

梅君子的傷勢已大見好轉，只是還不能下榻活動。

楚留香快馬加鞭回到金陵，立刻趕往金刀李家。

當然，最近江南發生的諸事，衆人都向他提到；而少林寺、江西之行，楚留香亦一一轉述一番。

梅君子李確的榻邊，楚留香、李蓮峯、清風道長、胡鐵花、常景邁等人正圍坐相詢。

李確終於說出四君子之謎，和天外神爪之關係。

在廿年前，李確、陳世儀、章懷雲都是北海江洋大盜岳翦子的門下弟子，岳翦子被官兵消滅，他們幾個弟子便在官兵圍捕中逃了出來，到金陵隱姓埋名，蒔花藝草，而成了四君子。

但其中的四師弟岳霖，也就是岳翦子的獨子，未能同行不知去向。

岳翦子師門有兩大絕技，一是天外神鈎，一是天外神爪，他們三人帶走神鈎，而岳霖帶走神爪。

神鈎即銀色鈎狀兵刃；神爪是一種特製的黑皮手套，用拇指扣按掌心，四指即可發出鋒利的如指甲形的刀鋒，可抓可戳，甚至扣對密碼，尖指尚可彈飛出來，非人力所能抵擋，可說又是暗器。

四指爪中有機簧，構造複雜，而手套本身尖刃刺之不破，也是極厲害的防守武器；這番話終於解開了八指爪之謎。

至於天外神鈎，可以咬住任何兵刃，今銀鈎尚在，而秘笈却在章懷雲身上遺失，必然落入假面人手中。

所以不難明白，指爪抓斷心脈的案子，並非人的指爪所傷，所有的斷指嫌疑皆不攻自破了。

另外楚留香江西之行，已證實慕容隨雲不是假面人。

楚留香問道：「梅君子是懷疑假面人就是岳霖？」

李確道：「在下想，天底下就只有他會天外神爪，不是他還有誰？」

李蓮峯道：「你們三位一直未找到令師弟岳霖嗎？」

李確道：「是的，廿年來，全無他的消息。自從蘭君子遇害，在下才發覺天外神爪出現江湖，至於過去所出現的，因爲我們休問世事，都未曾留意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現在我們得到比較可靠的線索，就是岳霖可能是假面人，問題是誰又是岳霖呢？」

李蓮峯道：「岳霖爲何要置你們於死地呢？」

李確道：「在下想，可能他認爲我們三人保駕師父不力，而怨怪我們私自逃亡，除此之外，難以解釋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他會不會想奪天鈎秘笈而殺你們？」

李確道：「根據在下遇見郭駿的事發狀況來看，他們純粹是要取我的性命，並未談到天鈎秘笈之事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這個岳霖可眞神秘，而少林寺的慧證和尚曾說，他是天底下唯一知道假面人眞相的人，問題是慧證又是誰呢？」

李確疑道：「少林寺的慧證和尚？岳霖怎麼會有方外朋友，在下亦感大惑不解。」

清風道長插口道：「不知岳霖有多大年紀？」

李確道：「四十四、五歲，比在下小三、四歲。」

胡鐵花沉吟道：「梁上元只有卅多歲，不會是他，慧果年近六十，也不是。」

常景邁苦笑道：「怎麼？胡兄到現在還懷疑梁幫主和慧果大師不成？」

楚留香亦覺滑稽，笑道：「從八指頭陀開始，老酒鬼懷疑的人選，一個個不攻自破，像骨牌一樣，一個個倒了，喝酒的人是不能玩牌的！」

胡鐵花不服氣的道：「噢！老臭虫！你自以爲洞若觀火，料事如神，要不是梅君子說出岳霖，你到現在連懷疑的人選都還找不到呢！我看是被女人迷了心竅吧！」

楚留香笑笑道：「老酒鬼，難道你忘了紅袖的勸告，凡事不要太武斷，至少楚某還保持實事求是的精神，步步爲營，多方求證，大膽假設不是不可以，但要小心指實，切記！切記！」

李蓮峯道：「香帥的大膽假設，小心指實，堪爲名言，值得吾人奉行不渝！」

胡鐵花被教訓了一頓，嘀咕道：「實事求是，是那個『是』呢？不會是那個『是』吧？跟着你去求那個『是』，搞不好，連老命都會丟了！兩次火燒房子，只怕都是針對你而來，你不要把那樣美好的女孩子害死了，切記！切記！」

衆人都知道他說的「是」，是指柳如是，楚留香也沉默下來，這也是實話，不要因爲楚留香而又害死一個女孩。

因爲楚留香所愛的女孩，沒有幾個是善終的。

從蘇蓉蓉開始，沈佩珊、張潔潔、新月公主、石豫雲、蘇蘇等，都已經不在人世，是何其傷感之事！

兩次火燒房子，確實令楚留香暗暗心驚，他假定這個白蜘蛛也可能是奉天會的人，但楚留香對白蜘蛛完全不知底細，至今也毫無線索可循，使他心焦。

由於李確的透露，終於認定岳霖就是假面人，但岳霖在那裡？所以這條線索有等於無，並不足以找出假面人。

中原一點紅、吉川包了一艘船，已經回到秦淮上游。繼續航行不到半日，即可回到金陵城中。

齊正被黑杖重擊，傷勢嚴重，竟是脊椎骨打斷，雖經名醫診治，但已成了殘廢，他躺在擔架上，能夠說話，却不能起身行動，境遇極爲悲慘。

三人在船上，談笑自若，尤其齊正容色雖嫌委頓，畢竟不致於客死異鄉，眷然有歸與之情，即使病情未能轉好，後半生將慘淡不堪，但總覺得能回到家來看看妻小，也就心滿意足了。

他們歸心似箭，船伕乃急急開船。

航行了一陣，突然發現有一艘快船尾隨而來，中原一點紅頗覺得不對勁，這幫人難道是找爺來的？

走不到半里路，船伕便發現那艘船越開越快，緊緊追上來了，一時竟並舷而行，驚險萬狀。

對面船上竟是郭駿，吉川頓感驚愕不已，脫口叫出。

一點紅並不認識郭駿，沒有特別留意，待吉川發覺事態不妙，郭駿已揚手拋出物件，隨之加速前進。

吉川正待驚惶叫住小心之餘，炸彈已在船上炸開，轟然一聲巨響，船身頓時被炸成一個大窟窿。

船立刻傾斜，無法平衡，中原一點紅眼看船將覆沉，喊一聲「糟」，齊正可就壞了，兩人忙到下艙去把他抬上來，但船却開始沉了，船伕又急又恨，急得團團轉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眞是欲哭無淚。

幸好另一艘快船駛攏過來，來船竟傳出一聲「阿彌陀佛」的佛號，居中一個是和尚，合掌什禮，欲伸援手。

中原一點紅慶幸天無絕人之路，和尚專作善事，功德無量。

船繼續下沉，水已淹到脚上來了，吉川先攀上對面的船舷，向和尚敍禮致謝，回頭正想幫忙把擔架上的齊正接上船去，突然背後一陣指風，吉川楞楞地立即被點了穴道，麻木不動，連哼聲都沒有。

和尚哈哈奸笑道：「望月寶刀又回到我奉天會手中了。」

旁邊一人是宋子雲，道：「總護法高明！」

中原一點紅方才省悟，想不到這和尚原來是覬覦寶刀的奉天賊黨！他一時又驚又怒，問題是齊正怎麼辦？眼看着船就要沉了。

這和尚兩眼一睜，目閃兇威，臉湧殺機，沉聲喝道：「你就是中原一點紅？」

中原一點紅眼見此人怒容頓現，只怕殺伐立刻就要發作。

他一時情急，竟拔劍陡然撲向對方船舷，但這個和尚不是別人，正是慧證，豈是等閒之流？

慧證的戒刀立時揮出，刀勢兇猛，虎虎生風，刀劍一交鳴，金鐵大震，一點紅飄身空中已無着力處，立時把持不住，「噗通」一聲，掉入水中，他水性倒還不錯，咬着劍潛入沉船邊。

待他冒出水來，賊船已經開走了，一時焦灼無計，他只留意齊正的安危，問題是齊正那裡去了？

他驚惶的四下張望，只見左岸水花激濺，正是那個船伕，他正游往岸邊。

一點紅跟着游過去，上了岸，得到最壞的消息，齊正被擄走了。

中原一點紅氣喘噓噓，跌坐一旁，黯然神傷，淒楚道：「想不到在路上竟出了事，我護友不週，眞該死！」

船伕慘然道：「貴友被刼走，眞過意不去，這幫盜賊，也眞是詭計難防，竟冒出一個假和尚！」

吉川、齊正被擄，寶刀被奪，一點紅從來沒有受過這麼大的挫折，一時難過的抬不起頭來。突然他想到楚檜的人頭還在艙裡，立時又潛入水中，找出那個人頭包袱。

十六

武當派的玉塵子和武當雙英金約農、鄭肖思三人，來到金陵，即歇宿於鷄鳴山的曹武惠王廟。

三人到了金陵，即四出查探郭駿的下落，他們也謁訪過捕廳的鐵九如，鐵九如建議他們與金刀李家中的楚留香等衆英雄聯手，共同對付奉天會。

但他們的行踪稱不上隱秘，奉天會放出的哨子，很快就查出他們的落脚處，即曹武惠王廟。

此廟乃新修的廟宇，白天來上香的人已不多，夜晚更罕有人至。

他們計議，明日造訪金刀李家，結交金陵江湖人物，雖然緝拿郭駿是屬於門戶清理的家務事，但奉天會作惡多端，無異與全武林江湖爲敵，自不能袖手旁觀，置之度外，這更不是他們出家人的行爲。

同時，對楚留香在江西的排難解紛，他們尤感義風感人，傾慕不已，自當傾全力相助爲是。

三人回到鷄鳴山下，已是日落時分。

鷄鳴山下，殺機又起。

以假面人爲首，另外兩人是沐氏兄弟，他們正攔阻於道中。

玉塵子驀見這一干人惡形惡狀，尤其爲首那個戴着面具，戾氣極重，今天聽鐵九如訴說奉天會的惡行，思忖這人恐怕就是那個假面人。

玉塵子厲聲道：「朗朗乾坤，陽關大道，各位攔在路中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

假面人冷然道：「本座奉勸你們武當派，趕快打道回武當山去，休管江湖閒事，否則殺無赦！」

金約農聞之大怒，憤聲喝道：「閣下狂妄已極，我武當派豈容你說進便進，說走就走的？」

旁邊的沐氏兄弟，老大沐忍喝道：「臭小子，你敢當面頂撞本會聖君，你是活得不耐煩了！」

金約農冷冷地道：「原來你們是奉天會的，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總算找着了你們，儘速把郭駿交出來，否則……」

假面人接口道：「否則怎樣？衝着你這句話，就不得好死！」

金約農眼見這些人不僅蠻橫無理，且視武當派爲狎玩之物，心中火起，立時拔劍就要攻上。

「約農，看我眼色行事！」玉塵喝住，並挺身而出。

「是！」金約農恭聲退下。

玉塵沉聲問道：「貧道據聞本派逆徒郭駿已加入貴會，此事不知是否屬實？」

假面人道：「郭駿已不屬於武當門戶中人，你們無權過問。」

玉塵子見這氣氛，根本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，今晚必將有一番激戰，據說這假面人武功奇高，戾氣奇重，他心頭略爲一沉。但大敵當前，他還是鎭定異常，不愧爲名門正派的一尊長老。

「今晚，我要讓你們武當派瞧瞧，什麼才是眞正的武功！」

假面人說罷，眨眼間，已戴上了黑手套，玉塵子驀然一怔，隨即拔出長劍，準備迎接來勢。

猛聽假面人清聲長嘯，如巨鷹飛揚，張牙舞爪，迎面就往玉塵肩頭抓落，玉塵長劍一揮，直削他的黑爪。

這黑爪正是天外神爪，不縮反進，竟不閃不避，狠狠地與玉塵子的長劍相抗衡，竟毫髮無傷。

玉塵是當今武當掌門無塵的師弟，練劍數十年，功力火候已臻上乘，但也被假面人的黑爪威煞，驚出一身冷汗來！

想不到天底下竟有這麼堅實的手套，竟無畏刀劍的砍削，太不可思議了。

玉塵一鼓作氣，兩儀劍法綿延不絕攻上，正顯示他劍術之精湛，端的不同凡響！

假面人再度欺近，玉塵揮劍，宮羽易步，沉着側身，劍光閃動，連環擊出，準頭夠，勁道足，頻頻伸長直刺，與黑爪相抵總無殺傷之力，正待收劍換招襲取其他部位，假面人的黑爪突然發出嗤嗤聲響。

玉塵猛然一驚，本能自覺地橫劍一抵，竟是幾枚尖刃自黑指間破空飛到，冷然間便出暗器，玉塵還擋了兩枚，但另兩枚竟擋不住，幸虧武當派的凌虛步功夫幫了他，身形已經閃過，但兩枚尖刃仍打中他的肩部。

玉塵大驚，只見鮮血流出，不由痛呼一聲，骨碌碌地翻仆坐倒，已無餘力抵擋，這條老命眼看着就將不保！

金約農、鄭肖思見狀，大驚失色，金約農長劍立時攻向假面人，而鄭肖思忙到玉塵身邊察看傷勢。

金約農劍勢凌厲，假面人哼的一聲，一個兜轉，左右開弓，左手數縷指風，直襲金約農腕脈，右手黑爪五指驀然一扣，金約農長劍竟被抓個正着，而且抓緊不放，金約農要抽回長劍，但如何抽得出來？

眼看着要糟……

鄭肖思見師兄情況危急，忙舉劍刺來，假面人略作閃躲，黑爪一拉一扯，旋天飛腿掃出，金約農雙腿猛然被掃中，一陣劇痛傳來，不由脫手棄劍，踉蹌後退，一跤跌倒，竟爬不起來。

想不到武當派一老一少就在幾個回合之下，個個不支敗下陣來。

武當派的武功，果眞如此不堪一擊？不是的。

由於郭駿的緣故，假面人對兩儀劍法耳熟能詳，武當門人，門戶正大，用武使劍不走險峭，觀起手式卽知兩儀劍法，故不明底蘊之人紛紛墜其術中。

鄭肖思年紀最輕，原本志滿氣盛，但看這付景狀，武當英名卽將毀於一旦，只剩下他一人了！

只見他憤怒在表，憂急在心，當然無論如何得捨命一拚！

他暴喝一聲，反踩七星，快馬搶渡，劍勢却與金約農大不相同，剛烈凌厲，白光閃閃，出手迅捷無比。

這裡却令假面人感到不解，鄭肖思使出的並不是兩儀劍法，這一輪攻勢，反使假面人有所顧忌，竟閃身相避幾招。

旁觀的沐氏兄弟看着場中的打鬥，也嘖嘖稱奇。

原來鄭肖思使出的是神劍山莊的九宮劍法，鄭肖思正是神劍山莊主人鄭東鄰的幼子，鄭東鄰與無塵有宗誼關係，乃命幼子赴武當學藝，短短兩年間，卽在江湖上闖出了名號，稱爲武當三英，一英卽郭駿、二英金約農，三人統稱「武當三英」。

由於鄭肖思眼見兩儀劍法不足以制敵，乃改弦易轍，使出家傳九宮劍法，這神來一劍，反而收到怯敵的效果。

當然，假面人未必畏懼九宮劍法，只是鄭肖思的劍路斗然一變，令他感到唐突不適而已。

假面人收招停佇一邊，定定的看着鄭肖思，冷然問道：「九宮劍法？你是神劍山莊的什麼人？」

鄭肖思見對方停手問話，他也不進攻，尙有心存正大之意，橫劍傲然道：「哼！倒有點見識！」

「你以爲本座畏懼你的九宮劍法？兩儀、八卦、九宮的武學，表面上是故弄玄虛，骨子裡却是一文不變，這種伎倆是自欺欺人的玩意，說破了一文不值！」

「你……」

鄭肖思不消細說，心頭震怒。

這假面人岸然自封，自視爲天下第一人，把響噹噹的名門武學啐爲小孩玩意，眞是門下人忍無可忍之事！

劍可斷，人可亡，師門清譽不可辱……

鄭肖思咬牙切齒，決心和假面人拚個你死我活！

就在鄭肖思九宮劍法欲發未發之際，山下來路上幾個疾勁人影，有如飛燕般飄掠了上來。

其中一個輕功突出，一轉眼已飄落當場，他手中一把紙扇，一放一擺，瀟洒自然，迅快絕倫。

「楚留香？」

假面人一怔，不禁脫口叫出。

楚留香瀟洒地笑道：「不見閣下面又數日矣！唯見閣下最近諸多『聖』業不遂，所謂年災月晦，諸事不吉，當心大禍臨頭！」

假面人冷笑道：「本會雖少了幾個堂口，還不至於影響大局，諸多聖業，繼續推進，你等着瞧吧！」

「哦！是這樣嗎？」

此時後面一批人也已趕到，正是鐵九如、胡鐵花及嚴仲三人。

正邪雙方，原本實力懸殊，但這些人一到，頓時扭轉了局勢，尤其鄭肖思，心頭喜不自勝，救兵不請自來，慶幸自己死裡逃生，反攻有望了。

楚留香笑着又道：「在下相信，貴會總護法已透露了一件極壞的訊息，不知閣下聽說了否？」

假面人冷冷道：「什麼訊息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那就是有關少林五絕之事。」

假面人先是一震，然後揚聲奸笑道：「楚留香，那本書對你沒有用，對本座倒有受用，你相信不相信？」

楚留香聞之不禁吃驚，這句話簡直是方丈慧因大師的翻版，這個假面人何故會抒發此論？而且絲絲入扣，不見破綻？

楚留香這回才眞領教這人着實厲害透頂了！

他原本想唬住假面人，然而自己却吃驚不小。

楚留香微皺皺眉道：「你如果不相信有那種理論，就不妨試試看！」

假面人哼道：「也罷，咱們不妨考校一下武功，看對你有什麼用？」

說完，他竟收起手套，徒手作勢，骨格喀喀作響。

鐵九如、胡鐵花等人，摒氣凝神，全場鴉雀無聲。

他們不了解「少林五絕相尅論」的內容，如鴨子聽雷，只好作壁上觀，同時也想見識，楚留香有何本事對付這個令人聞之喪膽的假面人！

楚留香心裡略作思索，心念甫動，起而復消。

是心中動了爭勝樹譽之念？

抑是其他不可捉摸的念頭？

這時假面人已徒手攻出，雙拳快如閃電，令人眼花；這套拳如狂風怒吼，撩人衣袂，竟是百步神拳。

楚留香縱身斜掠，閃躲正面攻來的拳風，再一個金鯉穿波，已躍出一段距離，手中扇突然拋出，如同電光石火。

假面人的神拳突然一變，五指一扣，將紙扇接個正着，接着揚腿踢向楚留香，楚留香扇子已失，行動更爲飄忽，如大鵬掠雲，在空中也還了一腿，假面人紙扇一抵，竟把扇子弄破，再一個翻身，楚留香已躍下地面。

雙方均未受傷，但楚留香却棄扇躲閃，假面人則着着進逼，在場衆人都覺得假面人勝算居多。

假面人冷笑道：「有人說棄了劍，人就亡了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哦！又怎麼樣？」

假面人道：「閣下丟了扇子，該當如何？」

楚留香氣定神閒的道：「扇子不等於劍，在下是擲扇子，不是棄扇子，而你是接到扇子，不是搶到扇子，所以與棄劍人亡，定義不同。」

假面人陰笑道：「狡辯！練武者最忌無恥！輸就要認輸，何必自圓其說？」

這話尖酸刻薄，令楚留香頗爲難堪。

因爲旁觀者未必清明如洗，只怕會認爲假面人說得對，即使他是萬惡不赦的假面人，說的未必都是假話。

假面人面對這一干正義人士，凝神一會，即想打退堂鼓，因爲他實在對自己屬下的武功

沒有把握，只怕又會損失慘重。

假面人突然打個手式，沐氏兄弟應命已隨手拋出救命彈，立刻轟然爆響，現場瀰漫在煙霧之中。

衆英雄始終不敢碰這種玩意，爭相閃避。

趁着煙霧漫天，賊踪已走得一個不剩。

山下遙傳一聲馬嘶，楚留香躍上大樹，便看見假面人騰身上馬，風馳電掣而去，在暮色中消失。

楚留香不由驚聲讚道：「好俐落的馬上功夫！誰有這種功夫？白馬公子也不可能有這種身手。」

楚留香躍下樹來，武當諸人忙過來道謝。

武當的玉塵傷及皮肉甚深，看來必須刮肉療傷，長期休養。

而金約農也很糟，一隻脚竟出現骨折，根本無法行動，欲求痊癒恐怕非得一年半載不可。

楚留香等人是經由鐵九如等人的關說，而來拜候武當玉塵的，爲了使江湖名門正派能精誠團結，楚留香等人乃不辭辛勞，專程到曹武惠王廟拜會玉塵，想不到巧事連番，伸了援手，逢凶化吉。

胡鐵花心頭像個悶葫蘆，就如同他的酒葫蘆，裝滿了就會宣洩，想喝一口，他憋不住了，問道：「老臭虫，我問你……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你問啊？」

「到底是你輸了，還是他贏了？」

這話問得很沒信心，你輸他贏，無異認定楚留香輸了。

楚留香不假辭色道：「是輸不是輸，是贏不是贏，拳掌扇影之外，別有經論也！」

胡鐵花越聽越糊塗，仍是一竅不通，嘀咕着道：「你這簡直是和尚唸偈語，假斯文，我看你是輸定了。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老酒鬼，你眞這麼想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好，那我問你，你幾時看過我那把扇子弄破過？」

「這……好像從來沒有。」

「剛剛不是弄破了嗎？」

「不錯，是弄破了。」

「是誰弄破的？」

「好像……好像是你自己。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弄破了又怎樣……」

「這表示我踢他的一腿有效果。」楚留香微笑着道：「能把扇子弄破，而我丟扇子給他的時候，他正使用百步神拳。

不錯！他接住了我的扇子，但扇子並沒有弄破，那表示他的百步神拳與扇子接觸的剎那，已經沒有威力，就等於沒有效用，我的扇子是能傷人的，他能接住就不會受傷。所以說起來，沒有人贏，也沒有人輸。」

胡鐵花這才恍然明白，道：「原來是這麼回事，不過，老臭虫，弄破自己的扇子，總不是很光彩的事。」

楚留香尷尬的笑道：「這是隨機應變，幾者動之微也，我想下次如果再遇上他，就不會重演此事了。」

衆人聽他評隙決疑，陳義頗高，雖然還是茫然不知旨之所歸，但也不再質疑、詢問什麼了。

其實楚留香的這番話，確實別有經綸，他從「菩提心影錄」中得知，彈指神功是百步神拳、大力金剛掌、般若掌的尅星。

他剛剛與假面人交手時，擲出的扇子，正是彈指神功的招式，結果不負所望，對方凌厲的拳勢竟突然收住，威煞頓告消失，這是一種實驗，也足以證明「菩提心影錄」記載所言不差。

假面人是否察覺呢？恐怕未必，至少假面人有「棄劍人亡」的說詞，證明假面人並未識破這層道理。

但是最令楚留香頭疼的是，假面人何以知道「五絕相尅論證」對楚留香沒有什麼作用？這原因是出在楚留香並未親自修習過五絕功夫，他所得的心得啟示，都是從書本中閱讀而來的。

而假面人親自修習過五絕，而且五絕俱通，可以窺知五絕的奧妙，即修一絕即能通五絕，能知相通方知相尅，一絕都不通的人，故不可能建立相尅的理念和法則，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

換句話說，楚留香只能說說唱唱，坐而言，絕不可能起而行，這是假面人所省悟的相通相尅之道理。

金刀李家像是成了江湖苦難英雄的收容所，武當派也住進去了，不過如同四君子境況，金刀李家又多了得力幫手。

武當派是鄭肖思，四君子是申汝耕，他們兩人義不容辭，至少也是自己兄長、師父榻邊的守護人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新秋以還，清風戍寒，而在中秋之前的這段時日，秦淮河另是一番與往常完全不同的景緻。

許多富人都叫了船，請和尚在船上懸掛佛像，舖設經壇，從文德橋至利涉橋、東水關、西水關，秦淮十里之內，降直燒香的有如煙霧迷漫，朦朦朧朧。鼓鈸梵唱之聲，一路響徹不絕。

這幾天江湖還算平靜。

楚留香與柳如是這晚也在秦淮河上蕩船，柳如是把做得極爲精緻的蓮花燈，點起來浮在水面上。

楚留香買了「水老鼠花」在河內放，那水花直豎在河裡，放出來，就如一樹梨花開，火花四濺，艷麗的水光，映照船上的兩盞明角燈，閃爍得華麗熱鬧。

在小涼篷船上，兩人依偎，船上有熱茶、酒、菜，柳如是另外買了酸梅和雪片糕，都是甜點。

慢慢的吃，慢慢的蕩遊……

柳如是輕啟櫻唇，道：「香帥，你爲什麼把流香居做爲一個家呢？」

楚留香見她醉人如酒，不知何以有此一問，便笑笑道：「有愛就有個家，沒有愛只是一艘船而已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說，流香居洋溢着愛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能說的清楚些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因爲住在流香居的人，都在期待着一個女主人，有期待就有關懷，有關懷就有愛，流香居是一艘愛之船。」

「在江南，也有許多水上人家，其實我很嚮往這種轉徙於江海間的日子，就像你們一樣……」

「所以，順理成章的，妳會喜歡江湖人。」

「廣大的幅員，成就廣大的江湖，按理說，應能寬大人的心胸，雲遊四方，該是令人嚮往的人生。」

「可是江湖路險，人心也險！」

「是嗎？我倒不覺得。」

「唉！妳所看到的，往往沒有那麼美好……」

「無論如何，我喜歡走開濶無盡的大道，遙遠的路途，讓人心中充滿着活力與遙遠的想像。」

遙遠的路？楚留香不禁沉思起來了。

多年來江湖奔波的日子，歲月已在臉上劃上幾許痕跡，風塵也在眼簾抹上幾許顏色，到如今始終落得個冷冷清清。

此番結識柳如是，該不是美麗的錯誤吧？

不會的，決對不會的！

這是嶄新的日子，這是綻開希望花朵的日子，我要珍惜秦淮的明月，明月當空，共鑒吾心，我即將歸航，我是歸人，不是遊客。

遊罷歸來，已是初更天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下浮橋的柳家河房。

楚留香和柳如是雙雙回來了，驀地見到河房聚集了一群捕快。

兩人驚訝莫名，柳如是懼意頓生，花容失色，楚留香更覺事態嚴重，平地又起風雷，竟然連柳如是的安全也成了問題。

楚留香拉着柳如是飛快的奔進屋來，心中怦怦直跳！

鐵九如正在房中向春桃問話，春桃淚眼汪汪，不住去抽泣，房間竟有一具女屍，女屍背上有一枚珠花毒針，正是香梅。

鐵九如抬頭一看來人，見是楚留香和柳如是，忙迎過來，急道：「香帥，是白蜘蛛，白蜘蛛殺害了香梅！」

楚留香大驚道：「白蜘蛛？竟也來這兒行兇？」

柳如是驀見香梅慘死，眼淚順腮而下，喃喃自語道：「香梅……香梅……可憐的香梅死的好慘……」

春桃在旁囁嚅道：「小姐，香梅是在練琴時，遭到毒針偷襲。」

楚留香注視着香梅的屍身，道：「如是，香梅穿的衣服，好像是妳的？」

柳如是道：「是的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她……」

柳如是忙解釋道：「香梅的身材與我相若，喜歡試穿我的衣服，尤其她練琴的時候，大概想學我的姿式。」

春桃道：「她甚至說話都學小姐。」

楚留香怔怔的沉吟着道：「這麼說來，這個白蜘蛛要下手的對象，竟是妳了。香梅被看成是妳……」

柳如是驚色道：「這是爲甚麼？爲甚麼有人要殺我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目下我推敲不出什麼來！」

鐵九如在想，白蜘蛛是針對楚留香而來，但假如是情敵的話，怎麼可能辣手摧花，而且並沒有明顯存在這麼一個情敵。

惟一的另外一個解釋是，奉天會爲了打擊楚留香，讓他精神崩潰，所以蓄意要殺害楚留香的愛人。

鐵九如道：「香帥，會不會針對你而來？故意打擊你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鐵頭兒是說，白蜘蛛蓄意加害如是，以使我精神崩潰？」

鐵九如道：「這樣解釋，比較合情合理。」

楚留香沉吟了一下，微微點頭道：「這也不無可能，如此觀察，則白蜘蛛就該是奉天會的黨羽了。」

這時，門口柳上提閃了進來。

看他一臉焦急萬狀的表情，以爲柳如是遭了毒手，知道妹子無事方略爲寬心，但死了春梅，也頗令他傷心。

柳上提見楚留香在場，他情急的道：「楚兄，今夜我在天香樓外走過，遇到了白蜘蛛！」

楚留香驚道：「怎麼回事？是否跟她交過手？」

柳上提道：「在下徘徊於天香樓外，突見白影閃動，我立刻喝住，對方即打來一枚毒針，然後飛身掠入天香樓內，我也縱身躍上牆頭，却不見人影。但那身形，猶似飛燕驚鴻，是個女子身形。」

說罷，他拿出一支珠花針來。

楚留香看了看他手中的珠花針，道：「看來這白蜘蛛果然是天香樓的女子，我們必須想

個辦法逮住她。」

鐵九如道：「天香樓有上百個女子，是有個杜秋娘頗可疑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難道會是她？」

柳上堤在旁道：「杜秋娘分明是有武功的，但她顯然在故意隱瞞着大家，這點頗令人起疑。」

鐵九如道：「柳姑娘和杜秋娘似乎很熟？」

柳如是點點頭道：「是的，我們情同姐妹，她年紀比我大，相處極融洽，對我並無敵意，香帥也看過她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不大可能是杜秋娘。」

鐵九如道：「這話怎麼說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這白蜘蛛的珠花毒針非常歹毒，她是眞正毫不容情的殺人！爲什麼要對如是下這種毒手？」

楚留香也想到，所謂情敵，也包括爭風吃醋的女子在內，但他與杜秋娘並沒情感發生，而且只見過一面，那有什麼感情可發生？如果說杜秋娘忌恨楚留香與柳如是的感情，根本說不通！

至於柳上堤與杜秋娘之間，據說曾有情意，但如今已清淡如水，更沒有加害柳上堤兄妹的理由。

在座衆人不由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。

許久，依然理不出頭緒來。

爲了日後柳如是的安全，柳上堤自己也住進了下浮橋的河房去，也把柳七、柳十三喚來加强警戒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柳如是的舊琴，準備隨着香梅陪葬。

這日，柳上堤、柳七陪着柳如是到金陵利涉橋附近的街上選購新琴，利涉橋離天香樓不遠，繁華異常。

柳七是老地頭，逢人便打招呼，幾個女子走過，他也笑眯眯的，這幾個女子就他印象所及，正是天香樓的。

他們一路說說笑笑，來到了樂坊前。

突然，背後有個女子嬌聲道：「如是、柳公子，是你們！」

柳上堤與柳如是忙回頭一看，正是杜秋娘和她的婢女。

柳如是笑道：「怎麼？杜姐姐也出來溜溜！」

杜秋娘嬌笑道：「我出來買一些脂粉之類的東西，妳們來樂坊要買什麼？」

「想買一張琴。」

「哦！對了，聽說白蜘蛛又出現了？」

「是的，前日香梅不幸遇害。」

「啊！她爲什麼要殺害香梅呢？」

「不知道……」

「這白蜘蛛爲何專找妳們的麻煩？眞奇怪！」

「小妹實在不了解，但目下已加强防範了。」

柳七突然插嘴問道：「杜姑娘，剛剛妳從前頭走過來，遇見的幾個姑娘，是不是天香樓的？」

杜秋娘笑道：「我一路來都沒碰到熟人。怎麼？」

柳七不解的摸摸頭道：「奇怪，她們好像是住在天香樓隔鄰的宿房裡，妳們怎麼會不認識呢？」

杜秋娘道：「這……」

柳上堤不耐道：「好啦！也許是柳七看錯人了！」

柳上堤總覺得這個杜秋娘陰魂不散，有柳如是在，杜秋娘就會出現，縱火她出現；上街購物她也出現，究竟在搞什麼名堂？

看她瑤鼻櫻唇的嬌美面龐，還自詡賣藝不賣身甚麼的，難道還有一付蛇蠍心腸？這就太不可思議了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中原一點紅帶回齊正、吉川英次郎被擄走，望月寶刀失落的消息，頓使金刀李家又蒙上一層陰霾。

楚留香沉吟着道：「這個半途擄劫的和尚必定是慧證無疑！武功不弱，且能使般若掌。」

中原一點紅道：「此人刀法也不弱，堪稱頂尖高手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如果齊正和吉川不透露寶刀的密碼，我想他們還不至於喪命，可慮的是齊正受了傷，恐怕經不起折磨。」

中原一點紅道：「目下必須找出賊黨的落脚處，務必將他們救出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是的，這件事是緊急任務，我們一直都在找賊黨的巢穴，你放心，一定會救出他們的。」

中原一點紅歉疚道：「否則我實在太對不起他們了！」

清風道長插口道：「紅大俠帶回這封白蝴蝶的信函，信中說到靖南王寶藏，說到假面人似乎對寶藏極熟悉，此刻恐怕已落入賊黨手中了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金狐的長虹刀已落入假面人手中，看來寶藏已難以保住，而且看來連金狐自己都不知道有寶藏。」

李蓮峯嘆道：「賊黨增一分財力，即多一分實力，有錢能使鬼推磨，這眞是多事之秋，魔障紛擾幾時休！」

這些武林正義人士以爲靖南王寶藏，無異如金山、銀山、珠寶等，落入賊人手中眞不堪設想。

當然，他們並不知道靖南王寶藏，其實只是一堆古董字畫，是雅藏，不是寶藏。這是絕大諷刺。

楚留香這時方想到，假面人的江西之行，必然是爲了開啟寶藏，對付武當派，乃是虛晃的招式，更確定寶藏早已失去。

中原一點紅作別衆人，提着楚檜的人頭，取道往京師出發。如果再不儘速送到京師，這顆人頭只怕會腐爛了。

十七

奉天會一連串的失利，這使聖君提出「反撲」計劃。

這個計劃就是「馬王計劃」。

又何謂「馬王計劃」呢？就是暗寓射人先射馬，擒賊先擒王，擊人先擊腦，把格殺對象縮小爲李蓮峯與楚留香兩人。

一個是江南的武林盟主，一個是江湖正義精神的支柱，這兩個人一除，江南武林終在一握之中了。

當時鬼刀林燈下毒之際，欲殺李蓮峯易如反掌，但顧慮到若要控制金刀李家，只好按步就班，循序漸進，步步蠶食，却沒想到功敗垂成，鬼刀不幸喪命，這實在是一大失着，也很令假面人痛心。

這回，又要如何着手殺害李蓮峯呢？

正面攻擊金刀山莊，只怕損失慘重，假面人頻頻計議，只殺李蓮峯，不需要正面攻擊，要用計謀。

慧證始終對「少林五絕相尅論證」耿耿於懷，他又提起這件事。

假面人道：「上回我與楚留香交手，他還是以輕功避開我的拳掌，證明他沒有少林五絕的攻擊能力和反制能力，畢竟，這類絕技，難以速成，更是急不得的，這點你倒不必太擔心。」

慧證道：「既然你已試過，那我就放心了！」

奉天會雖然奪走了望月寶刀，但吉川堅不吐實，寶刀密碼並未洩漏，吉川雖被折磨得不成人形，但總算保住了一條小命。

然而齊正却因傷重再被折磨，終於不幸喪生了。（上回白蝴蝶雖奉命探知密碼，但無暇告知給賊方其他人士。）

聖君也檢討白蜘蛛前夜的行動，他再度諭令白蜘蛛，不管是用什麼手段，務必將柳如是除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長煙一空，皓月千里！

這是一個美好的夜晚！

秦淮河畔有間河房，內中一間隱秘的臥房，正坐着五個年輕女子和一個白巾蒙面人，此人只露出兩隻眼睛，但目光精湛，金身雪白，看來是居中的領導人物。

這人正是白蜘蛛，奉天會的白鳳堂堂主。

白蜘蛛道：「聖君諭令，柳如是務必除去，這次不可再失敗！」

其中一個女子名爲金鳳的答道：「目下柳家已加强戒備，恐怕不易下手。」

另外一個銀鳳接口道：「要殺一個如此絕色佳人，倒眞教人不忍心！」

白蜘蛛嗔道：「妳又不是男人，難道妳還會憐香惜玉？」

在座的五人，分別是金鳳、銀鳳、春鳳、秋鳳、彩鳳，幾年前在河洛一帶出現的「白楊五鳳」，正是這批女子。

她們是白鳳堂的成員，也就只有這五個成員。

彩鳳人甚爲機伶，她想到柳七，便道：「今早，我們跟踪柳如是，並且確認她還活着，但在路上，我發現柳七好像在懷疑我們！」

白蜘蛛驚道：「有這種事？他知道妳們住在這兒？」

彩鳳道：「他好像知道……」

「哦？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因爲我們對外都說是天香樓的人，所以住在天香樓的宿房，但是在街上，杜秋娘與我們遇上並未打招呼，只怕惹起柳七懷疑。」

「看來這柳七要先除掉，以杜其口，免得懷疑到我們這兒來；以後妳們沒事最好不要一窩蜂外出。」

「是，屬下省得！」

「還有，刻下聖君正在執行馬王計劃，號令本堂展開配合行動，本堂潛伏金陵已久，希望妳們有所表現。」

白楊五鳳忙又恭聲應是。

奉天會的聖君下令格殺柳如是，究竟是爲了什麼呢？也許連白蜘蛛自己都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。

但她們這些當屬下的，也只有聽命的份，絕不敢多問。

爲了柳如是的安全着想，流香居也駛到下浮橋附近停泊，下浮橋也是金陵閙區，笙鼓之聲依舊，秦淮風月也沒變。

柳七是個機警而疑心極重的人，他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些住在河房宿厝的女子，必然大有問題。

他把這番意思告訴了楚留香，楚留香立刻相信他，這是楚留香與柳上提不同之處，當然他立即展開行動調查。

柳七和楚留香來到這間河房探視，驀見這間河房已經有個黑衣人飄入牆內，楚留香立刻也掠上屋宇，想查看這黑衣人的動靜，發現竟是個黑衣蒙面女子，手持長劍，也像在窺視屋內的動靜。

楚留香不禁暗忖：這女子又是誰？她也窺探這間河房？看她似個正派的女郎，究竟甚麼來歷？

這黑衣蒙巾女郎推開房門，陡見房中坐着六人，正是白蜘蛛和白楊五鳳，正在開秘密會議。

屋內的人突見門外站着一個蒙面黑衣女子，群相駭異，甚麼人竟敢夜闖這裡？

白蜘蛛等人起身昂立，凝視黑衣人，沉聲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膽敢不請自來！」

黑衣女子冷冷地道：「翦蛛人，剪除蜘蛛的人。」

白蜘蛛驀地身形一震，陰惻惻地道：「妳好大的口氣，妳怎麼知道我是白蜘蛛！」

翦蛛人道：「難道妳不敢承認是白蜘蛛？」

白蜘蛛冷笑道：「哼！我怎麼不敢？不錯，我就是白蜘蛛！我且問妳，妳是誰？爲什麼找上我？」

翦蛛人道：「因爲妳殺了我全家，我矢志復仇，要誅殺妳方得甘心！」

白蜘蛛奸笑道：「我殺了不少人，已記不得是那一家，可否奉告？」

翦蛛人怒道：「開封府歸員外家！」

白蜘蛛又陰森森的冷笑道：「既然我殺了妳們全家，怎麼還會留下了妳，又怎麼能留下妳，不是嗎？」

翦蛛人長劍一抖，怒聲道：「今晚總算找到妳！我要爲歸家報這血海深仇！」

白蜘蛛傲笑道：「報仇？就憑妳？我倒要趁這個機會斬草除根哩！」

白蜘蛛招手一揚，翦蛛人以爲是揮出珠花針，却不是，而是白楊五鳳聯手的暗號，這五鳳立即執劍向翦蛛人攻到。

白楊五鳳劍術居然不弱，翦蛛人揮劍一封，面對五把長劍，頗覺重手吃力，手臂亦感酸麻，乃收劍退出室外。

室外庭院寬濶，五鳳立時撲出，一時劍影交錯，鬥得非常兇險，這翦蛛人身形飄忽，劍走輕靈，五鳳一時難以置她於死地。

白蜘蛛亦走出室外，交臂傲立，壞念頭一個轉一個，只要有空隙，她立刻出手，當然就

是打出她的奪命珠花針。

翦蛛人的長劍青光激盪，劍花點點，漫空籠罩而下，五鳳一時竟不進反退，這竟是恆山派的「飛花劍法」，白蜘蛛見狀，也不得不暗暗心驚。

這套「飛花劍法」乃恆山派現任掌門飛手神尼所獨創的劍術，適合女子修習，劍術輕靈纏綿，凌厲異常。

若是被這劍招所制，身上準被刺成數百十個小窟窿，極具殺傷力。

想不到這翦蛛人是恆山派的弟子，而這套劍法在江湖武學上尚有一席之地。

翦蛛人劍如落花，無終一目標，五鳳中的秋鳳，劍術最弱，閃避不及，被數朵劍花刺中，慘然呼叫，就此倒地不起。

五鳳去了一鳳。

其餘四鳳無不變色斜睨，個個驚出一聲冷汗，想不到這翦蛛人劍術大是精湛，變招快速，防不勝防。

白蜘蛛見戰況急轉直下，不免張目結舌，乃挺身而出，手中不是珠花針，竟是一條軟鞭，乃示意四鳳退下，準備親自上場。

軟鞭如指粗，有彈性，甩在地上啪啪作響，看來似鋼絲混合籐絲之類纏就。

有這條軟鞭加上她飛簷走壁的輕功，極似蜘蛛人。

白蜘蛛將軟鞭在空中揮了個圈子，在月色中看來閃爍不定，煞具威力。

翦蛛人橫劍後退，仍依舊使出恆山派的「飛花劍法」，洒出滿天星斗，以抵擋來勢洶洶的漫天鞭影。

劍鋒如飛花點出，軟鞭盪了又盪，軟鞭展開有一丈一尺長，繞前繞後，風聲吼吼，若被直接掃中，豈不皮開肉綻？

迴旋飛舞，鞭梢猶如蛇頭襲人，翦蛛人左閃右避，長劍猛然削砍，劍鞭相交，軟鞭又盪了開去。

翦蛛人一時之間，香汗淋淋，驚險萬分。

軟鞭晃動，再度從肩頭甩過，翦蛛人長劍揮出，竟捲住了劍，白蜘蛛奸笑一聲，順勢一提，軟鞭一振，把翦蛛人連劍一起抖飛起來，這情勢已使翦蛛人空門大露，只怕白蜘蛛即將立下殺着。

金鳳見狀，持劍飛出，想一劍將翦蛛人刺個正着，此刻的翦蛛人實難有餘力封架，眼看就要命喪劍下。

倏忽間，斜面撲來身影，快得如電光石火，來物不是什麼利器，是一把扇子，竟啪的一

聲，硬把金鳳的長劍拍開。

金鳳力道已出，一時收手不及，被對方力道順勢帶開，直衝出去，差點撞了牆，待回省過來，手中長劍已落入對方手中，她大驚失色。

來人右手搖扇，左手持劍，瀟洒自然。

白蜘蛛也被這突如其來的變化，猛然震撼，也把捲劍的軟鞭收還，不禁驚聲叫道：「楚留香？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今夜中天一輪明月相照，我乃踏月色而來。」

扇子一開，正是那六個字。

這是他開門見山的口頭禪。

蓑蛛人心頭一陣驚喜，沒想到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，楚留香適時出現，使她膽色不由壯了起來。

白蜘蛛怒道：「楚留香，你是怎麼找上這兒的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這幾個女子在路上不跟杜秋娘打招呼，却住在天香樓的宿厝，可見她們身份可疑，柳七懷疑的沒有錯，柳公子雖然沒在意，我却非常在意，所以今夜楚某就來這裡看看——」

白蜘蛛哼道：「楚留香畢竟有點門道，不過，本座未必怕了你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聽妳的口氣，自稱本座，不知尊駕是那頭座？」

「我是奉天會白鳳堂堂主！她們是白楊五鳳。」

楚留香笑笑道：「哦！原來橫行河洛一帶的大盜白蜘蛛也加入了奉天會，而且還是個堂主之尊！」

白蜘蛛道：「白鳳堂人員雖少，未必好惹，看針！」

她手一揚，一枚毒針即破空飛出，楚留香扇子一拍，「啪」的一聲，掉落地面，未傷及任何人。

但白蜘蛛並未停手，繼續擲出，這支針竟往上擲，只聞慘號一聲，有人自屋頂上滾落，竟是柳七，冷不及防，吃了歹毒的一針，立時取了他的命。

楚留香觸目心驚，沒想到她擲針眞正要殺的竟是柳七，這一針，只怕是見血封喉，柳七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。

白蜘蛛冷笑道：「疑心重的人，壽命就不長，死的適得其所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妳好毒的心腸！」

這時，大門外又閃進一人來，正是胡鐵花，只聽他豪邁的敞聲道：「老臭虫，就是這間

河房吧！」

戰端都已起了，他才找到地頭，雖然現在才來，但還來得及助一臂之力！

楚留香道：「你來的正好，小心她打出毒針！」

話剛說完，白蜘蛛又揚手擲出毒針，破空打向胡鐵花，胡鐵花豈是易與之輩，即把毒針閃過，忙叫「好險！」

楚留香見這個白蜘蛛出手如此歹毒，不制住她，只怕會再有人死傷，他毫不遲疑，長劍與扇子即時攻到，絕不讓白蜘蛛有擲針傷人的機會。

白蜘蛛見對方身懸空中，却揮出逼人生寒的劍氣，手上的軟鞭乃猛然揮出，鞭劍交合，激盪滿場，再度陷入纏鬥之中。

這邊的四鳳，金鳳、銀鳳攻向胡鐵花，彩鳳、春鳳力戰翦蛛人，一時之間，劍光閃閃，拳風呼呼，滿院勁氣激揚，衣衫飄拂。

金鳳長劍被奪，改用一把匕首貼地滾進，專攻胡鐵花的下三路，而銀鳳則揮劍刺向胡鐵花頸首。

只見胡鐵花身形竄高伏低，上下飄飛，他是花蝴蝶，雙鳳武功畢竟差他一截，尤其貼地進攻的金鳳，失了長劍，短兵相接，準頭還可將就，就是沒勁兒，手腕竟一把被胡鐵花抓牢

，近乎戲弄，銀鳳的長劍險險刺錯了人！

總算胡總花手下容情，把金鳳點了穴，再踢出一腿，金鳳應聲栽倒，徒呼奈何，倒地爬不起來。

銀鳳已成强弩之末，見金鳳倒在一旁，壯着膽揮劍，有勁却沒準頭，她收劍已然不及，胡鐵花閃身其後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一記雄渾的快拳，把銀鳳打得火冒金星，不辨方向，棄了劍，身子直摔到牆邊，顯然已受了重傷。

翦蛛人面對彩鳳、春鳳，五把劍齊出，她都能封架，何況只有兩把劍？

她的飛花劍法再度施展，只見她一劍在手，直同耀眼飛虹，舞出劍氣千幻，如同十彩寶幢，又如飛花濺水，劍鋒密密麻麻點出。

春鳳驚慄之餘，抵受不住，身子割了數道口子，身子衝出，血雨噴洒，倒下即無聲無息，一命嗚呼！

彩鳳見狀毛髮皆豎，一路退了下來，逐漸靠近白蜘蛛身旁，只有白蜘蛛是她的唯一靠山了。

楚留香的長劍又被軟鞭捲住，但他不同於翦蛛人，手勁奇猛，捲住了劍對白蜘蛛而言，未必是好事。

只見楚留香奮力一抖，軟鞭抖成筆直，白蜘蛛身形把持不住，眼看楚留香的勁腿就要踢到，她只得棄鞭斜躍，狀況極爲狼狽，但總算未被對方制住。

她氣喘噓噓，右手往腰中再一拉一扯，又是一條軟鞭，不過色澤不同，尺寸較短，而且鞭梢尖端，還透出暗青色，並且是鐵鈎，楚留香見狀，不禁心生警惕，只怕這條是毒鞭，看那鞭梢，極似淬了毒的鈎。

戰況已呈一面倒，彩鳳已閃在白蜘蛛身後，陣仗暫時僵住。其他三鳳已經一死兩傷，都無力再戰！

楚留香瀟洒笑道：「白堂主，如何？何不束手就縛？」

白蜘蛛哼道：「有朝一日，必取你們狗命！」

說完正想運功縱躍，不料却被楚留香喝住：「何大媽，不必逃了，那還有什麼有朝一日的？」

白蜘蛛聞言一震，道：「你……你怎麼知道是我？」

楚留香淡淡一笑道：「有能力安置白楊五鳳，有資格使用天香樓的宿厝，除了老板娘還有誰？」

胡鐵花驚道：「我以爲她是杜秋娘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不，翦蛛人才是杜秋娘。」

翦蛛人開口道：「不錯，香帥說的對，我就是杜秋娘。」

說罷，取下蒙巾，正是杜秋娘。

依楚留香的判斷，杜秋娘在路上不認識白楊五鳳，所以聽柳七說了以後，也前來窺探究竟；至於燒柳如是閨房火警現場，杜秋娘來探詢，也是聽說珠花盜出現而趕來的，這些推斷都正確。

而胡鐵花、鐵九如、柳上堤等人一直懷疑杜秋娘是白蜘蛛，則純是因錯覺和偏見而判斷有誤。

白蜘蛛是何大媽，看到卸下蒙巾的杜秋娘，不由顫聲怔怔的道：「妳……妳是歸員外的什麼人？」

杜秋娘冷冷道：「我是歸員外的媳婦，妳刼走了夜明珠，殺了我家翁、我丈夫、我女兒，還有歸家其他九口，妳作案時我與小兒適時外出，幸未遭毒手，這種血債，我誓死要把妳找到，我要妳血債血還！」

何大媽道：「妳……妳怎麼知道我在金陵？」

杜秋娘道：「我託開封府的冷捕頭暗查夜明珠的下落，結果冷捕頭探出金陵有夜明珠出

售！所以我寄身金陵妓院，以便訪查妳這惡魔的行踪！」

何大媽道：「就算你們知道我是白蜘蛛，未必就能把我留下！」

說罷，把手中的毒鞭拋出，繼而又拋出物件，衆人見毒鞭拋出，不明底蘊，是擋它還是不擋它？

但見她後來拋出的是救命彈，衆人就在猶豫閃避之下，白蜘蛛也不管彩鳳的死活，身已趁機掠上屋宇，準備逃走。

就在大家措手不及之餘，屋頂上却傳來一聲慘叫，底下還是煙霧大作，但杜秋娘不顧一切掠上屋宇。

當然，楚留香也跟着躍上。

只見屋頂上站着柳上堤，手中長劍滴着血，白蜘蛛前胸鮮血激迸，已站立不穩，杜秋娘一上來長劍即已揮出，白蜘蛛身上又一陣劇痛，「啊」的一聲，骨碌碌的翻滾下來，狠毒的白蜘蛛就此一命歸天！

彩鳳想掠出大門溜走，也被胡鐵花制住。

他們躍下屋宇，楚留香問道：「柳兄幾時來的？」

柳上堤道：「是剛剛才到的，我一直在天香樓附近，感到這邊好像有殺伐聲，所以便趕來這裡！」

說完，舉目細看杜秋娘，直覺她穿一身黑色勁裝，嬝嬝娜娜，輕盈動人，眼睛不禁一亮。

杜秋娘道：「你一直懷疑我是白蜘蛛，是不是？」

柳上堤尷尬地道：「這……白蜘蛛是誰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是何大媽，天香樓的老板娘。」

說罷，俯身揭開白蜘蛛的蒙面巾，果然是何大媽。

柳上堤喃喃道：「眞想不到……眞想不到！」

杜秋娘從懷中取出一封信函，是開封府總捕頭冷牧寫給鐵九如的，信中說明杜秋娘眞名是歸程碧荷，歸家媳婦，請鐵九如鼎力相助。

但因爲杜秋娘始終不知白蜘蛛是誰，也一直隱瞞自己的身份，所以並未向鐵九如表明求援，以免暴露了自己行藏，而遭殺身之禍。

楚留香道：「杜姑娘劍術造詣極高，想必是有高人指點。」

杜秋娘道：「造詣談不上，有好師父倒是眞的，我恩師是恆山派掌門飛手神尼，我學的飛花劍法，只學了一年，非常粗淺，今蒙香帥、胡大俠、柳公子出手相援，小女子感激不盡

，總算報了宿仇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杜姑娘能報宿仇，可喜可賀。白蜘蛛爲惡，已屬於江湖人鏟除的對象，此次虧柳七的警覺，才把我等引來這兒，不幸的是他却因此而喪生了。」

奉天會的白鳳堂終告摧毀，雖然這個堂口甚小，但白蜘蛛非常歹毒，江南武林正義人士等於鏟除了一個毒瘤。

白蜘蛛出師未捷身先死，對奉天會而言，又是一個沉痛的打擊！

因爲白蜘蛛出手歹毒，是暗殺的好手，目下奉天會的人手短缺，正需要這種人手來執行「馬王計劃」。

白蜘蛛之速死，使楚留香無法探悉奉天會總壇之所在，當然欲救吉川、齊正，便不得其門而入了。

另外，有關兩次縱火及暗殺柳如是的動機，也無從問得口實，事後亦頗覺遺憾，但也無法挽回了。

至於白楊五鳳，位卑言輕，知道內幕消息極少，此事並不出乎意料之外。

杜秋娘報仇事了，準備離開金陵回恆山。

臨行前，她依依作別！

杜秋娘向柳上堤婉言道：「柳公子，我有話對來說……」

柳上堤黯然走過去，胡、楚二人退開，不知她要說什麼！

杜秋娘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柳公子，我曾經拒絕過你，使你悶悶不樂，現在你總算明白，我身負血海深仇，無法與你共吟秦淮風月……

因爲我早已答應神尼恩師，夫仇報了，我要回恆山，青燈長伴一生，潛心靜修，休問塵俗之事。」

柳上堤道：「我……秋娘，妳又何苦……」

杜秋娘眼角含淚，有點哽咽的道：「你我無緣，已經註定……言盡於此，望公子善自珍重。」

柳上堤道：「秋娘……」

杜秋娘又道：「還有，善待紅袖，她善解人意，是我見到最有才氣的女孩，你要珍惜她。」

柳上堤能說什麼呢？

杜秋娘用衣袖拭拭淚水，道：「別了！公子……」

平常雄辯滔滔的柳上堤，此刻竟怔怔地站着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原來堂堂風姿第一的江東一柳，竟被拒絕過，等於失戀，說甚麼形感骸外云云，恐怕是大男人主義的論調吧？

楚留香雖不知道他們在談什麼，但看面上表情即可窺知一二，必然是臨別贈言，語重心長。

楚留香等杜秋娘走遠了之後，才喃喃自語道：「古來風塵出俠女，證諸杜姑娘就是活生生的一樁。」

胡鐵花摸摸鼻子道：「我一直錯怪她，以爲她是白蜘蛛，我眞糊塗！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你幾時不出差錯？把黑的看成白的！」

胡鐵花也不饒人的道：「哼！要不是柳七，你『楚大帥』的鼻子還能聞得到誰是白蜘蛛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聞不聞沒有關係，總比你來得早，人家陣仗打起來了，你才趕來，莫非又喝酒去了？」

胡鐵花咬牙嘀咕道：「唷！誰像你整天在找女人住的閨房！再說，喝醉了，還能趕來這裡嗎？老臭虫，你是我酒下敗將，不要始終不服輸好不好？」

衆人不由笑了起來……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南宮遠來到蘇州張簡齋的寓所。

張簡齋是江湖人心目中的「父母醫」，眞是仁心仁術，不僅能醫治各種疑難雜症，而且還是個心理醫生。

南宮遠應該是受惠最大的病人。

他激勵南宮遠的「死亡鬥志」，造就了一個名聞江湖的義俠灰頭巾，也使惡名昭彰的殺手金狐，從此爲江湖人所淡忘。

這回南宮遠斷腕求醫，他當然悉心診治，復原之期，指日可待。

南宮遠最關心的還是七心海棠毒丸之事。

張簡齋告訴他，毒性已經控制住，可再延期許多時日，少則三月，多者半年，請他放心，繼續快快樂樂地活下去，也多做些有意義的事。

如果繼續控制毒性，他甚至可以活得更久。

張簡齋建議他回金陵去，奉天會賊勢日衰，乘勝追擊，讓它澈底消滅，爲江南武林盡一份心力，也爲大衆造福。

南宮遠欣然作別，包了船直回金陵。

張簡齋還是在激勵他的「死亡鬥志」，因爲張簡齋一直瞞着南宮遠，這是令人十分震驚的一樁秘密。

這秘密就是南宮遠並不是中了七心海棠之毒，假面人給他吃的藥，正是與李蓮峯所中的毒完全相同，甚至藥性還輕。

所以南宮遠第一次到張簡齋寓所求治時，卽已經給他服下解藥了，所謂延期毒發云云，都是誑騙之辭，而假面人也揑造說是七心海棠之毒。

依南張的推敲，中了七心海棠之毒，是有毒發期限，但中毒的人會癱瘓，成了廢人，如何替假面人辦事？

因此故，南張認爲他吃了毒丸絕不是七心海棠之毒。

張簡齋能解李蓮峯的毒，也就能解南宮遠的毒，但在解毒期間，若運功施展武功，容易疲勞，這正是南宮遠追擊景新漢，跟踪劉太甲，回客棧之後，一覺到天明，會睡過頭的原因。

但是，到了後來，這現象卽會解除。

目下奉天會的敗象已呈，待它摧毀消滅以後，張簡齋必定要到金陵向南宮遠解說清楚，否則南宮遠誤認自己生存無望，可能會影響他的婚姻大事。

另外，張簡齋不道出原委，也是爲隱瞞他「義俠灰頭巾」的身份，否則讓假面人知悉，只怕會對南宮世家不利。

南宮遠到了金陵，竟有近鄉情怯的感覺，自己生命餘燼尚存幾何，不得而知，如今手腕又斷，如何去面對家人？尤其是未過門的妻子關天慧。

他穿着長袍，掩蓋了左手，回到了家門。

家人都注意到他的穿着有點異常，這明明是讀書人相公的扮相，而且整天縮手縮頸，是不是感冒了？

人總是要用雙手吃飯，終於抖露了他斷腕的隱衷。

一家人無不驚惶萬分，尤其是關天慧，心愛的郎君竟然斷了一腕，何其悲痛！

但經過南宮遠述說他在蘇州遇上幾個青衫隊員，力戰殲敵，不幸斷腕的英勇事跡（不是說灰頭巾），反而破涕爲笑，引以爲榮。

南宮遠還在隱瞞灰頭巾的身份，他黯然地道：「天慧，目下奉天會視我爲眼中釘，萬一我有個三長兩短……」

關天慧不待他說完，垂淚道：「遠哥，不用說了，生同穴，死同衾，天慧絕不會離開你

的，絕不會離開南宮世家……」

南宮遠淡淡的道：「有了妳，像是擁有了一切……」

兩人相擁，含着淚光，患難中見眞情，他們應該是這世間最恩愛的一對。

南宮遠帶回小機銃，這是關家堡的神秘武器，他交給關天慧，因爲他斷了腕不便使用，何況關天慧熟知小機銃的性能，物歸原主，使用此器，她是最適當人選。

義俠灰頭巾的事跡，已傳誦江湖，而斷腕之事，也爲許多江湖人士所周知，只是不知誰是義俠灰頭巾。

關天慧對南宮遠的吞吞吐吐，頗覺疑惑，她懷疑他就是義俠灰頭巾，她找到丐幫分舵，歐陽鴻訓也不知道義俠灰頭巾是誰，但他聽說南宮遠斷腕，又聽說小機銃，便認爲南宮遠應是灰頭巾。

歐陽鴻訓建議關天慧試探看看……

當然這個惡作劇試了以後，南宮遠果然承認了，但他還是要求關天慧等人暫時保秘，別聲張出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李立國、李淵等人的喪禮一併舉行。請了和尚吹打唸經，追薦升天，鬧了幾晝夜，方才散了。

出殯的日子將來到了，李蓮峯找來陰陽先生陪着，要覓一塊好風水地，作爲骨塋安葬之所。

李蓮峯、清風道長、鄭肖思以及金刀門武士李魁、李勇等人陪着陰陽先生，來到墳地，細細勘察，結果在蘭君子墓地附近找了一塊地，以便破土安葬。

李蓮峯這些日子裡，接連遇上了幾件喪事，有些是自家的，有些是江湖朋友的，直感天難諶、命靡常，江湖中人，身涉險惡，朝不保夕，損及多少無辜寶貴的生命，慨然於懷，悲情溢表。

丐幫長老戴獨行，有道是和尚吃四方，叫化子吃和尚，金陵分舵未必能找到他，倒是金陵各廟宇常是他棲息之所。

此刻，戴獨行也來到了塋地，看到李蓮峯一行，雀躍欣喜，因爲他有重要賊情要告訴大家。

就在墳場後方一個破廟，他發現了郭駿的行踪。

李蓮峯聞之動容，想不到賊巢就在附近，何不趁此機會追擊？

此刻的李蓮峯，身體已大致復原，這些賊人還未嚐過他的眞功夫，楚留香這回未同行，自己親自出馬，將旗開得勝，美事一樁。

其中鄭肖思尤其興奮莫名，清理門戶之重責大任，已落在他身上，有機會除去郭駿，是他最熱切盼望之事。

清風道長不置可否，根據戴獨行的說詞，那個廟可能只是賊黨的分哨站，自己寄宿李家以來，從未出門與奉天會正面相對，此刻亦豪興陡發，躍躍欲試。

戴獨行道：「這郭駿在奉天賊黨中職稱是總巡檢，專司聯絡差派，有穿針引線的作用，除掉他，賊黨等於斷了針線，編織不出什麼名堂來。」

數人在戴獨行引導下，步子迅捷，轉過山坳，已見殘牆敗瓦一角，看那建築，似廟非廟，但接連一間草寮，似乎是新建的，隱約有人影晃動，但人數不會太多，地方甚爲隱秘，不仔查看，只怕會把它當作普通破廟。

一行人來到廟前，只見一扇白木板門緊緊關着，李蓮峯自視正大門戶之人，乃在門外叫陣。

「郭駿，躲得了一時，躲不了一世！李蓮峯在此拜候，有種就出來受死！」

廟門還是緊閉着，却沒有人應聲。

衆人面面相覷，頗覺詫異。

李魁、李勇二人一馬當先，立時把廟門踹破，兩人各持金刀搶入，躍入門內，衆人則在門外把守。

驀然，兩聲慘呼從門內傳來，正是李魁和李勇二人已經中了埋伏，頃刻間便倒在血泊中。

李蓮峯驚怒之下，抽出金刀與鄭肖思聯袂邁向屋來，除了李魁、李勇二人之屍身外，室內空無一人。

從廟中直通後門，草寮之前，正站着郭駿，手中持劍，正待轉身，鄭肖思驀見人影，立刻暴喝道：「站住——」

隨着話聲，急速掠過後門追去。

李蓮峯還在廟內審視，他判斷還有賊人才是。而清風道長、戴獨行亦各執兵刃，正待邁入廟門。

李蓮峯突聞颼的一聲，仰頭忽見一道刀光襲來，這人竟掠身飄空，由上擊下，招式詭異，而且刀勢兇猛，李蓮峯冷不防一閃，幾乎着了門道，金刀即速往上一封，火光爆出，金鐵大震。

李蓮峯觸目瞪視，此人身軀修偉，一臉狡黠之色，不僅此也，此人劈出一刀，又掠上樑柱，眞是飛簷走壁之能。

接着他一個翻轉，又劈來一刀，李蓮峯再舉刀封架，但這回可有目標，金刀長使，「金龍出海」直搗而去。

這個使刀的人，還是在樑柱之間飄盪，頻頻還擊，如此一上一下，竟使李蓮峯的金刀難以劈個正着。

但樑上使刀的人，也奈何不了李蓮峯。

清風道長進來也舉劍刺向樑上使刀人，一時之間，此人行動飛掠更見飄忽，由於此廟樑柱頗高，使刀人身手矯捷，刀法凌厲，清風道長與李蓮峯刀劍合攻，竟未能擊殺對方，可見樑上人武功極高。

戴獨行手持鐵杖進來，驀見上下交征的戰況，又見後門外鄭肖思正與郭駿拚得激烈，想到室內已有二人，應該幫鄭肖思才是，於是一溜煙掠出後門加入鄭肖思的戰圈，室內室外頓時成了二比一相抗衡的陣勢。

樑上人飄忽無常，突然砰然巨響，他整個身子竟破窗而出。

這窗子是廟的氣窗，甚爲高聳，底下人躍起也不易攀上窗櫺，眼見身隨聲去，樑上人已掠出室外。

清風道長離門較近，拔脚舉劍卽跨出室外，樑上人正好縱躍地面，清風道長人如游龍，健腕一翻，當胸刺去。

廟內的李蓮峯先看了下草寮那方，見那邊有戴獨行助陣，雖然打得兇險，但還是廟外一對一比較吃緊。

正待舉刀邁出大門助清風道長，突微感廟內一絲撼動，驟聞「砰」的一聲，地面暴裂冒出一個人頭，灰頭灰臉的，就在李蓮峯脚後，李蓮峯還以爲樑上另外有人，分神之餘，待見到地下冒出人頭時，已嫌遲了一步。

脚下竟一陣劇痛，李蓮峯圓睜雙目，舉刀封架已是不及，整隻右脚踝竟被砍斷，使他痛澈心脾！

李蓮峯舉起金刀欲砍，沒想到這個地底人又鑽下去，一陣搖動，他忍受劇痛，趴伏地上，地面鮮血滿地，他從震動的地面分辨清方位，金刀猛力一插，半柄刀竟刺入地下，一聲哀叫，淒厲已極，該是有人死在地道下。

李蓮峯拔出刀來，半隻刀都是血汚，他忍着痛蠕動身軀，爬到門檻邊，汗水直流，眞氣幾乎要渙散了。

他的脚還在大量流血，於是便撕下袍袂裹住，血還在流，眼睛幾乎花了，力撐着半個身子，看來就要倒下去了。

李蓮峯已無餘力爬出門檻外！

廟門外，雙方相鬥甚酣，樑上使刀人刀沉力猛，閃閃刀光，泛起森森寒氣，令人觸目心驚。

清風道長出身青城派，一手「天風九式」的劍法，長劍舞的密不透風，一記「驚天游龍」，沉穩之中，又見輕靈，劍鋒如耀眼青光，直撲樑上人門面，他只得持刀一橫一劃，閃開一面，已達丈外。

雙方就在這空檔，稍微緩和下來，各自喘了口氣。

清風道長也就在這時突見李蓮峯倒於門邊，他驚駭中却無暇上前急救，因爲他還在與樑上人對陣中。

清風道長見這樑上使刀人，腦中靈光一閃，突想起兩人，乃沉聲問道：「你可就是天地雙煞的天煞？」

對方嘿嘿冷笑道：「不錯，我就是天煞沐忍，你們中了我們『擒王』之計，準備上黃泉路去吧！」

說罷，目光則一直凝視着地面，地煞沐耐一直未出土，使他憂心忡忡，難道地煞已遭不測了？

清風道長看在眼裡，冷冷地道：「中計了？裡面的情形你該想像得到，你的兄弟地煞已見閻王去了！」

天煞形色焦急不已，未見地煞出來，馬王計劃中的環節頓時大亂，原本要打出信號的，竟因地煞生死未卜，而怔在當場，委決不下。

聖君的「馬王計劃」分兩部份，一種是「射馬行動」，針對楚留香，另一種是「擒王行動」，是撲殺李蓮峯。

「擒王行動」就是在這間破廟進行的，以天煞在上，地煞在下，郭駿在中，三人聯手撲殺。

畢竟地煞不辱使命，重創了李蓮峯，但郭駿、天煞却無把握取勝，而郭駿更私自先出去，想點燃火線。

如果三人聯手失敗，則「擒王行動」的另一環節是，天煞破窗而出，地煞遁地而走，郭駿逃到廟後，然後由天煞打出信號，由郭駿在草寮後引燃火線，一舉將破廟炸燬，則李蓮峯必死無疑。

然而，沒有想到的是，天煞竟因地煞生死未卜，不敢打出信號給郭駿引爆；另一問題是，郭駿自己也被鄭肖思和戴獨行纏住，根本無暇到草寮後面點燃火線，所以說這項行動可說已經失敗了。

郭駿面對鄭肖思的九宮劍法和戴獨行的打狗棒法，顯得左支右絀，主要的是戴獨行乃成名已久的人物，鐵棒揮洒開來，不僅技巧圓熟，狠毒老辣，鐵棒夾着勁風，呼呼作響，一意以砸斷對方長劍爲目的。

郭駿暗暗心驚，若只有鄭肖思一人，原本不足懼，但多了一個戴獨行，形勢顯得極爲不利，稍一不愼，即可能劍斷人亡，故一味飄忽閃退，離草寮火線越來越遠，甚至令人懷疑，他想溜脫似的。

李蓮峯已虛脫昏迷，趴伏在門檻邊，假如多出一個賊人，他完全無抵抗能力，金刀終世英名，也跟着完了。

清風道長不是等閒之輩，能審勢觀變，他始終施展青城派的「天風九式」，因爲這輪劍法，非常嚴密，能固守門戶，又能輕靈襲取。

天煞沈忍一時之間難以逼退對方，始終覺得對方有如一片劍幕護身，要想攻破這層劍幕似乎不簡單。

所以天煞欲想加害李蓮峯，直感大費周章，絕非易舉。而地煞久未冒出地面，顯然已遭不測，層層思維，反使天煞刀勢減弱。

就在這時，二條疾勁人影，自斜方驀地撲來。

其中一個靈快絕倫，身影還含帶出鬱金花香氣。

天煞只覺得眼前人影一晃，執刀的手腕，竟一陣酸麻，不由踉蹌向後直退，幾乎棄刀仆倒。

他大驚睨視，只見來人手搖紙扇，飄逸洒脫，正是楚留香。另外一個是執竹柄長劍的竹君子申汝耕。

清風道長喜道：「香帥來的正好，請趕快察看李門主的傷勢如何了，這個天煞由我來對付！」

竹君子道：「還有我，他逃不掉的。」

話剛說完，他的竹柄長劍已刺出，這一劍運蓄了眞力，眞如猛獸噬食，眼看着就要刺中天煞的門面，天煞手腕還在酸麻，但是他還能急作翻滾，堪堪避過，人已驚嚇得面無人色了。

但是清風道長並不緩以喘氣的機會，天風九式中的「驚天駭浪」已使出，劍勢綿密，天

煞竟楞楞地橫刀抵擋，大失常態。

清風道長的劍已劃過他的前胸，一聲慘呼，仰天一跤，直摔出去，翻滾幾下，已直着脚，吐不出一絲聲息。

清風道長方覺疑惑，爲何天煞突然手脚失靈，連刀都舉不起來？念頭一轉，才想到原來天煞手腕已被楚留香點了穴道，難怪變得如此不堪一擊！

竹君子看在眼裡，也不禁讚嘆道：「楚香帥出手之快，認穴之準，在下眞是大開眼界！」

兩人圍過門檻來，只見楚留香忙着替李蓮峯運氣療傷，也止了血，李蓮峯的一條老命總算保住了。

這邊的郭駿與鄭肖思、戴獨行還在劇鬥中，而且距離草寮更遠，想引燃火線，根本沒有機會。

鄭肖思對這叛徒如此使師門蒙羞，尤感憤恨，他出手無不是記記殺着，毫不放鬆，使郭駿窮於應付。

但是廟前一聲慘叫，正是天煞泱忍的叫聲，聞之使郭駿陡增寒霜，心中一沉，打定主意，不如溜之大吉。

念頭一轉，劍勢即告遲滯，九宮劍法剛猛凌厲，稍一失神，左臂即被鄭肖思劃了一道血口，雖非重傷，但却狼狽不堪。

郭駿暴喝一聲，長劍急揮，這一劍似使出生平之大力，有如龍捲狂風，劍氣排山湧至，鄭肖思的長劍竟被震飛出去，而戴獨行的急勁風吼棒影適時掃到，郭駿長劍與之接觸，立刻砸斷。

這亂勢只一剎那間，郭駿霍然縱身急躍，凌空一個跟斗，身子再一閃，就已遠在十丈之外了。

只見郭駿身形飄忽，在山徑上放腿飛奔，去勢奇絕。

鄭肖思觸目見狀，眼睛幾乎突出，火速撿起長劍，執意要追踪下去，立時運起輕功，一路追趕下去。

人說窮寇莫追，但此刻他却非追不可，是清理門戶，不是緝盜！

戴獨行年老深沉，想喊住已然不及，但見楚留香穿過後門急掠而來，問了一句，即不加思索縱身追出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這山徑往下走，就是一條大路，再過一箭之地，就是金陵城市區。

郭駿身形猛竄，快得出奇，後面追趕的尚有二、三十丈之遠，但隱約可見，前後人影皆疾逾飛鳥，劃空緊追不捨。

此時大路上驀聞蹄聲答答，一匹白馬直向山徑奔來。

白馬背上是一位姑娘，一襲緊身青衣，面容清麗，背負長劍，正是關天慧。她已馳馬放蹄踏入山徑。

郭駿斗然見到一匹白馬騎入山徑，正迎面馳來，他立急剎住脚程，免得撞個滿懷，而對方姑娘也急急勒馬。

白馬昂首一聲嘶叫，馬總算停止下來。

關天慧並不認識郭駿，有意讓路。

郭駿並沒細看，低頭閃馬而過。

「郭駿！站住——」

楚留香大聲喝叫着。

剛聽到聲音，一條人影已飛快的撲到，接着又掠來一個，前面的是楚留香，後面的是鄭肖思。

關天慧一聽「郭駿」之名，立即花容失色，嬌軀猛顫，但郭駿已趁機迅速的奔跑到大路上去了。

關天慧將馬頭撥轉，猛然揮鞭催馬，疾馳追出大路，一溜煙即追到郭駿身前，大叫道：「郭駿，妳給我站住！」

郭駿見是騎馬的姑娘，他脚程再度停住，沉聲問道：「姑娘是在叫我？妳是甚麼人？叫我幹什麼？」

關天慧在馬背上怒目道：「你就是郭駿？奉天會的郭駿？」

郭駿不屑道：「不錯，我就是郭駿！別妨碍我走路！」

關天慧一躍下馬，凜然道：「本姑娘要取你的狗命！」

郭駿怒道：「妳究竟是誰？我與妳有什麼過節？」

「我是關天慧。」

「關天慧？」

「我爹是關東怒。」

郭駿暗驚道：「關……關家堡？妳是關家小姐？」

關天慧憤怒地道：「關家一門血案，總算找到兇魁禍首，我要爲我關家報仇，殺了你這

狗賊！」

郭駿哼道：「凡不從奉天會的，必自取滅亡！怨得了誰？」

這時，楚留香和鄭肖思亦已趕到。

關天慧拔劍攻向郭駿，郭駿那把斷劍雖然只合五尺有三，但他劍招凌厲，關天慧頻頻封架，鮮有還攻的機會。

鄭肖思再度攻上，郭駿忙不迭還了他一劍，但關天慧隨之招式一變，舞起耀眼劍花，着着搶攻。

郭駿雖掛了彩，但還能使勁用劍，他健腕一翻，當胸直刺向鄭肖思，這是極毒辣有心得的一劍。

鄭肖思被這一擊，震退數步，郭駿見有機可乘，還是想要開溜，目下已到了大馬路，那匹白馬正好利用。

於是，他暴喝一聲作勢攻向關天慧，隨之運足眞力，身形如飛燕般撲向那匹白馬，眼看就到了——

但有楚留香在旁，豈容他輕易得手？

扇子立時飛出，郭駿驀見扇來，舉劍一封，身形不由沉落實地，離馬還有一段距離，他目眦欲裂，猛然揮劍正要攻向關天慧，突聞「嗤」的暗器發射聲，郭駿慘號一聲，身子竟彈飛出去。

他是前胸中了暗器，這暗器竟穿透了他的身軀，而且不僅一枚，足足有六枚之多，不知是針抑是彈丸？肉眼無法辨識得出，每枚都穿透了郭駿前胸，這麼厲害的暗器，誰能抵受得住？

楚留香觸目心驚，打暗器的是關天慧，她手中拿着一支如鄉筒管狀的東西，它就是小機銃，南宮遠從楚檜手中檢回的，原是關家堡的神秘武器，這回在關家大小姐手中使出，不僅扣機熟練，且神準無比！

郭駿吃了六枚之多，那有機會活命？早就魂歸西天了！

關天慧滿臉淚水的喃喃道：「爹，不肖女兒，終於報了大仇，您在上天之靈，也該可以告慰……」

鄭肖思黯然審視郭駿的屍體，武當派的逆徒終於伏誅，他代師叔、師兄清理門戶的重任，終告達成。

關天慧拱手向楚留香致意道：「公子想必是楚香帥？小女子關天慧久仰大名，今蒙二位大俠相助，大恩不敢言謝！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那裡的話，在下正是楚某，這位是武當三英鄭肖思，今日能殺郭駿，還是得力於姑娘的好功夫、好武器。」

關天慧道：「不，若不是香帥阻他奪馬，恐怕已被溜脫了。」

鄭肖思道：「姑娘所用的暗器機簧，着實厲害，恐非人力所能抵擋！」

關天慧道：「這是關家堡的小機銃，但刻下只餘一支銃針，也許這次是最後一次使用，它能殺了關家的仇人，冥冥中似乎是天意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這小機銃是南宮公子帶回去的嗎？」

關天慧道：「是的，他最近遠行帶回來的。」

「南宮公子斷了左腕？」

「是的，香帥如何知道？」

「是猜的，他果然就是……」

「他一直不願讓人知道，好像有甚麼隱衷，連我都瞞住。」

「也許是安全上的顧慮，南宮公子的義風着實令人敬佩！」

關天慧作揖辭別，縱馬回南宮世家。

她所騎的白馬，正是白馬公子南宮遠的坐騎。

山徑上已隱見竹君子背着李蓮峯，由戴獨行、清風道長護着下山來。

這一役，奉天會是在執行「馬王計劃」中的「擒王行動」，雖然使李蓮峯受了重傷，但奉天會却折損了郭駿及天地雙煞三員大將，所費的代價未免太高，這是聖君始料不及的，所以這項行動正等於失敗。

十八

「射馬行動」也開始行動了。

這項行動是從流香居開始進行的。

楚留香最近頻頻往來金刀李家及下浮橋柳家，除了夜晚回流香居睡覺之外，白天很難在流香居見到他。

而柳上堤最近爲了保護柳如是也沒有終日守候流香居，反而是胡鐵花有大半時間都在，因爲宋甜兒做的菜肴，非常爽口，有酒有菜，他當然樂不思蜀了。

胡鐵花坐在船上，紅袖陪着，他喝着酒閒聊道：「紅袖，秋來天冷，能飲一杯否？」

李紅袖笑道：「酒壺乾坤大，飲酒亦須才，本姑娘不敢放情肆志，還是胡大俠自請吧！孔子曰：唯酒無量，適之而已矣！」

胡鐵花道：「孔子古聖人也，古語曰：堯舜千鍾，孔子百瓢，子路嗑嗑，尚飲百罐。想做聖人，第一步須得酒量好。」

李紅袖道：「本姑娘無意超凡入聖，質性自然，非矯厲痛飲可得，三杯通大道，一斗合自然，深淺不計，乃酒德也，有德乃知趣，胡大聖人知之否？」

胡鐵花笑道：「吾非聖人之徒也，無興起飲，無德而醉，今有某某號稱聖君之人，想必是個飲者，聖君聖君，知酒乎！」

李紅袖吃吃笑道：「聖君其人，酒恐怕是其愁渡之帆，如今奉天會即將瓦解，無論酒量是深是淺俱是怨，遣愁排懷，此其時矣！」

他們之乎者也，胡扯一通，笑鬧一番。

這時，突然傳來一聲冷笑。

胡鐵花心頭一怔，眼睛一花，楚香居甲板上却多了一個和尚，此人方頤隆準，眼神湛湛有殺氣，分明是不懷好意，使胡鐵花一驚。

來人正是慧證，他冷笑道：「你就是胡鐵花？楚留香的跟屁虫？」

胡鐵花起身怒道：「我怎麼會是他的跟屁虫？你是誰？敢在我面前出言不遜，是活得不耐煩了？」

慧證冷冷的注視着他，傲然道：「本座是奉天會的總護法，你敢蔑視本會的聖君，當心割斷你的舌頭！」

胡鐵花怒道：「原來你就是少林寺逃出來的賊和尚！好！我正愁找不到你，你竟敢自動

送上門來。」

慧證道：「要找我？那本座就先秤秤你的斤兩！」

這時甲板上又躍上一個持劍的漢子，正是戳情劍宋子雲，他開口道：「啟稟總護法，丁氏兄弟的船已準備好了，可以下手了！」

慧證頷首，邁步過來，徒手欺近胡鐵花。

胡鐵花早聞慧證修習般若掌，心裡對他已存戒懼，只怕纏鬥下來，自己會吃上大虧，甚至波及紅袖她們。

胡鐵花念頭一閃即逝，即飛脚踢出，慧證不閃不避，儼然成竹在胸，以弓步出拳猛力劈打，脚踝竟被打中。

幸而慧證這招是「查拳」，胡鐵花因在行進間肢體有震力，脚踝幸而未被擊傷，但已驚險萬分，而脚踝亦覺酸麻。

這當兒，宋子雲持劍指着李紅袖道：「芳駕可就是紅袖姑娘？把劍放下吧！我們要把妳帶走！」

李紅袖道：「你是誰？你當眞以爲我的劍是紙糊的？」

宋子雲道：「在下人稱戳情劍宋子雲，那就領教姑娘的高招！」

說完，已舉劍刺來。

李紅袖雖非一流的劍手，但側身閃避之餘，還能揮劍反擊，也算不弱的身手，一時之間也在纏鬥中。

慧證欺身直上，左拳猛出，右手成掌式，正要使出般若掌，胡鐵花心頭警覺，絕不能跟他對掌。

待對方掌影翻動，他猛然伏低掃出一腿，立刻乘勢竄出，這種游鬥方式雖躲過了般若掌，但慧證原本是北方人，腿功極不尋常，也踹出一腿，這一腿呼然隨聲而至，胡鐵花躍高之際，股間被踹中，借勢翻了出去。

胡鐵花脚下竟找不到着力處，雙脚浮虛之餘，仰天一跤，直摔到水面去，噗通一聲，水花四濺，已沒入水中。

李紅袖一劍在手，盡處於挨打的局面，再看到胡鐵花被打落水，竟魂魄都散了，不知如何是好！

宋子雲重重一劍揮至，她的劍立即飛飄出去，驚魂未定，慧證人影閃到，疾指點穴，靈快絕倫，李紅袖未吭聲即被制住。

丁氏兄弟駕船泊近，頃刻間，奉天會架走李紅袖，已消匿在秦淮如煙的水色中，不知所

終。

胡鐵花懂水性，潛伏在楚香居船下，待他爬上來，楚香居的餐桌上略見狼藉外，那壺酒還在。

他一仰脖子便乾了一杯，口中喃喃道：「紅袖被擄走了！我有何顏面見老臭虫？如何是好？哎！且進杯中物！」

眞是酒入愁腸容易醉，喝了兩杯，竟在甲板上呼呼大睡。

難道他眞的醉了？

一向嗜酒如命的他，就這麼兩杯下肚，就醉了嗎？

直到宋甜兒從街上購物回來，才發現胡鐵花一身濕淋淋的，還以爲他喝醉酒掉到水裡去了呢！此時方知紅袖被擄走。

流香居的船舷留有一紙，上面寫着——

「本會擇於八月初九正午，於鷄鳴山青石坡交換人質，請備「少林五絕相尅論證」與會，屆期風雨無阻，特此預傳，逾時不候，若有爽約，後果自負。」

書末畫以「天」字，是奉天會的標記。

原來，他們擄走李紅袖只是個餌……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這天夜晚。

奉天會的總壇只坐着聖君和慧證兩人。

他們是在商議「射馬行動」的細節。

奉天會雖然人員所剩無幾，但在這節骨眼，似乎還不放鬆對楚留香的最後一擊，畢竟能殺楚留香，如同推倒武林正義的干城，金陵武林必將頓失精神支柱。

李紅袖擄到手，是第一步行動，果然如期完成。

第二步行動是以李紅袖交換「少林五絕相尅論證」，他們算準了楚留香必然不敢爽約，這本書不難到手。

然後第三步行動，就是「射日箭神」的箭，淬了奇毒的箭，見血封喉的箭，一支暗箭射死楚留香。

也就是在交換人質與書之際，由聖君隱於暗處，親自射擊。

慧證道：「我相信你的箭術，沒有人能夠躲得過你的箭。」

聖君笑笑道：「冷防射出的箭是最難防備的，箭尖淬了劇毒，只要擦破皮膚，就能致人

於死。」

慧證又道：「人說楚留香輕功天下第一，總不會飛得比天上的鳥還高還遠吧，他如何能躲得過你這射鵰英雄的神箭！」

聖君道：「我已觀察過青石坡的地理位置，土地廟前是最適當的地點。」

慧證道：「目下我們人手已不多，射馬行動若能順利完成，下一步計劃是奪取那批官銀，以便招兵買馬，捲土重來。」

聖君點點頭道：「這回就要仰仗豹韜堂了，有了財源之後，報仇再緩幾年也不嫌晚的……」

慧證道：「據報重生谷已情勢危急，梁上元帶領一批人正往重生谷行進。」

聖君道：「我們已顧不了這麼多了，但願胡淳風等人能週詳規劃谷中的防衛，若能支撐一段時日，待此地事了，我們再去救援！」

慧證道：「現在也只好如此了！不過，谷中是否留下了什麼重要機密東西？」

聖君沉吟半晌道：「沒有什麼機密東西，只有青衫隊的全體資料，另外還有煉製的毒藥和一批火藥，刀槍、弓箭數量不多，就算重生谷失去了，對人力物力的損失不大，對我們沒多大影響。」

慧證又道：「這樣我就放心了，反正抖露不出你我的身份就好。」

聖君道：「義兄的身份，唯一能識破的就是梅君子李確，但小弟的身份，天底下只有義兄一人知道。」

慧證道：「不錯，你的隱身術實在太高明了，不可能有人識破你，至於梅君子一定要想辦法把他除掉。」

聖君道：「到目前為止，並沒有任何一人懷疑過我，也沒有人朝這方向找我，即使楚留香也沒有。何況射馬行動中，我另生一計，再度轉移一個目標，讓他們走上岔路，這是計中之計。」

慧證道：「我懂你的意思，眞是妙計也！」

「哈哈哈……」

「哈哈哈……」

兩人相視，得意的大笑起來。

假面人稱慧證為義兄，可見兩人關係非比尋常。

假面人是神箭手，被認為射鵰英雄，江湖上箭術神乎其技的，又是誰呢？

射馬行動，顧名思義，是眞正以箭術來完成的行動。

何謂計中之計？

楚留香將面臨何種險惡的場面？

聖君的神箭例無虛發，而且還是暗射，楚留香躲得過嗎？

「擒王行動」的受害者李蓮峯斷了足，勢必終生殘廢，景況淒涼，金刀李家又蒙上一重陰霾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楚留香回到了留香居，看到奉天會的留柬，沉吟着道：「紅袖暫時不會有危險，我準備如期赴約，我準備把『少林五絕相尅論證』交給他們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可是，這麼重要的書，落入賊人手中，怎麼辦呢？」

楚留香瞟了他一眼，道：「是人重要還是書重要？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我且問你，失火了，要先救人還是先搬珠寶？」

「人固然重要，假如能救人又能搬珠寶，豈不兩全其美。」

「你想的倒挺美的嘛！」

「難道不對嗎？」

楚留香冷冷地道：「不對！無論處理任何事務，均須將緊急事務列爲優先，而緊急事務中又以人爲優先，這就是人道思想，孔子曾經面對同樣的問題，馬廐失火，他問人不問馬，這是最可貴的儒家傳統思想。

也許緊急事務並非就是重要事務，但是當你能分辯某事是重要事務時，你也許可以擬出一套補救的辦法，而緊急事務却不容許你有時間去補救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這意思是說，書失落了，還有奪回來的時候，紅袖若犧牲了，却不能復生？」

「不錯，就是這意思。」

「嗯！好像有道理。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這才是正確的觀念，才像是楚留香的朋友！」

胡鐵花道：「少得意，下回我一定找機會糾正你的觀念，我不相信每次都是你贏，也實在不甘心！」

楚留香正色道：「不過，有一點我不大明白……」

胡鐵花道：「那一點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他們約定在青石坡交換，目下我方情勢比他們强，他們依恃什麼？哦！我想到了，我們被擄走的不僅是紅袖，還有齊正和吉川！」

胡鐵花道：「他們的安危，你必然在意，因爲你是楚留香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難怪他們有恃無恐！」

「所以奉天會持有兩個籌碼，交換李紅袖時，他們若蒙受不利，還可以恐嚇你，齊正、吉川還在他們手中，你楚大帥就不得不就範，不是嗎？」

「看你說這句話，眞有悲天憫人的胸懷，可敬可敬！」

「敬佩我？哼！人家還說我是你的跟屁虫呢！氣死我了！」

「誰說的？」

「就是那個賊和尚慧證，所以往後跟你同行，一定要走在你前面，我前你後，就不會有這種錯覺。」

「好啊！聽說有不少人要取我項上人頭，你在前面替我擋擋暗器、刀、劍之類的東西，多謝盛情，楚某感激不盡！」

「唉！算我倒了八輩子的楣，怎麼會認識你這種人物？」

「認識我有什麼不好，受用不盡呢！」

金陵的賊勢猶如江河日下，一日不如一日，因爲今天金陵武林正義人士又添加了一位好幫手，他就是慧觀大師。

慧觀大師奉方丈師兄之命，趕來金陵馳援。

慧觀大師是少林寺慧字輩高僧中最年輕的一個，不僅志滿氣盛，也是最有研究發展精神的人。

他的武功造詣，嚴格地說是慧字輩中最精湛的，慧證對他也畏懼三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今晚的金陵，又有一顆閃亮的明星殞落。

秦淮的夕照殷紅如血。

有個人也在秦淮水上盪船，他依偎在梨花紫檀的長椅上，凝視着這一輪紅日，不知在想些甚麼？

這些日子以來，金陵波詭雲譎，魔焰翻騰，都好像與他無關痛癢。

但他是野心勃勃的人，對武林盟主的名銜，覬覦已久。

但是金陵武林盟主是集合武功、聲望、品德等條件，受人愛戴，才有資格入選武林盟主

寶座的。

他幾乎想放棄這個念頭，他的個性與南宮遠相類似，恃才、孤傲、不容易與群衆打成一片的人。

這個人就是慕容隨雲，他靜靜的坐在椅子上，想了又想，思潮洶湧……

名利與權利的追求是要有一番代價的，慕容隨雲也懂得這個道理，假如他能建立奇功，假如他能擒殺假面人，那麼他的理想也許就會實現。這是個機會，只有這個機會才能製造高潮，把他烘托出來。

但是機會是要探求的，所以他也在調查奉天會的行踪，但他絕不會跟李蓮峯等人通聲氣，自己默默地幹。

他以有限的人力，專門在水路上監視，他認爲秦淮河一帶是罪惡的深淵，是奉天會活動的溫床，任何形跡可疑的人都不能放過。

在這個向晚時分，他注意到一艘船，船上有個人看來很扎眼，這個人就是鳳尾幫幫主武維寧，揚州血案與會的七個江湖人之一，他伴隨着兩個勁裝魁偉的漢子，在文德橋附近上了岸。

慕容隨雲暗暗跟踪，見他們進入一間偏僻的河房，慕容乃在對面屋宇上守候，看看他們將會有什麼行動。

初更時分，武維寧他們仍沒有出來，反而驀見一個黑影自河房飄掠飛出，輕功之高猶似楚留香。

而且這人他曾見過，慕容聰明穎異，有過目不忘之能，他馬上看出這個黑影正是假面人，奉天會的聖君。

當下他嚇了一跳，這間河房竟是奉天會的巢穴？

武維寧跟奉天會有何關係？

他進，假面人出，這又意味着什麼？

莫非武維寧就是假面人？

慕容隨雲無暇思索，便跟着施展輕功，一路遮避身形，專走屋宇隱秘處，緊緊盯梢下去，一刻也不放鬆。

假面人一直翻牆越屋疾行，都是慕容的眼界之內。

已經追到清涼山了，又是清涼山！這兒是城西最偏僻的山區，過了初更罕有人跡，這假面人爲何到清涼山來？

慕容隨雲心中疑惑蕩漾，竟拐到清涼山左坳，這假面人並不是上山，而是繞路而過，但

到了這兒却突然失去踪影。

慕容隨雲駐足四下張望，正覺事有蹊蹺，怎麼可能跟丟了人呢？突然，傳來一聲「嘿嘿」的奸笑。

假面人從一株大樹後走出，慕容不由從心底泛起了寒意。

假面人冷聲道：「原來是你？你竟敢跟踪我？」

慕容隨雲冷哼道：「閣下行踪雖然詭秘，但還是逃不過我的眼睛，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是誰？」

假面人略見詫異，道：「你知道？你如何知道的？」

慕容道：「你就是武維寧，鳳尾幫幫主，十二連環塢的總瓢把子，你進了文德橋河房，然後以假面人的裝扮暗地掠身出來，我親眼看到！」

假面人奸笑道：「你的話倒出乎我意料之外！你似乎知道的太多了點。」

慕容道：「自從江西一別，我都一直在思索怎麼對付你的少林功夫，雖然沒有致勝把握，但相信可以全身而退！」

假面人陰笑道：「坦白的說，我原本是很欣賞你的，因爲你是金陵公子中最有野心，也最喜歡動腦筋的一個，但你的缺點是眼界太高，幻想太多，而且個性反覆無常，這些是你的致命傷！」

慕容道：「不錯，在下有點野心，那就是想擊殺你，建立我的高超地位！今晚我就以自創的會通超勝大法來會會你！」

假面人冷冷道：「會通超勝？口氣很大，名稱很響亮，只怕對我不管用！」

說罷，兩人擺開了陣式，眼看拚戰又將開始。

慕容的黑簫已拈成長槍，假面人右手直伸，向天畫圓，是指劍的姿式，不過手上還戴了黑手套。

慕容一見他指劍畫圓，正是在江西看到的那套「菩提劍法」，當下凝神內視，摒絕雜念，一管長槍，全力應敵。

槍乃兵器之王，這意思是說，任何兵器之攻防，都是以槍術爲攻習對象，譬如使劍的人，假想對方是持槍，然後衍出一套劍術。

至於慕容的「會通超勝」又是那門子的道術呢？那就是融合對方的招式，有槍變成無槍的境界，對方的攻防術便沒有效用了。

問題是，他必須見識過對方的招式，這回他看到假面人作出指劍的動作，是他見識過的，所以就比較寬心。

聖君殺氣騰騰，身影一晃，指劍猶如閃電攻到，這等凌厲的攻勢，幾乎沒給對方喘一口氣的機會。

慕容的長槍，不擋他的指劍，反掃他的下路，行進之間的聖君，突遇這一着，迅速竄高閃掠而過。

這一交合，慕容不僅未受到任何壓力，反而佔了先機，長槍一擧，像是瞄準，長槍的刀尖如急梭飛出，颼的一聲，飛刀破空擊出。

聖君的閃爍身形，使寬大的斗篷隨風飄揚，飛刀竟被捲飛出去，待立穩身形，飛刀已流矢般不知去向了。

慕容不禁大驚道：「好厲害的斗篷！」

假面人陰笑道：「不錯，它刀槍不入。」

慕容的槍尖再度突兀出明晃晃的尖刃，剛剛那一槍是很唐突也很有心得的一槍，然而却未傷及假面人。

假面人再度指劍攻上，這回慕容隨雲並不重演橫掃下盤的招式，而是直接了當以槍尖猛搠對方的右指。

「砰——」的一聲，黑手套與槍尖相觸，兩相震動，使槍尖反彈回來，而黑手套仍完好如初。

慕容收槍閃退，驚道：「好厲害的手套！」

假面人道：「不錯，它也是刀槍不入。」

剛剛慕容這一槍，是對方攻來，他也攻去，所以化解了危機，如果對方攻來，他以槍抵擋的話，就是「有槍」，可能就吃大虧了！

所以這兩趟的一來一往，他都稟行「會通超勝」之法則，即有槍變無槍的境界，使對方攻勢失靈，這也難怪對方的辣毒招式，並沒有明顯的發揮出來。

假面人若有所思，接着骨骼格格作響，第三度發動攻勢，又是指劍，但是出手奇幻百端，變化莫測，似指似掌，令對方眼花撩亂，那能拆解？

慕容隨雲持槍再往下橫掃，聖君起縱之間，搶步而上，身影倏忽閃到對方身旁，黑指驀然一扣，往長槍猛然抓落，慕容頓覺長槍沉重，因爲長槍已被抓住，慕容槍尖再度飛出，宛如向天空抽放冷箭似的。

假面人用力一沉，慕容暴喝一聲，想拚出全力撩起，再作抽槍退身之計，沒想到既撩撥不起又抽不出，這一驚非同小可。

就在驚恐之餘，假面人的黑手一鬆，黑手指竟迸出暗器，急遽打到，慕容爲了護槍、抓

槍，故難以閃躲，防備不及之下，四支如指甲片的暗器，活生生地戳進胸前，慘然哀叫一聲，接着又來一記旋天飛腿，把慕容掃飛蕩開，一個翻跌，幾句哎聲，仆倒實地，嘴邊流着血絲，眼睛睜大着，似乎還沒斷氣。

假面人陰惻惻地道：「你沒有見識過天外神爪，如何去會通？還有，機器是不能靠外形去會通的，除非你拆開來研究。

天外神爪其實是機器，只怪你見識不多，不過你的會通超勝大法對一般人也許有用，可惜已沒有機會施展了！再會吧！黑簫公子。」

說完，霍然轉身，拔空而起，捷逾飛鳥，人影已消失在簌簌寂寂的山林之中。

不久，山林間有火光挪動，是兩個持火把的人，正是法華寺的和尚，元字輩的僧侶，元會和元明。

「奇怪，找了半天，沒有發現什麼！」

「到那邊看看去！」

「明明是聽到一聲慘叫……」

走過大樹邊，終於發現了倒地不起的慕容隨雲。

「是慕容公子！」

「公子，公子，是誰殺害你！」

慕容嚥了一口氣，說了幾個字——

「文德橋……武維寧……假面人……」

說完，兩眼翻白，已經直脚歸天去了。

元會、元明觸目心驚，立即稟報法華寺的慧果、慧觀，然後再通知鐵九如以及慕容世家，也知會金刀李家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今天正午是青石坡交換人質的日子。

楚留香這方面有柳上堤、胡鐵花三人赴會。另外慧果、慧觀和清風道長聽說對方是慧證，乃暗中跟隨而至。

楚留香三人，準時來到鷄鳴山下的青石坡。

奉天會的慧證和宋子雲似已靜候多時，宋子雲身旁立着的女子，正是被點了穴道的李紅袖。

楚留香等人趨近約五丈距離，已聞慧證揚聲說話：「楚留香，不要輕舉妄動！」

楚留香停住脚步，正聲道：「慧證，我已經把書帶來了，怎麼交換？」

慧證沉聲道：「本座要先檢查書的眞僞，再談放人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可以，但你要先解開紅袖的穴道，再來取書。」

慧證冷冷一哼道：「本座先警告你，假如你使詐的話，會害了兩條人命，希望你三思！」

說完，拍開紅袖的穴道。

紅袖哭喪着臉道：「楚大哥，你不能屈服於他們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紅袖，我已決定這麼做，不必多說。」

慧證道：「對！廢話少說，宋子雲，你過去把書拿來！」

宋子雲依言走來接過「少林五絕相尅論證」。

慧證從宋子雲手中取書翻閱，書中果有少林藏經樓戳記，他很熟悉，已足以確定是眞本，再翻動一下頁次，沒有脫頁，完整的一本書，果然楚留香屈服了，不敢拿僞書來調包，他暗暗點頭。

隱藏在暗處的假面人聖君，正引弦待發，狠毒的箭，淬了奇毒的箭！又是射鵰英雄的箭。

楚留香不可能知道有這麼狠毒的一招，他能躲過嗎？

聖君人在高處，驀地見山下來了兩個和尚和一個道士，正是慧果和清風道長，另外一個可能是慧觀，他思忖着。

突然，好像轉了幾個念頭似的。

他的箭要射出去了，底下廣場的人統統屹立不動，慧證還在翻書，楚留香靜默佇立，雙方僵持着。

楚留香在廣場上活像一個人靶，面對這麼狠毒這麼神準的箭，不死才怪！

假面人聖君終於把箭射出去了！

「咻」的一聲，快如閃電。

沒有人能承受這支箭，何況是毫無防備的箭！

廣場上慘叫一聲，神箭中靶，穿胸而過。

有人倒下，究竟是誰？會是楚留香嗎？難道這眞的是楚留香的大結局？行俠仗義，到此爲此！英年早逝，薄海同悲！

然而，倒下的不是楚留香。

倒下的却是奉天會的總護法慧證！

慧證被一箭穿背（假面人在他背後高處），瞪目心驚，咆哮翻滾，口中淒厲叫道：「小威，小威！你……你爲什麼殺我……」

聲音慘惻，令人不忍卒聽。

這一突變，當場把所有人都震住了。

楚留香觸目心驚，仰頭一望，山腰大樹下躍下一個黑影，楚留香雙目圓睜，看到了那人，射箭的人正是假面人，他無暇再多作思索，以無上的輕功直掠上山，飛快的追趕那個黑影。

楚留香盡其生命的潛能，運足眞力，撲上山腰，這段距離從山腰射箭到廣場，足足有四十丈遠！楚留香的輕功再厲害，時間上也不容許。

當楚留香到達山腰，只見樹下一支弓弩棄於地上，假面人早已去如黃鶴，山野寂寂，渺無人踪。

楚留香無奈，拾起弓弩，又飛掠下來。

慧證躺在地上，臉已變色，好毒的一支箭，早已氣絕身亡。

至於宋子雲也在驚惶中，被柳上堤一劍穿心刺死。

廣場上已無殺伐聲，靜得令人心寒。

楚留香凝視慧證的屍身，喃喃道：「好厲害的箭術，足足有四十丈遠！」

柳上堤動容道：「楚兄，在下已經知道他是誰了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柳兄是說……」

柳上堤道：「這支箭是鳳尾箭，是武維寧專用的箭，他是鳳尾幫幫主！」

楚留香若有所思道：「武維寧，會是他？」

柳上堤道：「鳳尾幫是江淮間第一大幫，武維寧是幫主，也就是十二連環塢的總瓢把子，他年輕、勢力夠大，有能力組織奉天會。」

清風道長已到，在旁說：「過去，我們並未把他列爲金陵武林人物，眞是大錯特錯，鳳尾幫總舵在揚州，據說鎭江有分舵，想必金陵也該有，所以他來往金陵並不算遠，他常出沒金陵一帶，該是很合理的解釋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這支箭是鐵證，其實還有佐證；第一、揚州血案，他是與會的江湖人士之一；第二、昨夜慕容遇害，也吐出武維寧三個字；第三、武維寧是用箭又用刀，揚州血案的兇手是用刀；第四、江湖上武維寧有『射日箭神』之外號，能從三、四十丈遠射的人，除了他還會有誰？」

清風道長點點頭道：「胡大俠分析的極有道理，此案總算水落石出了，假面人就是武維

寧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如今我們就先調查武維寧吧！有名有姓，不難追查。問題是，慧證死前說的『小威』又是誰呢？」

柳上堤道：「梅君子曾說假面人就是岳霖，岳霖會不會就是武維寧？而小威是他的暱稱或小名甚麼的？」

楚留香思忖道：「梅君李確也許知道這段秘密，我們不妨回去問問看。」

場地清理之後，大夥兒回到金陵。

書沒有失落，紅袖救回，而奉天會却死了慧證和宋子雲，眞是偷鷄不着蝕把米！

十九

金刀李家。

衆英雄又在金刀李家聚會，李蓮峯受傷躺在房裡，並未出來見客。無形中大家都以楚留香爲東主了。

楚留香開口道：「根據在下的判斷，假面人的箭，原本是對準我，但突然改變初衷，可能是見到慧果、慧觀兩位大師到來，他認爲慧證不是兩位大師的對手，唯恐慧證被擒住，爲了殺口，只好射死慧證。因爲慧證曾說過，他是天底下唯一知道假面人眞相的人。」

柳上堤道：「在下讚同楚兄高見，假面人爲了保護自己，誰都不信任。」

楚留香又道：「所以就產生了一點矛盾。他既然知道滅慧證的口，爲甚麼不懂得隱藏自己的武器？鳳尾箭一旦使用，不就暴露出他的身份了嗎？」

柳上堤道：「鳳尾箭是武維寧專用的箭，會不會是換了別的箭，他怕射不準，只好仍用鳳尾箭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這說法不無道理，但有點牽强，因箭與刀劍不同，箭射出去，大半不收回

，就該無固定順手使用的必要，不知柳兄以爲然否？」

柳上堤道：「在下是同意此點，不過疑問還是存在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這確實是個疑問，不過，慕容死前說的武維寧，難道是謊話不成？我們不就推翻慕容的說詞了嗎？人之將死，說的話應可採信才對。」

這時梅君子李確由竹君子扶着，剛從停屍間回來。

他們快步的進入客廳，情急的道：「香帥！慧證就是岳霖，我剛剛看得很仔細，就是我四師弟岳霖！」

衆人皆一驚，楚留香忙道：「李先生請坐，在下尚有疑問想請教！」

李確坐下。

楚留香問道：「慧證既然是岳霖，那麼小威又是誰？」

李確若有所思，想了又想，然後驚聲道：「我記起來了！小威就是余南威，也就是兵部尚書余友忻之子！廿年前，對！廿年前，他跟着岳霖逃亡出來！」

衆人更是大驚失色。

楚留香問道：「先生是說，在永樂朝通倭叛國的兵部尚書余友忻？他不是被夷九族了嗎？幼子竟還在世？」

這是一段悲慘的回憶，閃掠過李確的腦際，兩滴熱淚，奪眶而出。

李確含着淚光娓娓道出——

「這件事也牽涉到家師岳翦子，也牽涉到我幾個師弟，也就是蘭、菊兩君子和岳霖，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說了……

廿年前，還是永樂朝時代，兵部尚書余友忻通倭叛國，準備起兵作亂，起事地點是在北京附近的通縣，但因爲事跡不密，被人告發，朝廷下令緝拿，滿門抄斬，並夷九族。余友忻在倉促之間潛逃出來。

當時的江洋大盜岳翦子是余友忻的密友，襄助余友忻相偕一起逃出，潛逃到海邊，準備由海船接應，當時連絡船隻即由岳翦子的徒弟呂慕實（李確）、張雲樵（章懷雲）、程行易（陳世儀）負責接運。

但呂慕實三人的船隻赴救之際，遇到朝廷水師，三人拚戰不支被迫退走，所以三人沒有機會去接運余友忻和岳翦子等人。

岳翦子弄得一艘小船擬偷渡逃亡，但不幸被官兵發覺，被官船砲轟，終於全數死亡，一個無存。

岳翦子的獨子岳霖，早先救出余友忻之幼子余南威，從陸路逃遁，從此星雲流散，不知

所終。

朝廷續下令捉拿余友忻及岳鬍子的親朋門生，株連數百人，但呂慕實等人聞風而逃，由北逃到南，來到金陵定居，一住就是廿年。

甚至改朝換代了，已是宣德年間了，還不敢透露自己的眞實姓名，因爲他們還是欽犯的身份。

這三位師兄弟，在金陵專注於園藝事業，不敢參加社交活動，因此只慕文事，不談武技，而致「四君子」之名不脛而走。

從陸路逃出的岳霖，業經證實就是隱遁在少林寺的慧證，而跟隨逃出來的余南威，當時還是個少年，不知道如何安排，以至於今天，仍是個謎。」

這就是李確深埋在心中廿年的往事。

往事不堪回首，今日自己猶是逋客之身，世事的滄桑，令人不勝唏噓。

衆人聽完李確細述昔人舊事，不覺黯然神傷。

楚留香道：「想不到廿年前的政治恩怨，竟延伸到今天，眞不可思議。」

柳上提道：「廿年前的余南威是個少年，不知其人的歲數有多少？」

李確思忖道：「我無法確定，我想大概是十四、五歲的光景，他現在的年齡應該不會超過四十歲。」

楚留香問道：「李先生能認出他的面貌嗎？」

李確道：「岳霖曾帶着他到通縣，我看過一眼，長得很清秀，而且聰明穎異，現在想起却有點模糊，廿年前的面孔，到現在總是會改變很多，假如今天要我去認這個人，可能會認錯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李先生是否見過鳳尾幫幫主武維寧？」

李確道：「我久仰他的大名，但未曾見過。」

清風道長在旁道：「照這樣的線索來判斷，假面人就是余南威，殆無疑義。問題是余南威又是誰呢？會不會是武維寧呢？

這眞是玄之又玄的事，甚至知道他的眞實姓名了，都還搞不清楚這個人是誰？唉！我的玉皇大帝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假面人是余南威，另有他事可證實，揚州血案所留的『余刀揚威』，余刀即指姓余的刀，而殺八王爺，乃對朱明皇室的洩憤；他殺鍾員外，也是因爲鍾員外曾做過永樂朝的御史，與彈劾有關，又是政治恩怨。

而痰盂命案使我省悟，原來是故佈疑陣，所謂痰盂有信，應該是『彈余友忻』之誤，是

聽錯話，而假面人乃順勢置痰盂在劉侍郎屍旁，佈下疑陣！」

胡鐵花道：「嗯！你的解說很有道理，鐵捕頭到如今還每天面對那隻痰盂嘆息，他聽了你的解說，不氣死才怪，好個故佈疑陣，問題是他殺劉侍郎是爲甚麼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這劉侍郎之死比較難解，可能不是政治因素。這個假面人，是要動腦筋找的，我們每個人多提出意見、看法，集思廣益，多方辨難，也許可以使案情更明朗，這方法無以名之，可稱爲『腦力激盪術』，應該是很管用的。我們不妨來做一個假面人拼圖遊戲。這些散亂的圖片包括——

1不超過四十歲　2余友忻的幼子　3眞名余南威（小威）　4有高超的少林五絕武功、殺人。　5有天外神爪功夫、殺人。　6有高超的馬術　7有高超的箭術　8用鳳尾箭、殺人　9有海南派斗篷　10從清涼山遁走三次　11寫字龍飛鳳舞　12奪走望月寶刀（殺吉川英次郎）。

這個人是誰？看誰能解答出來。」

清風道長道：「依這些資料顯示，最接近答案的就是武維寧，不是嗎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不錯，武維寧是最接近的人選。但在下說過其中有矛盾，頗有存疑之處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你說的矛盾，未必能成立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怎麼說呢？」

胡鐵花道：「你沒有考量交換人質時的狀況。現在先提出一項假設，萬一假面人未改變初衷，他一箭射來，把你老臭虫給射死了。

那時候場中就剩下我和柳公子，對方有慧證和宋子雲，而兩位大師和清風道長尚遠在數十丈的距離，我認爲該想到的是，慧證有能力取回鳳尾箭，我嘛！是慧證的手下敗將，而柳公子雖是用劍高手，但慧證也是用劍高手，恐怕要在柳公子手中拿回鳳尾箭不是難事，何況還多了宋子雲，所以假面人敢大膽的用他的鳳尾箭。老臭虫你認爲如何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這樣研判，也不無道理。」

柳上提道：「在那種情況，也許我不會留意他是否取回鳳尾箭。」

胡鐵花這番話有說服力，衆人認爲武維寧就是假面人，除了小小疑點外，幾乎已成爲確證。

胡鐵花道：「不管他是不是武維寧，現在已進入求證的階段，調查他不就得了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我們即刻進行調查吧！」

李確嘆道：「想不到我這個當事人，也無法解開這個謎。」

楚留香不同於一般江湖俠士，他思想開通靈敏，喜好結交朋友，也喜歡交換意見，仔細過濾。

他想到了南宮遠，他想到了金狐，他與假面人同樣的懷疑，即左右手並用和互換，同一與別異中求得歸餘的方法，也認爲南宮遠就是金狐，所以他去找南宮遠長談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南宮遠承認他是金狐，也承認是灰頭巾，並且自承不諳箭術，而且也透露與假面人見面時所說的話，假面人會東瀛甲賀流大拍手功夫，通曉東瀛事務等等。這些是線索嗎？

楚留香的腦筋是開通的，也許可以如此比擬：

載華嶽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洩。萬物載焉！

多一份思維，多一份意見，必定有助於揭開聖君的假面具！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金陵武林人士兵分兩路，尋找假面人線索。

第一路——根據慕容公子死前所述，文德橋的疑點，是否爲奉天會的巢穴？鐵九如、戴獨行、歐陽鴻訓、慧觀爲一組，乃在文德橋附近搜索。

第二路——調查武維寧。他與假面人究竟有何關聯？楚留香、胡鐵花、柳上提一組，向鎮江府出發，其次再到揚州總舵。

常景邁、鄭肖思、申汝耕、柳十三等人，留守流香居兼顧下浮橋柳家。其他人等如清風道長、李確、嚴仲等人則留守金刀李家。

鐵九如一行人，在文德橋的搜索，一無所獲。

楚留香一行人來到了鎮江府，找到了鳳尾幫分舵，分舵主張海鵬忙起身相迎，敘禮分賓主坐下。

楚留香便把來意說明。

張海鵬道：「敝幫幫主昨日曾來本舵，隨即離去，據說是去金陵，是同兩位七星塘同鄉走的，不知香帥何事找敝幫幫主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在下等人發現鳳尾箭出現金陵，射死一個奉天會的人，想必使箭的人是武幫主。」

張海鵬道：「鳳尾箭？不錯，那是敝幫幫主隨身携帶的武器，沒想到幫主在金陵殺了人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那兩個七星塘同鄉，不知他們尊號大名？」

張海鵬道：「姓丁，是丁氏兄弟，江湖上人稱丁氏雙雄。」

柳上堤接口道：「七星塘的丁氏雙雄？丁奉、丁贊，這二人雖非官府通緝的要犯，但聞素行不端，武幫主爲何跟他們同行？」

張海鵬嘆道：「敝幫幫主喜愛收藏寶刀，丁氏兄弟有寶刀請他鑒賞，而且有意開價出售，幫主便欣然同去了。」

楚留香沉吟道：「寶刀？會不會是望月寶刀？」

柳上堤問道：「武幫主是不是常去金陵？貴分舵是否知悉他平日的行踪？」

張海鵬道：「偶而去金陵，他的行止，本舵大略知道，最近因爲揚州血案，他來的次數較少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不知貴幫主貴庚幾何？」

張海鵬道：「三十六歲。很年輕。」

這話使胡鐵花大感興趣，他問道：「據聞武幫主武功高强，不知他擅長那些功夫？」

張海鵬道：「幫主擅長弓馬之術，而且刀法亦精湛，但在江湖上以箭術聞名。至於拳脚功夫亦有造詣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武幫主有『射日箭神』之雅號，想必射程有四十丈遠？」

張海鵬道：「應該是三十丈遠，四十丈遠的話，那該是獨步空前的了，在下不敢說幫主無此能力，但過去所傳的口碑是三十丈。」

楚留香又道：「武幫主的家鄉可就是七星塘？」

張海鵬道：「幫主是土生土長的七星塘人。」

楚留香心想，假面人余南威不可能是土生土長的七星塘人，必定是落籍某處，但如果蓄意隱瞞，又另當別論了，畢竟余南威當年只是個少年而已，在某地長大成人，雖非土生也算是土長。

楚留香又想到今日與胡鐵花等人所談的「矛盾」，乃問道：「武幫主的鳳尾箭隨身携帶幾支？」

「只帶一支。」

「他射出去的箭有否收回？」

「他射出去的箭，例不回收，而且他用箭的對象，必是大奸大惡之人，就因爲留下鳳尾箭，才使他名揚江湖。」

楚留香漸漸地對自己所持的「矛盾」觀點，恢復了信心。胡鐵花所謂慧證收劍的說詞乃不攻自破。

楚留香沉吟着又問道：「不知貴分舵有否留下武幫主的書札或公事文書，能看出他寫字的筆跡甚麼的？」

張海鵬道：「有的，在下就叫人拿來！」

一會，下人送上所需之物。

筆跡一對之下，武維寧的筆跡與假面人的龍飛鳳舞完全不同，武維寧的字，粗拙、生硬、有稜有角，比起假面人儼如丹青名手的字，相差甚遠。

楚留香看了之後，嘆了口氣道：「字跡完全不同，看來我們又墜入假面人的術中而不自知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字跡能否作僞呢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目前我看過假面人所寫的字，一是少林五絕譜上的眉批文字，二是揚州血案的血書，這兩種字體同樣的是龍飛鳳舞，可見是同一人的手筆，而且是不可能作僞，也不會想到作僞。」

胡鐵花不解道：「怎麼說呢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前者是他研讀秘笈，得意忘形時所寫，後者乃他倉促間所寫，快樂與情急兩種心理狀態下是不會作假的，而且以武幫主寫字之生硬，絕不可能寫出龍飛鳳舞的字跡來。

再說，書法是一門大學問，沒有臨帖寫過字的人，想要神來之筆，無異緣木求魚。所以可以斷定武幫主不是假面人。」

柳上堤道：「可是有關慕容的說詞以及箭術等的線索，豈不整個推翻了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其實有一點足可證明武幫主不是假面人。」

柳上堤道：「那一點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那就是假面人如果是武幫主的話，丁氏兄弟不會到鳳尾幫分舵來找武幫主，否則豈不洩漏行藏？

丁氏兄弟是奉天會中的人，這點李紅袖她可以證明。那麼，你們從這因果關係來省察，就出現一種不祥的預感，那就是武幫主很可能已經遇害了，否則鳳尾箭不會落入奉天會的手中。」

這回筆跡之相對，再經楚留香這麼一分析，柳上堤、胡鐵花也相信了，武維寧不是假面人。

但胡鐵花對慕容的說詞始終認爲無法解釋，他問道：「問題是慕容公子將死之際，所說的話完全不足採信了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有關慕容的說詞頗令人疑惑，慕容耳聰目明，不容易看錯事物，有可能是兩種情況：

一是慕容自己的錯覺；二是假面人故意瞞騙。他會說出文德橋的地名，我想以錯覺居多，不管如何，文德橋這地名值得深究，所以他的說詞還是有價值的。」

柳上堤道：「既然假面人另有其人，江湖上究竟還有誰的箭術是如此高超的呢？想來眞不可解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這麼說來，豈不是……」

張海鵬黯然道：「你們是說敝幫主出事了？這件事我得稟報總舵，在下也想到金陵去查探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我們可以再解釋一下，武幫主是假面人嫁禍的最佳人選，如果他一直沒有回來，那表示可能出事了！」

到底誰是假面人呢？

要去懷疑誰呢？

楚留香又陷入重重思維中，突然他想到了一個人，如果這個人是假面人的話，則這將是一樁不可思議的事。

他們辭別鎭江分舵，楚留香覺得關於武維寧這條線索，已不需要再多花費時力去搜尋，乃回金陵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楚留香到鳳尾幫鎭江分舵附帶的收獲，是知道了丁氏兄弟找過武維寧，而鳳尾箭又出現在假面人手中，所以找到丁氏兄弟必然可以揭發一些事情的眞相。

丁氏兄弟也是奉天會青衫隊員，分別是十四、十五號，是很早加入的會員，由於他們不是通緝犯，所以未被列入捕廳追捕的目標，而且他們也不曾參加金陵的劫鏢案件，故一直未被人注意。

他們可以分開露面，所以說他們神秘嘛也不算神秘，但鐵九如對他們是熟悉的，因爲這兩人雖未犯過大案，小案倒常犯。現在有了新的偵察方向，就是專門尋找丁氏兄弟的行踪，也許就能找到奉天會巢穴。

鐵九如重新佈署的結果，果然有所斬獲。

他們終於發現了丁氏兄弟的行踪。

文德橋的河房，正是丁氏兄弟的落脚處。

鐵九如率領捕快另合戴獨行、歐陽鴻訓等丐幫人手，蜂湧而至，並派人守候河房的河面，免得賊人從水面搭船溜脫。

一切就緒，鐵九如揮戈衝進該幢河房。

他們長驅直入，闖進大門，大門接着就是寬敞的天井，這一陣騷動，使丁氏兄弟惶急的邁出廳來。

驀見鐵九如等人，神色大變，雙雙持刀將作抵抗。

鐵九如怒斥道：「丁奉、丁贊！你們已經走投無路了，還不束手就擒。」

丁奉冷哼道：「金陵之大，條條都是路，你想怎的？」

鐵九如盛怒，一馬當先，鍊子刀就要砍將過來。

就在雙方即將兵刃相接之際，突聞兩聲「颼颼」作響的暗器，自鐵九如左後方破空射來，是飛鏢！

丁氏兄弟雙雙慘叫一聲，竟各自中了一鏢，立時栽倒，噗嗵一聲，仰面八跤的各自翻倒在階下。

頃刻間，兩眼翻白，已經斃命了！

好厲害的飛鏢！

是毒鏢嗎？

不是，是打中死穴，奇準無比！

鐵九如與衆人忙不迭轉過身來，驚見左方屋宇上有個黑衣裝束的蒙面人，眼神炯炯，似在冷笑。

鐵九如睜目圓瞪，喝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你爲甚麼殺他們？」

黑巾蒙面人嘿嘿冷笑道：「老夫『闖天王』，已經接收奉天會，丁氏兄弟知道的太多了，故本座不得不封住他們的口！至於假面人嘛！他的屍體就在房中的棺材內，你們何不進去驗屍？」

衆人被震驚得無不張目結舌，假面人居然死了，又冒出一個「闖天王」，到底這人是甚麼來路？

就在衆人面面相覷，懵然莫名之際，「闖天王」清嘯一聲，隨着他手揚之處，又自打出了一片物件。

鐵九如見狀，慌忙喝退，衆人立即閃避，接着轟然一聲，煙霧大作，瀰漫了整幢河房，又是救命彈。

這個「闖天王」也會擲救命彈？

待煙消霧散，天井上炸出一個窟窿，有兩三個行動慢的捕快受了傷，而屋頂上的闖天王早已不見人影。

鐵九如率衆進入房內，果見有棺木停在廳上，捕快打開棺蓋一看，正是假面人，戴着面具，穿一襲黑衣，陰慘慘的睡在棺內，看來已死去多時！鐵九如把假面具取下，驀地見到此人正是武維寧——鳳尾幫幫主。

捕快們在房內，未再找到其他線索，這間河房規模不小，但前前後後搜索，除了丁氏兄弟外，別無他人。

假面人武維寧死亡的消息，驚動了金陵城。

而鳳尾幫也加入了申討闖天王的行動，無不認爲武維寧是死於闖天王手中。

楚留香一行來到文德橋河房，仵作也來驗屍，發現武維寧是被鴆毒死的。武維寧是假面人嗎？

楚留香當然不相信這是事實，他喃喃地道：「幾年前，左輕侯的女兒左明珠，曾進行過『借屍還魂』的惡作劇，她是爲了愛情，情有可原。

現在的假面人，恐怕是在進行『借屍逃遁』的把戲，讓人家以爲他死了，而武維寧是被用來做死亡的道具，誠屬可悲之事。」

鐵九如疑道：「照香帥的說法，假面人另有其人？如果這假面人不再出現是表現他逍遙法外了？」

楚留香點點頭道：「鐵捕頭所言甚是，譬如說欠債的人突然死了，債主就無法向死人討債，這個假面人就是要讓人知道他死了，我們就歇手不再追緝他，而武維寧只是個可憐的替死鬼而已！」

胡鐵花道：「從前無花和尚會裝死，現在這個假面人也會裝死，但他更高明的是另找了死亡道具，這人實在太狡猾了！」

柳上堤道：「那個闖天王又是誰呢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我想可能也是假面人安排的，但他所用的飛鏢，使我想起了一個人，那就是遼東萬馬堂的少主人蕭采。

這飛鏢原是馬鏢，是萬馬堂用來制服瘋馬的飛鏢，這種鏢握把很特殊，這人能拿捏的這麼準，我想除了蕭采之外，他人難得有這麼高的身手。」

鐵九如道：「據說萬馬堂牽涉到余友忻叛國案，已被朝廷抄斬，看來又是因爲政治恩怨所引起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不錯，余南威和蕭采都站在同一立場，必然聯手作戰，問題是我們都不知

道這兩人究竟在金陵的眞正身份。這兩人不是假面具就是蒙面，可見應是我們熟識的人，不得不掩飾行藏。」

柳上堤道：「如果他們不再以奉天會的名義出來作亂，要查出他們的下落，豈不希望渺茫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我想，他們能取得靖南王寶藏，必然還會繼續招兵買馬，也必然會繼續作亂。另外有一點，大家是否留意，文德橋的河房並非總壇所在，未見到吉川英次郎就是明證。」

鐵九如道：「能破了總壇，才算眞正消滅奉天會，否則我們只是空歡喜一場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郭駿、慧證、白蜘蛛、天地雙煞都已經死亡，到底奉天會還有那些能人異士呢？我看他們是在作困獸之鬥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據說還有一個豹韜堂，這個闖天王會不會就是堂主？而他是否蕭采？這些推斷都有可能，問題是，誰是蕭采呢？」

柳上堤道：「這些賊人似乎個個都很詭秘，幾乎都要抽絲剝繭，才能窺得眞相，目下我們能有這種成績已屬不易，其中楚兄智計過人，尤令人佩服！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柳兄可別這麼說，今天的局勢對我方有利，實在是武林正義人士，兀兀不息，同心協力的成果，在下不敢居功。」

當鐵九如聞知楚留香解說「痰盂有信」是「彈余友忻」之音誤時，他恨恨道：「眞可惡！看我回去不當場把那勞什子摔破……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今年中國北方，尤其河洛一帶，蝗虫肆虐，使得廣大的災民流離失所，哭聲載道。朝廷下令江南富庶之區捐輸黃金百萬兩，賑濟災民。

這些賑銀由應天府統籌辦理，無不戰戰兢兢，只怕這些賑銀爲盜匪所奪，而從江南到河洛，路途遙遠，如何護銀乃成了應天府尹劉子棋極感頭痛之事。

劉子棋將此事徵詢都指揮使楊震，有意請官兵護銀。

劉子棋道：「本府擬請貴治的官軍護銀，不知楊大人意下如何？」

楊震謹然道：「大人差遣，末將不敢不從，不過，據聞金陵成立聯合鏢局，信譽卓著，至今未出過差錯，不妨考慮由鏢局與官兵一道護銀。

因爲單是官兵未必了解保鏢的作業，借重聯合鏢局的經驗與能力，或許將使護銀之事更爲妥切。

而且，自襄陽以上都是山道，極爲凶險，經常有盜賊出沒，保鏢也要懂得道上的規矩，沒有鏢局的人士參與，只怕碍難通行。」

劉子棋頷首道：「聯合鏢局是集合三家鏢局的力量專作大宗買賣，本府亦有所聞，不過百萬兩黃金可能是他們所做的最大筆生意，不知他們是否有意承接？」

楊震道：「末將認爲，聯合鏢局沒有不敢接的鏢，三位總鏢頭，呂東陽、蕭玉山、周遙都是精明能幹，身經百戰的名鏢師，任何險阻，他們都能克服。」

劉子棋點點頭。

楊震接着又道：「而且，萬一這批鏢銀若是出了什麼差錯，以聯合鏢局之雄厚財力也賠得起。」

劉子棋道：「此事不能有萬一，絕不能出差錯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」

楊震道：「末將擬差派參將李統隨行走鏢，再合石頭城營盤十數個精壯兵勇，想必此行必當不辱使命。」

劉子棋道：「如此甚好。這趟鏢銀關係着千百萬人之生計，但願此去一路順風，朝廷恩典能澤及萬民。」

楊震陪着劉子棋親自視察這些賑銀的裝箱、封箱，足足有五大箱。

聯合鏢局是這三大鏢局之組合：

一、金陵鏢局——總鏢頭呂東陽。

二、鎮遠鏢局——總鏢頭蕭玉山。

三、太平鏢局——總鏢頭周遙。

這三大鏢局平時小宗走鏢，乃各走各的。但只要鏢銀達二十萬兩以上，三家協議，和衷共濟，一道護鏢，故有聯合鏢局之成立，成立之後，從無閃失過。

聯合鏢局之成立，起因於奉天會之劫鏢，三家鏢局都曾遭受劫鏢，各損失二、三十萬兩不等，由金陵鏢局呂東陽提議，幾經商議，聯合鏢局終告底定於成。

呂東陽財力最雄，短短四五年之間，努力經營，金陵鏢局儼然已執鏢業界之牛耳。這趟鏢的細節規劃，他都畢自親躬，兢兢業業莫敢自遑。而且每次走鏢，他都御駕親征，絕不落於趟子手之後。

這次保賑銀的鏢，他更當作生平最大一宗買賣辦理，頻頻與蕭玉山、周遙商議，如何多配人手，安全護鏢。

商議的結果，三位總鏢頭親自護送，連帶所有的鏢師全力卯上，再加上李銃及十數位精壯兵勇，組織成一支罕見的堅強陣容。

蕭玉山的鏢局最靠近金陵的津門，是貨物裝載的起岸點，隊伍預定的行程是行船下秦淮，入長江直上，再直溯武漢，經襄陽走關道，再往長安。

由金陵鏢局呂東陽勘合領鏢，再到蕭玉山的鎮遠鏢局集合，大平鏢局周遙的人手亦同時來會合，而李統等官兵一行則在津門一道上船，連結成一支船隊，然後浩浩蕩蕩的向目的地出發。

百萬兩黃金令誰都會眼紅！亟思廣闢財源的奉天會，難道不起覬覦搶奪之心？有的，奉天會立即展開行動，而且竟是對呂東陽下手。

呂東陽領了鏢回到鏢局，整治行李，隨即出發開往蕭家，但路上却遭遇到一個斗笠人的攔阻。

光天化日之下，而且還是金陵市區，雖然街道偏僻一些，但就如此大膽的刼鏢，這可眞令人不敢想像！

而且，似乎是單槍匹馬，尤不可思議！

呂東陽一馬當先，立即吩咐後頭的趟子手：「大夥兒抄傢伙，護鏢！」

鏢師葉雄怒道：「這點子是那一路的？」

呂東陽道：「現在還不知道，看我眼色行事。」

呂東陽乃揚刀向來人喝問道：「尊駕是何方朋友？攔阻道中有何吩咐？呂東陽斗膽請教！」

路中的斗笠人陰笑道：「姓啥並不重要，想跟你借百萬兩黃金花差花差，倒是要事一樁。」

這話說得比潑皮無賴還滑舌，賑災的黃金借給你？呂東陽臉上飛掠一層寒霜，只怕立時就要發作。

但他自承是有頭有臉的總鏢頭，畢竟還是按捺下來，沉聲道：「尊駕有話好商量，這鏢銀是要賑濟河洛災民的，恕無法奉借。」

斗笠人冷笑道：「這樣好了，在下只取一半，借五十萬兩如何？」

呂東陽詞色嚴重道：「在下無此福澤，無黃金可以外借，尊駕還是另覓財神吧！」

斗笠人怒道：「哼！不知好歹！」

呂東陽也怒聲道：「這麼說來，尊駕是不肯留一點餘地了！」

斗笠人道：「不肯借？錢不到手，那就借用你的項上人頭。」

說畢，他抽出一柄明晃晃的長刀，極似一把寶刀，呼然作響，揚起一片勁風，就猛然砍將過來。

呂東陽早已執刀在手，立即伸手出刀，時間火候皆拿捏得極準，兩刀相碰，力道至猛，火花爆出，呂東陽竟踉蹌向後倒退了一大步，可見斗笠人不僅刀好，勁道亦極爲沉穩，還收刀奸笑，模樣兒一派輕鬆。

呂東陽驚駭中還手搶攻，上步直劈，斗笠人一刀架過，已將呂東陽長刀蕩起，只見門戶大開，呂東陽實難招架，長刀險些把持不住。

斗笠人墊了一步，飛脚猛然踹出，呂東陽啊的一聲，彈飛出去，分明已受了內傷，吐了幾口血。

想不到鼎鼎大名的金陵總鏢頭，竟挨不過十招。

這一幕震住了所有在場的鏢師，難道此人單槍匹馬就要刼鏢？這眞是駭人聽聞的一件事。

這一陣拚鬥，鏢師們全力卯上，統統拔出刀來，準備以群鬥的方式與這斗笠人周旋。

此時驀聞蹄聲答答，十數匹快馬，風馳電掣而來。

策馬趕來的是李統參將及兵勇多人，斗笠人突然身軀一震，像是驚嚇不小，陡然間，兵勇中有弓箭手射出兩箭，斗笠人竟以斗篷把箭揮開，然後縱身躍上屋宇，隱沒不見。

李統勒馬，昂首一聲嘶叫，見斗笠人輕功如此了得，想要放騎追賊，根本不知如何追起，還是趕忙下馬，省視呂東陽的傷勢。

呂東陽臉色慘白，委頓不堪，似乎有了內傷，兩個鏢師乃扶他回金陵鏢局，而李統及其他鏢師仍合力護鏢到蕭家。

車隊加上馬隊，聲勢極爲壯觀。

大夥兒總算鬆了一口氣，鏢銀並未被刼，但是呂東陽因受了內傷，勢必無法隨鏢隊同行護鏢了。

此番保鏢少了呂東陽。蕭玉山、周遙兩人的責任無形中加重。

李統是驍勇善戰的軍官，有他加入，護鏢行列頗覺雄糾糾、氣昂昂。

斗笠人的出現，也引起江湖人士的注意。

楚留香懷疑他就是假面人，能出手制住呂東陽，斗篷又能揮箭，這人本事極高，而且用的是海南派斗篷，他疑惑盪漾之下，與鐵九如往訪呂東陽。

根據呂東陽的描述，斗笠人所持的寶刀形狀極似望月寶刀！沒有脫鋒的寶刀！而那斗篷應是金蘿斗篷，由此證明，他就是假面人。

問題是：假面人有可能單獨刼鏢嗎？

五大箱的黃金，他一個人如何帶走呢？難道還有後援之師？只是因爲李統快騎馳到，因

而沒有出現？

楚留香決定到案發現場去查勘，他想知道，整個案情是否有隱藏着其他未發現的疑點或線索。

事過境遷，案發現場能找到甚麼呢？地上有幾處血跡，是呂東陽吐的。他躍上屋宇，流目四顧，斗笠人逃遁的方向，正連綿許多矮房巷道，再過去就是莫愁湖。

他沉思片刻，心中打定主意：如果那是假的，則整個案情就太離奇了！他必須找個人來求證，它是不是假的？

到底甚麼是眞的假的，只有楚留香自己心裡明白，他尋找的求證人選，竟是一個醫術高明的大夫。

二十

晚上。

楚留香來到了柳家河房。

柳如是、春桃都在室中，柳如是正在揮毫寫字，數易其紙，寫着——

「山亭水榭秋方半，鳳幃寂寞無人伴；愁悶一番新，雙蛾只舊顰。起來臨繡戶，時有流螢度；多謝月相憐，今宵不忍圓。」

楚留香笑道：「一筆好字，秀骨珊珊，自然嫵媚，不過，這是朱淑眞的『菩薩蠻』，爲何如此哀怨呢？」

柳如是淡淡道：「這，沒甚麼，我喜歡朱淑眞的詞罷了。」

春桃回眸一笑道：「香帥有披霞戴月之姿，不染塵埃之氣，想必筆下亦必氣韻生動。」

楚留香的扇子倏忽一張，那六個字正是他寫的。

他笑道：「看吧！恐怕既無好字，又無才情。」

柳如是看着道：「筆勢挺拔蒼勁，質樸而有神韻，令人激賞！」

春桃道：「小姐，比起那幅『蘭陵王』又如何？」

柳如是斂容道：「那幅已在菱音小榭付之一炬，何必提它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菱音小榭焚燬了許多字畫？」

柳如是道：「是的，約有二、三十幅，大部份都屬酬唱之作。」

周邦彥「蘭陵王」一詞，題爲詠柳之作，是否有心人別有寄情，留別柳如是而作，楚留香原想細問，但還是未啟口。

懷疑猶如沙子，是會瀰住愛的眼睛，他不願意從柳如是這方面，發掘任何辦案的線索，就算是有，他也決心放棄。

夜晚，楚留香回到流香居，見到李紅袖，他突然念頭一轉，笑道：「紅袖，我想要找奉天會總壇，恐怕非妳莫屬了！」

紅袖笑道：「楚大哥，你要我怎麼找法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妳不是被捉去當人質嗎？慧證押妳上船艙，聽說就蒙上妳的眼睛，後來上岸坐馬車，坐了兩盞茶的時間，就聽到賭場吆五喝六的聲音，然後又開到桂花飄香處，接着就下車了。

進了那幢房舍，甚爲曲折深入，可見規模不小，後來取下蒙巾，妳見到了吉川，未見到齊正，沒有機會說話便被帶走，我想那該是總壇。」

紅袖點點頭道：「嗯！不錯，那裡應該是總壇，我曾去過文德橋的河房，是不同的房子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明日我請柳公子陪妳坐馬車，嘗試在金陵街上兜轉，看看能否有所發現。」

李紅袖是楚門才女，記憶力特强，感覺敏銳，她的這趟追尋若有所獲，便決定了奉天會的存亡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在奉天會總壇，有一間密室，頗爲寬敞，放了幾張梨花椅，但座中只有兩人，赫然是假面人和蒙着面的闖天王。

尤令人吃驚的是，這間密室之中，擺着五口大箱，封條已撕，而且有口箱蓋半掩着，裡面竟是滿滿的金元寶，這些正是江南地區欲賑濟河洛災民的百萬兩黃金！它怎麼會擺在這裡呢？

是斗笠人刼下的鏢嗎？不可能！這是怎麼回事？

假面人笑道：「你可是本會的一着妙棋，黃金全部到手，成果甚是輝煌！」

闖天王恭色道：「聖君英明，所謂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時，這一步棋，大爲受用，本會有了百萬兩黃金，蓬勃大展之期已不遠矣！」

假面人點點頭得意的道：「不錯，有錢就能招兵買馬，這次要重新規劃人力資源，五個分堂將依次歸建，此次本座有意以併吞各門派的方式擴展勢力，多建立山頭，使本會的基礎牢固。」

闖天王道：「青衫隊已經死傷殆盡，若要繼續延攬，恐怕阻力甚多，官府對囚犯的押解，比過去嚴密得多。」

聖君道：「不錯，本座決定裁廢青衫隊，改設分堂支舵，普行全國，各地的成員也有晉升的管道，能讓人事暢通。」

闖天王道：「魔鬼雙刀、李塊、白蜘蛛、慧證這些好手一一陣亡，眞傷了本會元氣，目下要找這些好手，可眞不容易！」

聖君道：「現在有了黃金，可以重新收買部份高手，再由這些高手逐步吸收蠶食，要一步一步的來。像郭駿就是極優秀的幹部，大部份的青衫隊員都是他吸收爭取的，可惜他已不在了！」

闖天王道：「這趟鏢送到河洛至少要半個月，等他們發現鏢銀被掉包之後，本會的這些黃金已處理完畢。哈！這眞是五鬼搬運法。」

聖君笑道：「這也叫做偷天換日，神不知鬼不覺。」

闖天王笑道：「人家說楚留香如何厲害，據屬下看，浪得虛名而已。」

聖君正色道：「楚留香畢竟是有點道行，不可忽視，嫁禍武維寧之事，必定瞞不過他，本座猜想，他們也必定懷疑文德橋河房不是總壇，所以最近本會要注意，不要讓他們找到總壇來。」

闖天王道：「屬下省得，所以每次出入，屬下都是經由秘道，葉楚狂亦終日不出總壇一步，至於吉川關在地下室，不會透出聲息。按理說，總壇的安全無虞。」

聖君道：「本座亦考慮，若有風吹草動，立刻另易他處，以防有所閃失。」

闖天王辭別總壇，由密道離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二更天，金陵沉睡如夢。

闖天王以高超輕功飄忽疾走在屋宇間，閃身進入一重院落。

這裡正是金陵鏢局。

當他一躍入院中，却突然發覺庭院中有人。

「閣下就是闖天王？走南闖北，闖回家來了！」

說話的人搖着扇子。

闖天王整個人怔住了，驚聲吶吶的道：「你……你們，楚留香？你們怎麼會……在這裡？」

楚留香與鐵九如、常景邁、嚴仲，以及鳳尾幫分舵主張海鵬和捕快等一批人手，同時出現。

楚留香道：「因爲在下懷疑一些事情，所以澈夜守候，以便得知事情眞相。」

闖天王驚道：「你……你懷疑什麼？」

楚留香沉聲道：「你就是呂東陽，金陵鏢局總鏢頭！而且也就是遼東萬馬堂少主人蕭采，也可能就是奉天會豹韜堂堂主，如果你敢面對現實，就請你承認。」

闖天王大笑道：「楚留香果然有點道行！不錯，我就是呂東陽，也就是蕭采，也就是豹韜堂堂主，我想請教，你是怎麼懷疑我的？」

楚留香正色道：「首先，你在街上遭到斗笠人單槍匹馬在市街刼鏢，在理論上說不通。

其次他輕易就受傷，而且還吐了血，那地上的血，我請人檢驗，是一種果樹的汁液，沒有味道，但顏色鮮紅，如此作假，即暴露了作僞的動機。

你所以假裝受傷，是準備不隨鏢遠行，所以在下也懷疑鏢銀是否調了包，目下已追鏢查驗，馬上就會有結果。」

闖天王取下蒙巾，果然就是呂東陽，金陵最正派的人物，金陵鏢業領袖。

呂東陽笑道：「不錯，鏢銀已經調了包，百萬兩黃金已經到了奉天會手中，你能怎的？你們已經輸了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好個偷天換日手法，在下猜想，你必定是領鏢回鏢局時，趁機調包的，你怎麼會有官府的封條？可見官府中有人跟你勾結！」

鐵九如道：「這次賊黨竟然不是公然刼鏢，而是暗地調包下手，其詭計多端，眞是無所不用其極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呂東陽，不，在下還是叫你蕭采吧！我們都知道，假面人就是余南威，你跟他共事，可要小心，慧證是他的義兄也遭到毒手，只怕你處境危殆！在下建議你，束手就擒，將功贖罪，把假面人揪出來，也許應天府會從輕發落！」

蕭采奸笑道：「楚留香，有些事情你永遠不會明白，滿門抄斬的罪，如何從輕發落？還

有我坦白告訴你，我並不想知道聖君是誰，彼此有志一同，互相利用而已。我也不曾看過聖君的眞面目，恕我無法告訴你，他究竟是誰，這是我的答覆。」

楚留香嘆道：「在下也想過，家破人亡會改變一個人，但大凡復仇的對象，只限於寇家對頭。

你們組織奉天會，燒殺擄掠，劫囚劫鏢，弄得生民塗炭，此罪已不是復仇云云可以搪塞的。

尤其這百萬兩黃金，是要賑濟河洛災民的，你們劫鏢，正是逆天而行，觸犯天條，罪惡不容憫恕！」

蕭采奸笑道：「爲達目的，不擇手段！本朝臭頭皇帝殺人無數，你們這些順民，是一群眞正的奴隸，只恨我們未把皇帝宗親殺淨！只殺了個八王爺。」

楚留香正色道：「做皇帝是時勢造成的，關於太祖皇帝的作爲，自有歷史會做公正的批判。

至於你們仇視朝廷，仇視皇族，原本起於政治恩怨的仇結，在一個海內清平的世界，製造亂象，起兵作亂，就成了亂臣賊子，這就是你們的上一代，你們有甚麼名義繼續把罪惡延伸下去？何況還影響民生疾苦！我是當代人，不能坐視當代的亂象，這就是我與你們爲敵的理由。」

鐵九如怒道：「這些人大逆不道，忤逆尤甚，話說多了又有什麼用，我看立即把他拿下！」

說罷，拔出鍊子刀，虎然作勢，就要動手。

楚留香忙阻止道：「鐵捕頭，在下還想問他幾句話。」

他接着向蕭采道：「蕭采，假面人藉武維寧的屍體做死亡道具，已被在下識破，請問是誰殺武維寧的？吉川、齊正是否還活着？」

蕭采哼道：「武維寧是丁氏兄弟毒殺的，至於齊正早已死了，那個日本人還活着，寶刀在本會手中。」

嚴仲怒道：「你們殺了齊師弟？」

蕭采道：「他原本受重傷，經不起拷打。」

嚴仲道：「你們……我非殺了你們不可！」

嚴仲拔出金刀，急急切切的就想撲上。不過，他是有分寸的人，還是看看楚留香的眼色再行事。

楚留香道：「今夜你已不可能溜脫，何不投降？」

蕭采奸笑道：「投降？既然知道我是蕭采，想要攔阻，恐怕還辦不到吧！」

他突然自腰中起出一條軟鞭，正是「萬馬神鞭」。

鐵九如怒道：「看來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，就由我的鍊子刀來對付你。」

蕭采哼道：「鍊子刀？在我眼中，只不過是一堆破銅爛鐵。」

鐵九如舉刀攻上，明晃晃的刀鋒，直撲蕭采的門面，蕭采略一閃退，神鞭揚起，鞭影縱橫，啪的一聲，如靈蛇刁纏，鍊子刀竟被捲住，捲住之後，死咬不放，鐵九如沉手按捺刀首，鍊子刀稀哩嘩啦飛出。

但只飛了一半，即被長鞭捲成一團，蕭采似乎知道鍊子刀的路數，所以鍊子刀傷不了他，從這點也可見識到，蕭采的神鞭絕技，其刁鑽靈活遠勝過鐵九如的鍊子刀，可眞不同凡響，武功絕高。

蕭采冷笑中一拉一扯，想把鐵九如拉近身邊，鐵九如年齡較大，這樣僵持下來是要吃虧的，結果就被拉近了幾步。

眼看着鐵九如要落居下風，步步驚危，確實如此，因蕭采把他拉近是有殺着的，其一是蕭采腰中尚有一柄又窄又薄的尖刀，他可以隨時出手猛刺近身的敵人；其二是腰袋尚有馬鏢，若拉不近身，即以左手擲出馬鏢，對方難以防範。

眼看着情勢十分險惡，楚留香就在這時出手了，只見飄香扇飛快點出，動作迅捷無倫，瀟洒俐落。

這一招是否傷了蕭采呢？沒有。待楚留香的扇子點出之際，他的左手突然拋出馬鏢，楚留香爲了自保，擊落了馬鏢。

但蕭采又擲出另一支馬鏢，當胸打向鐵九如，鐵九如驀見，緊急一個棄刀翻身，非常狼狽的閃躲。

然而，他還是中了鏢，是在肩頭，不是死穴，鐵九如乘勢撲出達一丈開外，但肩上血流如注；此刻蕭采的神鞭竟連刀捲起，揮擊旁邊的嚴仲、常景邁及張海鵬等人，這種鞭勢夾雜着鍊子刀，威煞着實驚人！

只聞慘呼幾聲，當場掃死了五個人，是捕快和鳳尾幫的弟子，還包括了張海鵬，這眞是出其不意，也死的其速無比。

這一夾纏的鞭刀掃來，幸好嚴仲金刀在手，將之猛然盪開，否則身旁的常景邁說不定已被掃中，因爲他的劍居然還來不及出鞘。

蕭采一鞭得手，揚鞭再攻，突然鍊子刀脫飛，打向楚留香，楚留香見脫刀飛勢凶險無比，斜躍閃過。

就這麼一閃，蕭采的神鞭突然打向一株樹上，藉着鞭子的卸力，人竟縱飛數丈，他清嘯一聲，眼見就要溜脫。

蕭采剛剛踩到屋面，却突然右脚一陣劇痛，而且還鮮血冒出，這是甚麼暗器？他剛一站定身子，不容時間檢視，而且神鞭也未收，突聞四面傳來颼颼颼的聲音，竟是弓箭射出的聲音。

屋宇四面早已埋伏了弓箭手，是金刀李家調遣過來的箭隊，待蕭采警覺想避，却已來不及了。

慘號一聲，雖不是萬箭穿心，身上至少已中了十幾支箭，哎呀一聲，蕭采便骨碌碌地從瓦面翻滾下來，落在地面。

衆人一視，蕭采早已中箭身亡。

鐵九如嘆道：「蕭采的武功，端是驚人，要不是楚留香的彈指神功打他的脚，只怕已翻出牆外溜走了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可惜死了，賊人總壇以及官府勾結者皆無從問出口實，只怕他是奉天會最後一名高員，剩下的就是聖君了。」

嚴仲道：「本門的箭隊，第一次出師，居然就能不辱使命，看來箭隊、刀陣、劍陣之類的防衛，每門每派都必須講求。」

常景邁道：「不錯，這是一項共識，集多數人之力，才能產生巨大的攻擊能力，也才能固若金湯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依在下之見，他的神鞭若不是捲住樹枝，尚未收鞭，說不定這些飛矢還傷不了他，他鞭法之俐落靈活，放眼江湖，該是第一神鞭！」

鐵九如嘆道：「有人說，他用一條丈餘的神鞭，可以揮趕一萬匹馬，他使鞭之神通廣大，尤令人咋舌。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李紅袖與柳上堤駕轅馳車，馳放金陵大街，放低車簾，李紅袖摒氣凝神，垂耳細聽四周動靜。

這一趟馬車之旅，名爲追查賊人巢穴，其實也增進了他們兩人的感情。

就李紅袖記憶所及，先聽到賭場吆喝聲，再聞到桂花飄香，金陵賭場林立，而種植桂花樹的人家比比皆是。

趕了一趟馬車，並沒有找到顯著的目標。

第二天，再度啟程，走不同的路線，終於發現一幢極可疑的房子。這是在大中橋附近，雖非臨近秦淮，但離水面甚近。

「紅袖，妳確定就是這間房宅？」柳上提問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怎麼可能？」

「爲什麼不可能？」

「這是衙門的宅第，好像是倉庫貨棧之類的。」

「甚麼？衙門的倉庫！奇怪，難道我弄錯了！」

「妳一定弄錯了，這兒怎麼會是奉天會總壇？」

李紅袖回到流香居，把所見所聞一五一十的告訴楚留香。

楚留香沉吟着道：「大中橋衙門的倉庫？不知道是那個衙門的倉庫？」

李紅袖道：「這就不知道了，也許鐵捕頭清楚。」

胡鐵花道：「老臭虫，怎麼你連衙門的倉庫也要懷疑？你瘋了不成？」

楚留香淡淡道：「反正現在苦無線索，只要認爲可疑，就該偵察。」

他們上捕衙見了鐵九如。

鐵九如道：「大中橋，不錯，那是官府的倉庫，是隸屬於南京工部的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工部？大中橋？這一帶不是發現劉侍郎屍體的地方嗎？」

鐵九如道：「咦！你怎麼突然想到劉侍郎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在下懷疑工部劉侍郎之死，可能是發現了甚麼，而遭到滅口。」

鐵九如沉吟道：「照這地緣來看，似乎極有可能。香帥意思是說這工部倉庫有可能是奉天會總壇，劉侍郎因有所發現而被殺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確實懷疑的有點荒唐，不過，紅袖認爲該幢房子可疑。」

鐵九如道：「欲搜查該地，必須愼重，要有火簽令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不妨搜查看看，任何疑點皆不應放過。」

鐵九如立即應允辦理火簽令核發之事。楚留香建議此令之核發，只限台府大人一人知悉才行。

另外，鐵九如發覺這倉庫已經借給石頭城的營盤使用。

把這幢倉庫看成奉天會的總壇，眞弄得大家一頭霧水，大家也認爲楚留香眞相信女人的話，難怪他是多情種！處處受女人愛慕。

不僅如此，楚留香還邀集了金陵武林的精英人士，一起搜索這座倉庫，其中還包括慧觀

、慧果、南宮遠、關天慧等人。

同行之人無不認爲小題大作，其中尤以胡鐵花最不敢苟同，他嘀咕道：「老臭虫，難道你對我和柳公子的武功沒信心，找了那麼多幫手。」

楚留香笑笑道：「金陵久不曾召開武林大會了，利用一次搜索行動，把大家湊在一塊兒，不是很好嗎？」

胡鐵花道：「你的臭歪理總是很多！到時候搜不到，看你怎麼向大家交代？」

胡鐵花認定這趟搜索是捕風捉影，官家的倉庫，怎麼會是賊黨的總壇？這玩笑開大了，智計過人的楚留香，這回可要丟人現眼了！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初更天。

一輪明月遙掛天邊，四方清明如洗，大中橋的這間倉庫已逐漸呈現緊張情勢，這些精英人士將近十人，群集在倉庫門前。

鐵九如一馬當先，持火簽令上前叩門。

倉庫大門拉開，一個穿號褂子的老兵，神情訝異的站在門邊，鐵九如不勞對方開口，即率衆一股腦兒湧進。

這老蒼頭嘶聲道：「你們怎麼可以擅自闖入官家房舍？」

鐵九如冷然道：「我們有火簽令，奉府尹之令搜索這間房子。」

老蒼頭道：「你們竟敢騷擾官兵的倉房，後果可要自負！」

衆人一聽這老蒼頭的反應，心中不由得一沉，尤其楚留香在旁一直察言觀色，恐怕這回眞的弄錯了！

鐵九如繼而想到，反正進來了，要說冒犯嘛！也只好擔待了。

當下，他還是板着臉孔，逕自往內走，這幢房子規模不小，有廣濶的天井，衆人到了天井，老蒼頭還在大吼大叫。

此時正面大廳，突然走出一個漢子，長長的臉，長滿疙瘩，彷彿風乾橘皮似的，但眼神凌厲，手中竟提着流星錘。

這大漢驀然見到來了一大群人，身軀不由得一震，驚聲問道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？敢到這兒來撒野！」

一口北方話，衆人頗覺訝異，怎麼會冒出這個人？

鐵九如沉聲道：「你不認識我？」

大漢哼道：「不認識！」

在衙門裡管事的，說不認識鐵九如的並不多，鐵九如立刻覺得此事頗有蹊蹺，證明此人生疏，來自外地。

鐵九如看他一手提着流星錘，更覺可疑，又沉聲問道：「閣下是這兒的甚麼人？貴姓大名？」

大漢冷冷道：「我是這兒工料倉的總管，我姓葉。」

鐵九如寒着臉道：「你眞的不認識我姓鐵的？」

「不認識就是不認識，你想怎的？」

「我是金陵總捕頭鐵九如，來查案的！」

「你……你就是鐵九如？」

這時鄭肖思突揚聲道：「流星錘？姓葉？你莫不是風捲雲葉楚狂？」

這大漢一驚道：「你……你居然認識我？」

無異已承認他就是葉楚狂。

鄭肖思哼道：「在下來自神劍山莊，對河北大名府的惡棍略知一二。」

葉楚狂風捲雲，一手流星錘，銳不可當，是來自大名府，他來到了金陵，終日不外出，所以甚麼人都不認識。

他也是青衫隊員，編號卅九號，如今已算是碩果僅存的一員。

葉楚狂抖露了身份，面對這一干俠義人士，神色緊張起來，提流星錘的手已捏出汗水來了。

接着又走出一人來，這人尤令全體俠士震驚，他竟是假面人，奉天會的聖君，這兒果然是奉天會的總壇。

楚留香相信李紅袖的判斷，也相信自己的判斷！

反而使不相信的人羞愧無比，尤其胡鐵花，不得不暗自佩服，楚留香不愧是楚留香，我差他太多了！

假面人面對這群俠士，不畏不懼，冷冷地道：「楚留香，你是怎麼發現奉天會總壇的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是紅袖的功勞，憑她的感覺，她能聞出她所去過的地方。」

假面人冷笑道：「哦！這倒是本座的一大疏忽，不過，你們今天前來，可要付出慘痛的代價。」

楚留香正色道：「我們既然能找來這裡，必然做了萬全準備。」

假面人道：「除了你之外，這些人挨不過我十招，任何準備都是枉然！」

楚留香道：「你敢在這兒出現，表示你有脫身的把握；另外，爲了鏢銀，不得不在此作最後的保衞，因爲你已沒有人手可用。但是，就算你能逃得出這兒，別的地方也無閣下容身之處！」

「這話什麼意思？」

「因爲我知道你是誰！你隱瞞不了！」

「知道我是誰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嘿嘿！我是余南威，這是我的眞實姓名，你知道又如何？」

「不錯，你是余南威，而我還知道你就是……」

假面人心中泛起寒意，似乎有一股不祥的感覺。

楚留香接着道：「楊大人，何必再隱瞞，把面具拿下來吧！」

這句話當場震住全體正邪人士。

楊大人是那個楊大人？莫非是……

假面人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說什麼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你就是應天府都指揮使楊震！江南百姓心目中的民族英雄！平倭名將，『半屏將軍』，也是奉天會的首腦聖君，也就是令人聞之喪膽的假面人，事到如今，難道你還不敢承認？」

假面人驚道：「你……楚留香，我低估了你！」

假面人取下面具，果然是楊震。

全場人士無不驚呆了，這……這怎麼可能？事實却擺在眼前。

楊震冷聲道：「這場鬥爭原本不是江湖的鬥爭，我曾經說過，面對江湖人就應以江湖手段來解決！

面對你，不是一場鬥爭，而是一種尊嚴的維護，你的存在，使我心理上受到威脅，因爲你會產生一股無形巨大力量。

坦白說，我比你更能產生這種力量，以我的過去來衡量，我將是正史記載的人物，而你楚留香，只能進入野史，或者有些無聊的小說家，寫些甚麼『楚留香新傳』的玩意，所以面對你，我百感交集，想不到你我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尊嚴之戰。」

楚留香正色道：「坦白說，當我推斷是你的時候，也覺得非常遺憾，畢竟你是人中之龍，但是，無論過去你是怎麼樣的人物，無論是怎麼樣的復仇動機，你引發的殺戮，已危害到

廣大的群衆生命。

撥亂反正，乃歷史之所必然，所以，身在江湖的我們，也不得不起來與你周旋，你怨不得人的。」

楊震苦笑道：「在我們決鬥之前，我還想問你一件事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懷疑我的？」

「坦白說，要揪出你實在不容易，你形象高超，沒有人敢懷疑你，誰敢懷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？但有幾項佐證，雖不能確定，但可以聯想。」

「那幾項？可否說來聽聽？」

楚留香沉吟了一下才道：「第一：你有高超的馬術，猶勝過白馬公子南宮遠，但南宮遠不諳箭術。你有高超的箭術，所以嫁禍武維寧，但嫁禍的太明顯，使人產生疑問，而且你的箭術甚至遠超過武維寧。

箭程有四十丈遠，江湖上的用箭高手，我思索過，很難有人超出武維寧的，於是我想到一個人能超過武維寧，但他不是江湖人，那就是平倭名將楊震，因爲你是天子御前的武狀元，弓馬之術當然是天下第一，是眞正的射鵰英雄。由於你的指揮長才，而掩蓋住了你的眞功夫。

第二：南宮遠說假面人通曉東瀛事物，平倭名將楊震與倭人會戰數百回合，他當然通曉東瀛事務。

第三：揚州血案，其實你也是與會人士之一，我向揚州捕頭索取的所有人士名單就有你，但你不是江湖人，故未列入七人名單之中。而且能深入八王爺臥室的，一般江湖人不太可能做得到，因爲八王爺和兩個侍衞的武功不弱，也只有你，你是八王爺提拔的愛將。八王爺樂意見你。

第四：柳如是有關的線索，柳如是曾經愛上一個神秘人物，有誰能使她傾心呢？比較可能的是你，她心目中的民族英雄。

另外，你派白蜘蛛燒燬柳如是的閨房，我猜你是要燒去送給她的字畫，因爲你寫的字龍飛鳳舞，怕露出破綻。

你本來相信，柳如是絕對不會透露這件事，因爲她要維護她第一美女的形象，但柳如是遇見我之後，也許你動搖了，竟想對她下毒手，以便滅口。然而我不願意從這方面去調查，那是爲了柳如是，讓自己喜歡的女人心靈平靜，是一個男人該做的事。

第五：有關靖南王寶藏，白蝴蝶提及靖南王寶藏，曾說到假面人聖君似乎對寶藏極爲熟

悉。

靖南王寶藏，一般江湖人幾乎無人知道，甚至擁有長虹刀的金狐也不知道，那到底誰會熟悉？那就是救平靖南王之亂有功，而且還繼續剿滅靖南王餘孽的你！你可能是從靖南王府的俘虜或某種證物，探悉有靖南王寶藏。

第六：這次百萬兩黃金護鏢，聽說你與府尹大人共同貼封條勘驗黃金，所以你能弄到封條作假。

第七：呂東陽（蕭采）護鏢碰見的斗笠人刼鏢，據說寶刀的形狀正是望月寶刀，再加上揮箭的斗篷，非金蘿斗篷莫屬，所以必定是假面人。

聽說這人一看到李統馳馬來到，就倉惶遁走，並不是你怕李統，而是李統天天與你爲伍，極易認出你，所以你迴避他。

第八：就是有關所謂『痰盂命案』，鐵捕頭聽錯『彈余友忻』成爲『痰盂有信』，你乘勢利便，隨之佈下疑陣，當晚殺劉侍郎時，乃擺了一隻痰盂，弄得人人團團轉，不知所以然。

但是鐵捕頭說『痰盂有信』時，離劉侍郎之死隔不到一日，我記得，刼軍餉車時，是鐵捕頭透露給你與李統知悉的。

那時，我整天跟着鐵捕頭，在那段時間裡，並無向他人提過，所以只有你和李統有嫌疑，由剛剛前面第七點看來，李統無嫌疑，那麼剩下的就是你楊震了！至於劉侍郎之死，可能是他發現工部倉庫借給軍方之後，撞見這兒有賊人出出入入，說不定他撞見你假面人，所以你殺他滅口。

第九：這點是你的無心疏忽，也是你最大的疏忽，而且也是我斷定你就是假面人的主要原因。

你曾經說過一次謊話，這謊話違反了自然，反自然的現象，有可能就是人爲的現象，那就是在揚州城外江面，你說你撈起黑豹，但我觀黑豹之死未超過一天，所以你的說詞有漏洞存在。

因爲人死不到一天，是不會在水面上浮起的，屍體要浮腫才會浮起，要死後三、四天才會浮腫。

我猜想，你殺了黑豹，把屍體往江上一泡便撈起，想到別的地方去丟棄，其實假如你當場丟棄，也許不會出現疑點，因爲黑豹不會浮起，可能是你認爲丟棄以後會浮起，而你的船又剛好泊在那裡，豈不令人生疑？

依據我的思考，另兩名水兵之死，可能也是你殺的，不然就是黑豹殺的，你們做完了血

案，你帶黑豹上船，船上兩名水兵已經見到黑豹，當然這兩名水兵必死無疑，而黑豹又知你是楊震，所以你殺黑豹滅口。

然後你把黑豹屍體藏在船後，再找其他水兵駕船會合，趁他們不注意，把屍體拋出再撈起，最後才遇到我和中原一點紅。

總歸一句話，你過於心虛，我謹記在心，再配合其他的佐證，因而我才肯定你就是假面人聖君。」

楚留香娓娓道來，在場人士無不嘆服，能揪出假面人的只有楚留香！

楊震笑道：「楚留香，假如你我不是敵對的話，也許我們是最要好的朋友！不過，也許我們天生就是敵人，在感情上也算是情敵，我還可以提醒你，她曾經完全屬於我，嚴格地說，在感情上我居上風，我猜想你一定還把她看成玉潔冰清或什麼洞天仙子！」

楚留香聞之心中之震驚，乃前所未有，柳如是這位自己心儀的聖女，原來有過如此的一段，他還蒙在鼓裡。

當然，愛的眞誠，不是透過別人的眼睛，而是自己的眼睛，你自己認爲這愛情是可貴的，就是可貴的，不用懷疑。

心心相印，兩情相悅，沒有任何羈絆，又何必追問她的過去呢？數說過去種種，那些不必相送的日子，豈不是沒完沒了？

楚留香心念轉過，也就不過一瞬間的工夫。

現在，可不是縈想女人的時候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這是一場驚天動地之戰。

楊震揚聲說道：「楚留香，我們都是屬於代表性的人物，我們之間的對決，正代表兩種陣營的對決，這是決定性的一戰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這一戰是你的背水一戰，其實無論你是勝還是敗，你已經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了。」

楊震冷冷一哼道：「哼！勝者爲王，敗者爲寇，我勝了，就有成功的希望，我能改變歷史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你執意如此，多說也無益，那麼就劃下道來吧！」

楊震道：「你很爽快，不過，我要提醒你，只怕你走不出二十招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我也要提醒你，我未必害怕少林五絕。」

楊震奸笑道：「我可以透露一點，修一絕即能通五絕，也就能修五絕，知道相通才能知道相尅。

而你一絕都不通，難道還懂得五絕相尅？你如果自恃輕功高妙以閃躲五絕，我另有方法治你！」

楚留香冷冷道：「你有甚麼方法？你身上有斗篷、有神爪、有寶刀，只不過挾神器以自重而已！」

楊震怒道：「好，爲了公平起見，這把寶刀，我不必擁有，你拿去吧！」

說罷，解下望月寶刀，隨手甩出，楚留香接個正着，抽刀注視，寶刀的外鋒尚未卸去，還是一把鈍刀。

其實這是楚留香的激將法，他想到彈指神功可以破五絕中的三絕，但另兩絕不知如何破法？（天外神鈎可破，但楚留香不知道）假如擁有寶刀，或許還可以一試。

而楊震雖然拿到寶刀，却始終未窺悉寶刀的秘碼，故至今未能卸去刀鋒，在楊震而言，它始終是一把鈍刀，只添麻煩，沒有好處，所以他輕易的丟棄，但他沒想到，楚留香却懂得寶刀秘碼。

但楚留香還是不動聲色，想等到最微妙的時機，發揮它的威力。但有個前提，他必須要有時間去點寶刀秘碼。

楊震暴喝一聲，開始驚天動地的一擊。

他出拳靈快絕倫，身形飄展之中，拳風即呼呼將屆，楚留香手中還有扇子，眼見對方拳勢如潮湧來，扇子立時拋出，以搗亂這洶湧拳風。

楊震的這一記雄渾拳勢，正是百步神拳，驀見扇影飛到，右手抓個正着，左手出指如鈎，一撕一扯，飄香扇已撕個粉碎！

如厲害的手指，不知是指劍抑是渡航指？還是天外神鈎？動作之快捷迅速，旁人嘆爲觀止。

楊震的拳勢，挾勁風力浪，又直劈而來，楚留香閃躲之餘又掏出第二把扇子，雙方硬拚之下，只聞「嗤」的一聲，扇子又告折斷。

楊震這一記使的正是般若掌，楚留香手掌竟感隱隱作痛，心中暗驚，忙迭一個鯉魚打滾，斜向掠出。

滾在地上，驀見楊震的拳影又急襲而到，猶如一記南山打虎，直向楚留香搗去，勁風如潮，力浪似柱，將楚留香逼得左閃右竄。

楚留香將身一側，內收盈尺，隨手彈出粒子，楊震施掌如流雲飄飛，因出手奇重，變勢

已然不及。

呼呼聲中，楊震觸目驚呃一聲，右掌竟鮮血沁出，掌上如蜂刺一般，一陣劇痛。

這突變當場使楊震怔住，是彈指神功？他念頭轉的極速，彈指神功會是少林五絕的尅星？

楊震過於謹愼，他大吃一驚，決定不再施展少林五絕，其實指劍、渡航指若持續攻上，楚留香可能早已不支敗北！

楊震隨之掏出神爪戴上，準備以天外神爪擊殺楚留香。

由於這一陣遲疑和戴手套，楚留香乃有空隙可乘，他一個貼地伏竄，兩人維持四、五丈開外，楚留香火速在望月寶刀刀首點了密碼，望月寶刀脫了刀鋒，明晃晃的劍光頓時暴射而出。

他持劍在手，雄心勃發起來。

楊震見楚留香竟瞭然寶刀的秘密，此時方知上當，噓嘆一聲，接着奮力出手，想憑其超絕的神爪功與望月寶劍一決高下（寶刀脫鋒之後，卽成劍形）。

楊震再度攻上，只見他舉指如龍爪，身子還在空中，右爪已往楚留香左右肩井穴抓來，出手狠辣已極。

楚留香一劍在手，緊跟着揮出劍光，逼人的望月寶劍劍氣，刺骨生寒，若被削個正着，斷口豈不整齊劃一？

楊震見他一劍出手，如電擊奔雷，銳不可當，身形急遽展動，方堪堪避過，劍鋒擦身而過，也削過斗篷一角。

斗篷安然無損，寶劍竟然無法削破斗篷，這點頓使楊震心理有了準備。

當然他的神爪爲了避劍鋒，並沒有摺住楚留香！

但楊震偏不信邪，他認爲天外神爪也未必害怕望月寶劍，他立時出手試抓寶劍，楚留香劍如靈蛇欺進，呼呼劍風，猛力削出。

楊震黑指翻飛，竟出手抓個正着，楚留香頗爲吃驚，這神爪竟敢往劍鋒上抓來，難道世間眞有如此堅實的手套？他猛力一抽一送，楊震又驚呃一聲，天外神爪的指爪竟斷了兩根，其他兩根亦搖搖欲墜。

而更可悲的是，楊震連自己的手指也被削斷，右手幾乎報銷，當場鮮血淋淋，他猛然瞪目，驚恐莫名，翻了個跟斗，飄退丈外。

楚留香以爲他露出敗象想開溜，於是持望月寶劍毫不留情的進攻。

只見楊震在場中飄飛閃躲，楚留香劍光如耀眼青虹，上下交征，想立卽將楊震劈傷於劍

下。

也許情急了，劍勢之凶險，完全不似楚留香，因爲楚留香是不殺人的。

這一輪攻勢風旋雲轉，旁人都不敢插手，因爲兵凶杖危，只怕加入者會有閃失，另外楚留香似乎佔了上風。

楊震左閃右避，滿場翻飛，斗篷排出勁風，這氣勢眞使旁觀者都顯得血氣翻騰。楊震奮臂一抖，縱躍屋宇，楚留香霍然見狀，微一挫腰，亦凌空而起，去勢如電，挾着望月劍光，這刻才眞算是天外飛虹！

楊震使出無上的輕功提縱身法，一連幾個急躍，橫渡數個院落，當他落地才發現，已經到了一幢河房，去路正有秦淮橫梗着。

他立定一會，楚留香亦已趕到，兩人就在河邊，再度對陣。

觀戰的人，也跟着追過來，但還有一個葉楚狂，對付他的是柳上堤和慧觀大師。其餘的人全到了河房岸邊。

葉楚狂使的是流星錘，雖然出手凌厲，威猛異常，但面對兩位高手，如何能討好？結果不問可知。

另外，在這總壇地下密室中的吉川英次郎，也被鐵九如救出，但已被奉天會的人整得不成人形了。

而掉包的百萬兩黃金，也好端端地置於密室中。

楊震面對楚留香，並非武功不如，而是過於大意，他萬萬沒想到望月寶劍之威力如此神銳難擋！

他把神爪丟棄，右指斷了兩根，然後脫下斗篷，竟準備以斗篷應敵！

楚留香思忖：斗篷固然堅實難以攻破，至少它也傷不了我，畢竟我持寶劍仍佔盡上風，此刻務必將他制住，或者想辦法重創他，絕不能讓他溜脫！此人若不緝拿到手，以他的能耐，勢必再掀起腥風血雨，江湖難有寧日。

楊震掀起斗篷，漫天飛舞，像怒濤排空，又如龍捲狂風，幾乎使對頭不知如何出手，楚留香一劍削去，楊震右手斗篷一帶，變招之快不下於楚留香，又翻又轉，竟把楚留香手中的劍裹住。

楊震冷冷一哼，雙手一拍即合，是大拍手！

楚留香冷不防被着了道，心中不油然冒出冷汗，而且右手强臂猛抽竟抽不出，這才發覺，寶劍有被奪去的可能。

就在抽劍之際，驀見楊震移了一步，他的旋天飛腿，就要踢出，以這種距離，楚留香若

不閃避，勢必會被踢成重傷，但寶劍只怕會失落。

楚留香爲了避免受傷，還是急急斜躍，如飛燕般掠了過去，楊震雖未踢中他，但已把寶劍奪到手中。

楊震一手拿寶劍，一手拿斗篷，嘿嘿狂笑。

衆人皆大驚失色，楚留香已面臨極端危殆之中了！

如何化險爲夷？彈指神功嗎？

也只好施展了！楚留香一連彈出幾個粒子都被楊震斗砍揮去，彈指神功已傷不了楊震分毫。

楚留香節節後退，楊震一步步逼近。

衆人中突然有個疾勁人影竄出，竟是個女子，楊震見人影晃動，停步下來，但人影尚未看清，心頭突然如被流矢穿透，猛然慘叫一聲，身子竟彈飛起來，從岸邊彈入了秦淮河水之中。

「噗通」一聲，連寶劍和斗篷直墜入水中，湧起的水花激濺，久久方告隱沒。

她是關天慧，她悲憤的出手，正是血債血還，她的小機銃只剩一支針，就這根針暴射而出，穿透楊震的心胸，而結束了他燦爛又詭譎的一生。

最後一針，也就是最後的大結局。

奉天會至此，終於壽終正寢。

楚留香驚魂甫定，只見河邊浮起斗篷，是的，人溺在水中，沒有浮腫是不會浮起來的，這一幕就是明證。

他疲乏的眼神，凝視河中波湧和粼光，久久不能自已。

波湧秦淮，水光粼粼。是望月寶劍的粼光？抑是天上的月影沉璧？

澄碧的春水依舊東流，委婉的吹唱依舊淒清，河上的煙光，依舊是王謝風流的夢。

那些流逝的，到底是第幾番春夢？

淘盡的到底是那一種英雄？

是梟雄乎？是亂臣賊子乎？

楚留香不禁黯然神傷，悲從中來。

仰望夜空如洗，像空靈的尺幅，晃見黑色的河房伴着孤獨的牆影同眠。

沉睡中的金陵城，惡魔終於遠去。

那一線曙光即將到來。是的，金色的黎明，普照大地，人間又將充滿着希望和光明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楊震的那番話，傳出江湖，終於造成悲劇。

沒有結局的結局，就是楚留香愛情的結局。

多少年後，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，在一個水漾漾的月下，有個彈琴的人，他說要彈一曲高山流水，聞之頗有變徵之音，淒清宛轉。

他彈唱着——

記得當時，我愛秦淮，
水榭花開，鳳凰臺上棲鴛啼曉。
記得當時，明月常在，
幾番思吟，幾度徜徉。
妳曾經說，星星知我心，我心已恆。
妳曾經說，遨遊五湖四海，那是我們的家。
江南的女子啊！
嬝娜的形容，凝眸的眼神，已化爲點滴悽情。
猶似望斷的秋水煙霞。
煙霞是江南的夢，
寫下的總是記憶中斷腸的殘篇。
我答答的馬蹄，猶似美麗的錯誤；
我不是歸人，我只是飄香天涯的過客。

——全書完——

出版者：皇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
發行人：趙　震　中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五三號
連絡處：台北市晉江街一三〇號
電　話：三九七二三八八
連絡電話：三五一一七〇七
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〇一五八一三〇—九號趙震中帳戶
印刷者：本　社　印　刷　部
定　價：新台幣一六〇元
　　港　幣　三四元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元月出版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封面設計
林崇漢